



金星公社牌

www.duxiu.com

金星公社片断

金星公社史编写小组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晋出字第二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 7印张 • 142,000字

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650册

目 录

- 李順达一家..... 陈 杰 (1)
- 入党那年..... 李順达口述
长 青整理 (10)
- 西沟血案..... 張黃楼口述
張 生整理 (19)
- 民兵复仇記..... 張黃楼口述
張 生整理 (25)
- 李順达互助組..... 陈杰 王珂 (34)
- 好男要当八路军..... 張芝林口述
竹 林整理 (52)
- 我男人刘建兴..... 郭玉兰口述
长 青整理 (58)
- 金星奖章..... 李 順 达 口述
安 霄 竹 林 整理 (66)
- 申紀兰閻同工同酬..... 換 文 (73)
- 訪苏归来..... 李 順 达 口述
秦积善 肖青 整理 (85)
- 险些走上了独木桥..... 馬 玉 兴 口述
竹 林 魏 良 整理 (91)
- 十字路口的斗争..... 馬何則口述
張 生整理 (104)

欢欢喜喜入了高级社.....	馬娥子口述 竹林整理	(111)
獼猴現形記.....	馬喜富口述 岳維良王珂整理	(117)
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岳維良	(123)
从受灾到丰收.....	肖河	(129)
山沟里机器隆隆响.....	許交群口述 长青整理	(136)
甩掉扁担.....	馬喜富口述 肖青整理	(143)
电灯照亮了山沟.....	郭聚法口述 王芝整理	(150)
新出厂的机器.....	黃省吾	(156)
金星业余紅专学校.....	申紀兰口述 王珂整理	(162)
爱社模范徐群中.....	肖河	(168)
紅勤巧媳妇馬春果.....	王小女口述 孙俊力整理	(176)
駭狼英雄张有成.....	长青	(183)
山药蛋逼上梁山記.....	黃省吾 肖青	(192)
工农携手齐跃进.....	方中谷 肖河	(198)
勤俭是个传家宝.....	曾小唐	(205)
西沟漫步.....	卫廷瑾 郭建中	(214)
后 記.....	金星公社史編写小組	(218)

李順達一家

陈 杰

蔣介石統治時代，河南林縣河澗村有李家兄弟七人，種着六畝土地，養着老少三十多口人。人多地少，兄弟七個不得不分門另戶，各支爐灶。

老三名發全，娶妻郭玉芝，生下六個孩子，大兒順達剛滿十歲。一家八口人，只分得一畝土地，几斗雜糧。水流三股薄，分家更難活啊。

這天中午，順達露着黑油油的脊梁，扛着一籃子春野菜回家，一進飯棚，見小砂鍋的水氣騰騰地一直往外流，娘坐在鍋邊直掉眼淚，就問：“娘，滾着鍋，不做飯哭甚哩？”

玉芝抹了一把淚，對順達說：“娘等你挖回菜來，好給你弟妹們做飯吃。”

“不會先下米呀！人家都快吃罷飯呀。”順達的肚子咕嚕咕嚕地直叫喚。

爹一邊洗野菜一邊說：“滿共几斗糧食，吃了幾個月，缸底早朝天啦！”

玉芝看孩子餓得傷心，拿出早上留下來的半塊發過芽的紅薯給了順達，他剛吃到嘴邊，又給娘放下說：“娘，我不餓，叫我弟弟吃吧，他小哩。”

發全把順達抱在懷裡，撫摸着他的頭說：“好孩子，有

家教。爹明天就走啦，你在家听娘的话，多给你娘挖些菜，不要惹娘生气……。”

顺达问：“爹到哪儿去？”

发全叹口气说：“没个一定地方，赶嘴去，跑在哪里算哪里吧。”

顺达很懂事地求娘说：“让我和爹一块去吧！娘，我和爹赶嘴去，省下家的饭，叫娘和弟弟吃，行吗？娘！”

做娘的听了顺达的话，心里有多么疼呵，她摸着顺达的头，眼泪不断线地滚了下来。

晚上，孩子们都睡了，发全手里点着一把蒿杆，玉芝借这火光，给顺达补了鞋掌，又在自己的衣襟上剪下一块烂布，正要给顺达补衣裳，忽然又放下，她想，孩子太小，不能出远门呵！天黑了住哪里？肚饿了谁给饭吃？天冷了穿啥呀？有了病……她正在发愁，顺达的弟弟哭了。玉芝把干痛的奶头塞住孩子的嘴，脑子里又翻腾起来：不让大的赶嘴去，家里小的咋活命哩？去，还是叫孩子跟他爹去吧！于是，又拿起针线，一滴泪，一针线地缝补起来。

几颗星星还挂在天边，鸡已经叫了。发全背起钵斧，拉着顺达起了身。玉芝怀抱一个，手拉一个，跟在后边，叮嘱着顺达爹，叫他好好的照顾孩子。顺达这一走，把娘的心给摘上走了。玉芝看不见连心的男人和孩子，坐在村外边的石头上，昏过去半天才缓过来。

父子俩爬上太行山，到了平顺县城里。这时顺达的脚上扎满了血泡，忍着疼，又赶了几里路，才到了路家口，投奔到舅舅家。

舅舅家是早年从家乡逃荒到平順来的，也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穷人家。順达父子帮着舅舅种了几天玉米，等順达脚上的血泡顶住疼，父子俩便向西走了。

順达靠着爹干木匠活儿，每日做做工，赶赶嘴，风里来雨里去，东奔西跑，說話几个月过去了，他們又流浪到了晋城。

晋城是个大县城；有钱的地主真多。順达跟着爹在街上走，忽然遇見一个高个儿的老汉，他是做木工的老熟人王师傅。

王师傅有一付好心腸，他見順达父子在外流浪，实在可怜，就邀他們一起揽些包工活，給地主修盖楼房。順达人小，干不了修房盖屋的活儿，发全想給他找个顧嘴的地方。费尽了千言万語，才找到了个营生，是去給一个大肚子地主看管一个四岁的小少爷，这小少爷的脾气很坏，动不动就打人罵人，还咬人哩，順达的手上、脸上都是血印印。

好容易三年过去了，順达带着满身的伤疤，离开了地主家，跟着爹到了另一个地主家。

順达同爹在一起学了二年木工，成了个半把手，做两天活，能賺到一个全工資。父子俩感到心滿意足了。誰知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呢！

那万恶的閻錫山为了想做一輩子土皇帝，便拨了一大笔錢，扩建晋城县的城墙，把晋城的泥木工人全抓去修筑城楼。

那是一个端午节。工友們的脊梁象块黑油布，汗水在鞋窝里调着泥。一霎时，天昏地暗，雷声隆隆，大雨倾盆泼下

来，墙头上流着泥浊，滑得立不住脚，工友们跌倒爬起来，滚得活象个泥老谷。发全和他的徒工马进前“唉呀”一声，“噗嗤”掉在墙下，两个人的头上都碰了个大窟窿。血水、泪水、汗水、雨水，都流在一块了。

为了挣一口饭吃，发全和进前用手巾包住头伤，又冒雨淌河，从洪水中抢救回许多砖瓦、石料，才回去吃午饭。

完工的这天，閩錫山的狗腿子外号黄猫胡子的来验工了。他衔了根纸烟，颠颠跛跛地在城墙下转来转去，没有找出一点毛病，一声没吭。最后，他拿着一支半截铅笔，在纸烟盒上画了个口字，对发全说：“嗨，下午来办公室算账吧。”

发全到了黄猫胡子的办公室，站在桌前等着领工钱。过了老半天，狗腿子摸了摸他那三根黄猫胡子，开了腔：“你看！”他指着纸烟盒上画的方方质问发全：“城墙上的方炮眼，为什么用破砖垒呢？”

发全理直气壮地说：“不用半截砖，垒不成方炮眼，这是有尺寸的，先生。”

黄猫胡子说：“胡扯！什么有尺寸，明明是欺騙公家，想抓公家一把哩，还强辩什么！”他把茶色眼镜一摘，露出一双秃雕眼。发全等着开工钱，黄猫胡子却只顾拨他的算盘珠，发全急了，说：“开工钱吧！先生！”

“破砖垒城墙，还想要工钱吗？欺騙公家，应该治罪！”黄猫胡子把秃雕眼一瞪，带盒子枪的警卫员，把发全推出门外。

发全气呼呼地回到工房，工友们一下把他围了个不透

风。都来領工錢。

发全把情况給大家說明白后，大家的肚子气得快破了。发全一生气，跑到县衙里击了堂鼓。

誰想到，那位黄猫胡子早把克扣民工的血汗錢，送到县太爷的大烟斗里去了。受了賄的脏官把李发全关进了看守所。

发全住了看守所，几百个工友半年的血汗白白地流了。

十五岁的順达，出門在外，无依无靠，双手抓空，怎么活下去呢？又怎么照顧爹不要冻餓死在监牢呢？天黑了，他孤单单地躺在古庙里，和泥胎作伴。到白天討要点凉水剩飯，哭哭啼啼給爹送到监里。这么着才熬过了五个月。

发全出了监狱，正是腊月初。腊月，是穷人最难活的时候。欠地主的租債，短官家的捐稅，都得交清，不留隔年賬。父子俩白白受了一年，莫說归还外債，就連自己也顧不住。他們不敢回去，只好沿村討要。等到三十日深夜，人靜了，才偷偷地回了家。

过了正月，天气暖和了。一天晚上，发全同玉芝商量說：“手艺是要不得了，在家种地吧，人多地少顧不住，何况又添了三个孩子。依我說，不如到平順山上租坡开荒。”回头又和順达說：“孩子跟爹跑了四、五年，酸甜苦辣都尝过了，大了可不要象爹这么沒出息。不論穷富，守家种地是正經。咱到平順山上，一来野菜多，二来也离你姥姥家近了。”順达刚强地說：“記住了，我听爹的話。”

天明，发全一条扁担挑着两个儿子，玉芝怀抱着晚生的女儿，扛着一輛紡花車，順达拉着两个弟弟，就逃开荒

了。

一家大小到了平順路家口，暫時在順達的舅舅家住下。玉芝讓弟弟郭双龙三番五次求告地主郭召海，才在西沟山上租給几亩坡地和一眼破窑洞。

順達爹把一担子挑来的家当放在窑門口，走进窑洞一看，連腰也直不起来，真不是住人的地方。順達娘把里边的旧羊粪，又湿又臭的脏土收拾了收拾，搬了几块石头，拾了把柴火，安起锅生着火，煮了把野菜。順達領着弟弟在山坡上割了些茅茅草草，鋪在地上当被褥，围在門口頂門窗。就这样过起日子来。

万事开头难，离多人吃的、穿的、盖的、用的，要甚沒甚，这怎么成家立业呢？

这里住着十多户人家，都和順達家一样，是从外乡逃难来的。他們見順達一家穷得那个可怜样儿，便想起了他們刚来的时候，也是有了这頓愁那頓！于是这家借糠菜，那家借鏹头。都自动的帮助。这才是：天下农民是一家，穷人見了穷人亲。

一天，順達娘拿着宋金山借給的一把鏹刀說：“孩子，邻居好心好意帮助咱成家立业哩！咱可得长心啦！要下力气多刨几鏹荒地，多打几斗粮食，到秋后好归还人家。要不，下年怎么再张口呢？”回头对貴達說：“你要把这个鏹磨得快快的，多刨些野菜，慢慢熬吧，到秋天就好啦。”

一家人听着順達娘的話，起早摸黑地开荒种地，沒牲口犁地，順達帮爹拉犁，娘在后边推，血呀，汗呀，全流在这片坡地上，就盼的打下一点粮食，一家人能喝口糊糊湯。就

这样白天黑夜，风里、雨里，受呀、熬呀，好容易盼到了秋天，打下几石粮食，收下几布袋地蔓菜根。一家人脸上才有了点笑色。没想到狠心的地主把这点粮食全部刮去了，连口稀糊糊也没喝上。没办法，只好忙着刨野菜积树叶过日子。

第二年的春天，顺达爹对孩子们说：“头年没有扎下根，今年要比去年强，你哥弟们都大啦，多开些菜地，多种些地蔓菜根，地主要了粮食，有地蔓也能顶粮吃。”一家听着爹的话，一股劲开了十多亩荒地。正伏天，庄稼长得旺腾腾的，地蔓花儿开满地啦，庄稼人谁不喜欢呀！谁知老天爷不睁眼，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却下起大雨来，坡地连土都冲跑了，庄稼被刮得一干二净。可是到了秋天，一颗租子也不能少交，逼得顺达娘连夜不睡觉，把紡織的布和舅舅家借来的衣裳都顶了租。顺达娘一边吱扭吱扭紡花，一边叹气：说话土冻呀，吃没吃的，穿没穿的，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顺达爹眼看看一家人难以活命，不得不二次到晋城去卖苦工，想弄上几个钱买些粮食渡过这荒年。

全家人天天张嘴等着爹买回点粮食吃。没料想，一走半年，连个音信也没有。没法了，娘叫顺达到晋城找他爹去。顺达紧紧腰带走呀走，走了三天三夜到了晋城，打听了好几天，才访到爹是给一家外号叫“臭壁虱”的地主盖楼房的。他围着楼房转了好几圈，找不见爹，又到地主家里打听。臭壁虱吭都没有吭。后来，碰见一个认识的小泥工才悄悄告诉他：“你爹给地主盖好房子后为了要工钱，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死了有好几个月啦！”小泥工还没有告诉他爹的尸

首埋在那里，順达就象脑后挨了一闷棒，跌倒不說話了。小泥工把順达慢慢地救活过来，順达怒冲冲地就要到衙門里去告状。小泥工連忙拉住他說：“順达，千万去不得，沒听说‘天下衙門朝南开，有理无錢难进来’，衙門里的老爷們都是有錢有势的，和臭壁虱一个鼻孔出气哩，你一个穷孩子怎能斗过人家？告状那有你的命在？”一番話說得順达腿軟了。这叫順达怎么消这口冤气呢？小泥工领着順达在城壕里找見爹的墓堆。順达趴在爹的墓前嗚嗚地直哭，那个小泥工的心腸真好，帮順达找了块长长的石头，石头上刻了順达爹的名字，記住墓堆，以后好搬尸。他又借了件衣裳当了一块錢，給順达做盘費，要他快快回家，免得又遭臭壁虱的残害。

順达回来見了娘，一下就扑到娘的怀里，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娘見順达这神情，心里就明白了，一家人呀，哭成了一堆。娘望着这一大群孩子，心象刀割一样的疼，眉毛鎖成了疙瘩：孩子沒了爹，从今以后一家人的死活要靠她說哩！这世道一个妇道人家，用什么法儿拉扯大这么多孩子呢？她越想越心疼，大口大口地咽着苦涩的泪水。可是，回头又想：照这样哭下去，有什么用呢？把孩子們都哭病了，又該怎么办呀？她忍住悲痛給順达擦了擦眼泪，剛强地說：“孩子呵！咱就哭死吧，誰心疼哩？如今是虎狼当权的天下，打掉牙齿和血吞，你們要記住你爹是咋死的，只要有口气，咱娘儿們就要拚，拚死拚活也得熬下去！”

十八岁的順达可懂事哪！他記住了地主杀父之仇，也知道娘的苦处，他懂得做娘的沒明沒夜地熬煎，为的是把他弟弟妹妹六个拉扯大。他擦干眼泪，整天替娘做重活，照理家

务。天不明就上地，种完地就上山刨柴禾，割艾蒿。黑夜把艾蒿搓成繩子，給娘点着紡花。順达娘一边紡花，一边教育着順达和順达的弟弟妹妹：“成人容易处世难，做一个人可不容易哩！孩子們都要有限有珠，千万記住：自古以来，有錢有势的人，是专和穷人作对头哩！他們不杀穷人富不了！咱就是再穷也别指望有錢人会給一两半錢，穷人只能和穷人交朋友，应该牢牢記住呵！……”

入黨那年

李順達 口述

長青 整理

愁多難多的苦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一九三六年簡直就是鬼門關，老天爺也跟咱們窮人作對。打入夏起，咱這山溝里就沒見上一絲陽光，黑鴉鴉的雲象座大山，壓得人們喘不上氣來。越怕下雨，雨偏偏下得不斷頭，淅淅瀝瀝的一連四十天沒住氣。

我娘愁眉苦臉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會到窯門口望望天色，一會在炕上吱噠、吱噠地紡花。她不說話，直發呆。我知道娘的心和我一樣，時刻在惦記着地里的庄稼。還不懂事的小弟弟跟小妹妹躲在這角冷得直打哆嗦。

一見雨小了些，娘就說：“順達，快出去尋把柴禾來，好烘烘咱這破窯洞。”

我扛起鏟頭上了山，又來到溝里，四處串遍了，沒尋上一把干柴。摸了摸自己的那點庄稼，真叫人心疼得掉眼淚，唉！完了！哪想到一株一株的全打根上爛了！氣得我不忍心再看，垂著頭走回來。本來不想對娘說，怕她生氣，可是娘那心怎能忘了庄稼？她急著問我：“苗子要緊不？”我支支吾吾地一句話沒說出，就痛心地哭開了。娘明白了，沒有說什麼，只用袖子擦著眼淚。你說怎能不傷心呢？我們孤兒

寡母七口人，全指望这点庄稼活命，现在眼看命根子要烂掉，还有什么活路啊！我的头立刻嗡嗡地响起来，地主郭召海每年上门刮租时那副凶恶的嘴脸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了，九石租子啊！秋天用什么去还？

娘和我愁得几夜合不住眼皮。有一天夜里，我出远门的大弟弟富达回来了。才十六岁的富达，因为在家没吃的，出去打短工走了一年多。我和娘高兴得把他拉上炕头。我还没有问弟弟在外边的生活情况，娘就关心地说：

“富达，你咋半夜三更的回来？路上也不怕碰上狼？”

“狼倒不怕，怕的是比狼更厉害的家伙！”

“那是甚野兽？”

“哼，比野兽还厉害，那些閻錫山的狗军队，成天杀人放火，还说要捉红军，连过路的老百姓也逮住杀了好多。要不是我腿快，说不定让他们抓去杀了呢！”

我也问：“红军？前几天我听人家说，咱老百姓身上不能有红补钉，要是有一点红色或是装一根洋火，狗军队就说是红军。红军到底是什么人呢？你在外边听说过吗？”

“大哥、娘，我不只听说过，还亲眼见了红军呢！”富达高兴地小声给我们说他在平阳县（现在晋南临汾县）做工时见过红军的事：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穿的吃的跟咱们一个样，你们猜他们干甚？就是专门打土豪，斗地主，给咱穷人分土地又分粮食！”

“当真有这事，富达？”

“是真的，娘、大哥，要不是我怕你们在家挂念我，当

时真想跟上紅軍走呢！”

富达这一席話，象明灯一样，忽然把我和娘的心照亮了。沒想到世界上还有專門为咱穷人办事的好人。我們娘儿几个小声地說着。灯光下，我看見娘的脸上有点笑容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見这样叫人高兴的事，高兴得連觉也睡不着了。

从这时起，紅軍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了。我时常是走着也想，坐着也盼，多么盼望紅軍也能来到我們这穷山沟！

立时，我們一家人的心里好象有了点劲，就拼命地干起活来，說什么也要从水滩里打救起我們的庄稼来。我們一家早晨不明就起来了，星星滿天还在地里，排水、扶苗、补种、添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搶回来九石多粮食。

一九三七年，八路軍在太行山上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平順成立了抗日政府。有一天，我听一个过路人說，抗日政府公布了五一减租法命，凡是种地主的地，收五石谷子的减一石租。这消息真把咱們穷人喜坏了。我对娘說：“这下子咱这点粮食就不会叫郭召海全刮走了，明春还有个活路。”娘听了也高兴起来。

收罢秋沒几天，郭召海就拉上毛驢到我家来了。我見他来了，沒有吭声，也沒有象往年一样做頓好飯侍奉他，就用口袋装了几口袋粮食交給他。他一見我少給了粮，就向我瞪了眼：

“为甚少給了我的粮？”

“你不知道抗日政府公布了减租法令嗎？按五一减租我就該給你这些。”我理直气壮地說。

“哼！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越来越沒良心了。当初你从河南上来，要不是你舅舅向我求情租給你地种，你們早就餓死連尸骨都叫狗吃了。現在你要坑我。看来是不想种我的地了，那好吧！那块地我收回自己种！”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要下毒手夺地了，庄稼人沒有地那能活命啊！几顆血汗换来的粮食又叫郭召海死逼硬威胁的刮走了。一場希望落了个空，我难过得要命。我們村的十几戶佃农向地主鬧減租也和我家里的情况一样，地主要夺地，农民沒有活路，只得不減租。听说离我們村不远的地方有的是明上減了租，暗地里还是原封不动地把租送上地主的門。为什么遭到这样的結果呢？起初我还搞不清是咋回事，后来我想通了，減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反动势力很大，加上我們穷人們还没有很好的拧成一股劲。这真是一次严重的教訓！

一九三八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党的工作在我們平順进一步展开了，村里成立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村里的人們选我当了邻长，要給大家办事情，出門的机会就多了。还记得中秋节那天，我挑了担子到县上給村里的人换东西去，无意中，忽然碰見了沙地栈的农会主席张魁云。我和魁云自小就認識，曾經在一块儿給地主打过短工，这几年他又經常到我們西沟来串門，我俩相处得很好，一見面他就抓住了我的手，告訴我一个好消息：“政府又貼出了布告，今年要四一減租。”我一听就拉他往布告跟前走。白紙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虽然我們斗大的字不認几个，可是一看見旁边的画就清楚了。

魁云問我有把握沒有？我說：“只要大家齊心就行。”魁云又對我說：“對！要拿定決心，要沉住氣，一定要干到底！”

“誰說不是呢？非要叫地主低頭不行。”我顧不上和魁云再多說了，馬上就往村里跑。一進村，我就說開了：“縣里又公布了減租法令。今年是四一減租，還是大斗改小斗。”村里的人把我圍住了，這個問我咋回事？那個說他不相信。我說：“如果不相信，就上縣里看看去。”這樣一說，大部分人都相信了，有個別不相信的人，果真往縣里去了。

我們正在吵吵的時候，地主的狗腿子馬樓大搖大擺地走來了，他聽見我的話就譏諷地說：

“你想減租，還不如把地也要了！”

“那可說不定。”我頂得他無話對答，他瞪了我一眼就走了。我心想，你這個狗仗人勢的家伙，反對減租還不是怕丟了刮大家油水的飯碗。他一轉身，群眾就指着他的背影罵開了：

“哼！成天起來不干活，憑嘴吃飯，放債，當中間人，刮盡了大家的油水！”

“看他吃得又白又胖，狗嘴里還能吐出象牙來？”你一句他一句，罵得馬樓連頭也沒敢回。

就這天夜里，村上的佃戶象桑運河、張福群、張富則等都集中到我家來商量減租的事。一向不愛說話的桑運河大哥，又高興又胆怯地問我：

“順達，去年減租失敗了，你說今年行嗎？”

“怎么不行？大哥，你瞧今年咱们都这么齐心，地主还能闹过大家？只要大家拧成一股劲，保险能减租！”大伙同意我的话。七言八语的吵了半晚上，每人都想了一套对付地主的好办法。

不出预料，第二天，吸血鬼郭召海第一个就跑来我家了。我没等他开口，就劈头告诉他：“去年五一减租你多拿了我的粮，今年是四一减租，还是大斗改小斗。你知道吧！”他见我话头很硬，就变软了口气说：“唉！何必一说话就生气？该咋办就咋办。不过，减租的事我还没听说过。”我心想，装什么相，你不比鬼精。

“好吧！你没听说，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是政府的法令，你不同意就去找政府。放明白些，不管怎样，我现在在村里多少还担任点工作，你看着办吧！”

郭召海见我话硬气粗，没敢和我硬吵。象条死狗一样一直守了我多半天，见没有什么希望了，才拉上粮食无精打采地走了。“真好笑，原来他是怕硬的。”我正向娘说着，忽然运河大哥气喘嘘嘘地跑来了。

“顺达，快帮个忙吧！南沟的宗召到我家刮租了，说什么他也不减租！”

“不要怕，大哥，我去看看。”我两步就跑到了运河大哥家。一进门就见宗召这个狗东西板着狗脸在大骂运河大嫂。

我马上责问他：“哎！你凭啥骂人？减租是政府的法令，谁敢不执行？你不愿意，咱可以找大伙评评理。”我又反过脸来对运河大哥说：“大哥，你今天不能多给他一粒

谷，多給了就是違反政策法令，政府要處理你。”

“當然不能多給他，我還能不執行法令。”這時候，其他的佃戶也擁進了運河大哥的家，你一言，他一語，把宗召說得灰溜溜地走了。其實呀！這幫狗地主，他們又不是聋子，還能聽不見外面的風聲；又不是瞎子，還能看不見我們窮人的力量，不過是在快死的時候也要掙扎兩下罷了。

村里的佃戶們團結得很緊，一家有困難大家去幫助，一個地主要賴皮，大家去鬥爭。接二連三的不到半个月，我們的減租就勝利地結束了。看吧！大人小孩都高興得合不上嘴了，可是運河大哥呢，倒流起淚來了：

“順達，這下可真好啦，要不然你運河大哥年年愁租躲租，哪一年，大年三十也不敢呆在家呀！這下可救了我全家老小八口人的命哪！”運河大哥的話也引起我的難過來，可不是嗎？那一個窮人家沒有一本血淚史呢？如今減租讓地主低頭了，咋能不感動得人笑着落眼淚呢！

越高興，我就越希望知道宣布減租法令的人。

就在這年的十一月里，有一天張魁云忽然來找我了。我一見魁云就覺得比任何人都親，我正想一五一十向他敘說我們村的減租情況，不想他却說：“我全知道了，你們做得太好了。”我奇怪地望着他，心想，你咋知道的呢？

魁云把我拉到一個山洞里，小聲地問我：

“順達，你願意參加共產黨嗎？”

“甚麼是共產黨？”我奇怪地望着他。

“共產黨就是為咱窮人鬧翻身的人，領導咱們減租的人就是共產黨。”

我的心馬上亮了。

“原来是共产党，我以为是紅軍呢！”

“对呀！紅軍就是共产党的軍隊。共产党伟大的領袖是毛泽东。”魁云笑着对我說。

毛泽东，这是我第一次听見主席的名字，真有說不出的激动。我一把抓住了魁云的手：

“魁云哥，你咋知道这些事？我当然要参加共产党，咱們去参加吧！”

“順达，我现在已是一个共产党员了。”魁云非常严肃地对我說：“党了解你是个实心实意的老实人，在这次减租斗争中，你表現得很好，能給咱們穷人办事。现在党要我来，就是为你入党的事。咱們慢慢談談吧！”魁云哥的話，句句打动我的心，这时我觉得自己懂得了不少东西，象一下子变得聪明了。

我俩談了很久，他又向我介紹做共产党员的条件，斗争的任务和方向，我听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做个共产党员不仅要为广大劳动人民的翻身斗争到底，而且将来还要建設沒有剝削沒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象我这个受人压迫的穷小子，咋能沒有信心和决心呢！

魁云哥和我談話不久，我就填了入党志愿书。

入党仪式也是在山洞里举行的。那天到会的人有二十多个。象馬何則、王周則、李达才一个一个都是和我一块儿长大，一块儿給地主打过短工的伙伴，想不到今天我們又一回参加了党，成为同志了。同志的称呼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我觉得比亲兄弟还要亲哩！

主持會議的人真使我沒有想到，原來就是穿爛皮袄，箍黑手巾整天在我們這裡收羊皮、賣柿圪達的老康呀！他叫康樂。說起老康來，可是個好人哪！方圓幾十里的人都知道。我一見到他，他緊緊握住了我的手，我的眼睛睜大了，天地也寬了，我覺得我們的西溝都變了，想不到我的身邊有這麼多的親人！

老康講完了話，我們就向黨宣誓了。我們的誓言我永遠不會忘記，我記得最牢的幾句話是：

“黨走到哪裡，我跟到那裡。

把我的一生獻給黨的革命事業！

就是天大的困難，我也要永遠忠實黨，聽黨的話。”

從此以後，我還是一個地下黨員了。每當黨交給我任何一個任務時，我覺得是我最大的光榮，我用一切力量去完成。我娘見我整天東去西走的，幹活的勁頭越來越大了，她也特別高興。其實，我不對娘說，她心裡也亮了，因為她的兒子幹的是好事情。

西溝血案

張黃樓 口述

張生 整理

說起來，這是十八年以前的事情了，時間是長啦，可是，提起日本鬼子兵在西溝欠下的那筆血海深仇，老鄉們是忘不了的；我記得清清楚楚：

黑洞洞的天，沒有一顆星星，伸出手看不見五個指頭。炕頭上松明子的光忽跳忽跳的。窮山溝的老百姓只有過年過節，家里才能做兩頓稠飯吃，我捏好了幾個黃圪瘩，就一針一綫地縫我那件破衫子。大年正月的，我也從沒睡過一個囫圇覺。等着把日本鬼子趕跑了，咱們庄戶人好好的鬧生產，過好日子吧。這幾天，風聲緊哩，自打咱們這邊鬧起了民兵小隊的組織，日本鬼子早晚都在打主意，今天在東邊村子趕豬，明天又到西邊庄上牽羊，鬧得四鄰老鄉都不安生。我心里想：我剛當上武委會主任，民兵小队也是剛成立起來的，都是年輕輕的後生子，一沒武器二沒經驗，要真的和鬼子兵干開來，沒本事可是不行，咱們得抽這過年過節的閑時候練練武，弄些刀刀槍槍來練習練習，趕明日就動手干開吧。我心里有事，也就不瞌睡了。

隱隱約約地，我聽見遠處傳來了幾聲狗叫，這年頭，不是晉綏軍來搶，就是日本鬼子兵來殺，說不定又是什麼壞人

来了吧，我停了針线，赶紧把松明子吹灭了。

狗叫得越来越响，我一骨碌爬起来，开了門，爬到窑洞頂上去看。哎呀，从南寨、南沟、池底到西沟来的三条路上，来了三股什么队伍？那手电光一闪一闪的，馬蹄声篤篤地响，看那样子，就不是咱們八路軍的队伍。我仔細一听，还有囁嚅咕嚕的說話声，我明白了：是日本鬼子来扫蕩西沟了。我心里一急，砰一声从窑洞頂上跳下来，提上那面报警的銅鑼当当地敲了起来，为的是叫醒咱村老乡快快逃跑。敲了一阵，也顧不得回家，就一溜烟跑去通知民兵小队的李順达和馬何則。哎，就怪我們新成立的民兵小队沒經驗呵。我刚到他們家，他們正在匆匆忙忙收拾。这时候，枪声已乒乒打响了，全村的人都从梦里惊醒过来，顧不得收拾东西，胡乱抓件衣裳披在身上，抱上小的，牵上大的，拖儿带女朝山上跑。

我当时真急胡涂了，站在村口上叫老乡們快跑，我也跟在后面跑起来。路旁边牛圈里的牛哞哞地叫唤。这是順达喂的老黄牛呵，牛是咱們庄戶人的命根子呀，要讓鬼子兵牵走，咱們就沒法鬧生产了。順达这时正跨进了牛圈，牵上牛就往外走，是想把牛赶上山藏起来，刚到山坡坡下，枪声就更密了，机枪噠噠地朝山上扫。这牛是赶不走了，坡底有个玉菱秆搭的棚棚，順达把牛牵了进去，我又抱了几捆玉菱秆把四周堵住。誰知道能不能救住呢，忙了一阵子，瞧見鬼子兵已經进了村；就象那猪猡闖进了菜园子，乱嚷乱跑。那火把就象一条条长火舌头，扔到那塋，那塋就着了火。只听见枪声、哭声、喊声，乱做一团。我顧不得細看，就往山坡上

爬。刚爬了两步，听得脚底下有个孩子在哇哇地哭叫，不知是谁家大人跑得慌了，把孩子给丢在半路上。听着孩子哭着喊娘，心里实在不忍呵。顺达一把抱住了他，就往山坡上爬。我记得，离这不远，有个过去放粮食的小山洞洞，是个瞎洞，洞口长着块大石头，不知底细的人从外边经过，一点也看不出里面。我和抱住孩子的顺达钻进了山洞，村里人的哭声、喊声，都听得真真切切。我这个当武委会主任的，没有好好组织群众撤退，如今群众被鬼子兵屠杀，我心里比刀割着还疼。顺达抱着的这孩子哭了多半天，累得睡着了，我抓了把谷草在地下铺好，顺达又脱了件破衫子垫上，让孩子躺上睡觉。

在洞里呆了半夜，那枪声噼噼的就没断。我朝洞外看了看，天上现出了灰溜溜的白色，已经能看清村里的动静了，村里是一片烟火，烧着的房子必必剝剝乱响，鬼子兵布满了山沟沟，黄不澄澄一大片，看样子总有四五百。村里的猪呀、羊呀，被鬼子撵得四处跑。我踮起脚尖，能了见村里的几户人家。我看见一群鬼子兵提着枪，押着咱村的十来个老乡往张旺兴家的窑洞里走。我仔细一看，这里面有忠勤媳妇、虎则的娘，还有张双全和张六亏老汉，这些人都是咱村的穷苦老百姓，我们一同闹过减租斗争，一同在坡上掏苦菜、采树叶过日子，如今，鬼子兵把他们赶进窑洞做甚哩？我正在想，有几个鬼子兵早抱了几捆玉菱秆堆在窑洞口。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直跳，哎呀，鬼子兵要下毒手了呵。只见他们点燃了玉菱秆，窑洞里的人被烟火呛得受不住，一个个想冲出来，没人性的鬼子兵架好了机关枪，对准窑洞口噼噼地扫

射，连一个也没逃出来。唉，我的心有多疼呵。

我不忍再看下去，这赶尽杀绝的日本强盗哪里有一点点人性呢？刚转过脸，又看见在山坡下的谷场上躺了个妇女，周身都泡在血水里，死得惨呵。鬼子兵用乱刀砍死了做娘的，又从旁边的草堆里寻出了不满周岁的孩子。孩子不懂事哪，张着小嘴想吃奶哩，鬼子兵举起这孩子，哈哈地笑了一阵子，就用尖刀捅进了孩子的小嘴。我赶快蒙住了眼睛，眼泪水糊了一脸。山里人都说豺狼虎豹最凶残，我看这群不长人心肝的日本鬼子兵，比豺狼虎豹还凶残一万倍！

不多一会，鬼子兵分路搜山了，我知道，他们是想用什么“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消灭咱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哼，简直是做白日梦哩！根据地的人是杀不完的，倒下一个人，要站起来千百个！我见顺达咬紧了牙关，从地上抓了一块大石头，他说：鬼子兵不来搜则罢，要来，就是这家伙对付。不砸死他三个两个，就不算一条好汉！

我又望了望地上睡觉的孩子，孩子还嗒嗒地舔着嘴唇，睡得真香呵。我不由得鼻子一阵酸，又抓了两把草给孩子盖在身上，为的是怕咱们自己有个三长两短，或许能保住孩子。做好了这些，我也抓起一块石头，守在洞口等着。我瞧见黄不澄澄一群鬼子上来了，走近了我们的山洞，还在洞口大石头上劈了一家伙，我心里一阵紧，急忙摆好了架式。可是，敌人没发现我们，只从旁边走过去了。

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鬼子兵在山洞里搜到了杨长水和他的闺女，用枪尖逼着他们出来。那个鬼子兵正要动手抓他闺女，杨长水心急手快，赶紧从地上拣了一块尖石头，使

尽了气力照着鬼子的后脑勺砸去，那鬼子被这突然一砸，就跌倒在地上，楊长水又举起那块石头，象搗蒜似地搗了五、六下，鬼子兵一动也不动了。楊长水看看后面沒有鬼子撵上来，就和閨女左拐一个弯，右拐一个弯，又钻进了另一个山洞。等到鬼子兵赶来，楊长水父女跑得連个影儿也沒有了。我刚刚松了一口气，又看見咱村的李保田被鬼子兵撵着跑，我真替他急呵，李保田真是个好样的，他一下繞到那鬼子的背后，一只手捉住鬼子的腿这么一拉，摔得鬼子来了一个仰面朝天！保田真是个活武松呵，他双手把鬼子举起来，往石头上狠命摔去，只听见“咚”的一声，象摔死一只老母猪似的，鬼子兵哼了几下，就沒声音了，李保田趁势踢了一脚，那鬼子就順着山崖嘩嘩地滚了下去。我真开心，讓这些狗娘养的躺在山沟里喂狼吧。远处的鬼子兵发现了李保田，就朝这边打枪，子弹嗖嗖地飞了过来，我替保田捏着一把冷汗，他真精灵，只那么一縱身，往石头縫里一钻，就逃得沒影儿了。胖胖矮矮的鬼子兵一顛一跛地赶过来，朝石头崖上放了几枪。有个特別肥粗的鬼子，大概是鬼子軍官吧，气得直跺脚，把旁边的几个鬼子噁哩咕嚕罵了一通，旁边的鬼子吓得笔挺挺，就象一根根石头桩子立在山坡坡上。鬼子軍官罵完了就破着嗓門噁哩咕嚕喊了一陣，看样子是在下命令。

他下了命令以后，鬼子兵象一群疯狗被赶散了，汪汪地乱嚷。找不見老百姓了，就把沒烧着的房子重新点上火，那些猪呀、羊呀，烧得吱吱乱闖，还有那些鸡呀，都张着翅膀在火堆上飞，想逃出火堆呢，可是，飞不到几尺远，又落在火里烧死了。

后来，我又看见几个鬼子到顺达藏牛的玉菱棚旁边，我心里想，这下黄牛也完蛋了。鬼子兵连看也不看玉菱棚里是甚，就点着了火，对住里面直放枪。杀人红了眼的强盗那里管人和牲口？那头大黄牛被烟火呛得受不了了，从火堆里冲了出来，哞哞直叫，一个鬼子朝他连放两枪，牛躺下了，嘴里呼呼直喘气。我就不知道，这头黄牛碍着他日本鬼子甚事呢？这群强盗究竟长着一副甚的心肠？咱们中国老百姓和他没冤没仇，他们千里万里的跑到咱们这里来杀人放火，这个道理说不说得过去嘛！

眼看着村里的房子都烧塌了，西沟遭了劫难呵，我和顺达紧紧靠在一起，我俩发了誓：只要西沟还有老百姓，这民兵活动总要开展起来的，只要李顺达、张黄楼还活着，这仇总要报的！

天已经大亮了，太阳也从东面山上露了个头。这时候，地上睡着的孩子也醒了，他美美地睡了这一大觉，不知道家里成了个甚样样哩，一醒来就唤他娘，这时候我俩才看清，这不就是咱村双有的孩子么，也不知你爹你娘还活着没？不管咋样吧，总得想方设法留住这一根苗苗！我见顺达噙住了眼泪，赶紧从衣兜里掏出半块黄圪瘩，递给了孩子……

民兵復仇記

張黃蔭 口述

張 生 整理

那些該千刀萬剮的日本鬼子兵在西沟大掃蕩以後，看看房子都燒得差不多了，找見的老百姓也都殺光了，便抓上鷄，扛上紅紅綠綠的包袱，趕着豬牛下了山。

我和順達在山洞里蹲了一天，看見鬼子們又燒又殺，男人哭，女人嚎，我們心里的那股火就要往外冒。想出來跟鬼子拼了吧，兩個人力量太單薄，手里連把切菜刀也沒有，還不是白白送死？忍住這口氣，好容易看見這些狗們走遠了，我們才抱起那孩子從洞里鑽了出來。

這陣的西沟真不象個村子：到處都是烟火，半個天都黑了，大人小孩的尸首橫七豎八躺了一沟。我獨自一個人還好說，順達一家七口人也不知是死是活，我心里一急，就跟着他往家裏跑。那里還有家哩？兩眼窩洞燒得黑糊糊的，直冒烟，門也沒了。順達一邊喊娘，一邊就往窩洞里潑水。喊了半天，也沒聽他娘答應，我可真是替他着了慌。我們在火堆里尋來尋去。不知誰家的一缸糧食，還在燃着哩，我趕緊給澆水。又過了半晌，順達娘才從后山沟沟里走了回來，還帶着順達的幾個弟妹，他娘見了我們，就傷心的哭了起來，在這場大掃蕩中，能活下一條命，是不容易呵。順達安慰娘說：

“別哭了，人活着就好。”說着就把那孩子交給他娘照管，自己去給別人家救火去了。

這時，躲在山里的人們都一個個回來了，呼兒喊娘的哭聲，把條山溝都震動了。我自己雖然沒遭到不幸，村里被鬼子糟踐成這樣子，也實在忍不住掉眼淚呵。人死了一大堆，住的、吃的、燒的、穿的，全完蛋了，這以後的日子還過不過？村里的男男女女見了順達，都圍了攏來，要他出個主意。我心里想：我是個共產黨員，又是武委會主任，也有責任，這個時候不能光掉眼淚，得趕緊想辦法安頓大家，想辦法報了這筆仇才行。我找到了民兵骨干馬何則、張芝槐等幾個同志，和順達在一塊兒研究了研究，又把年輕力壯的人都組織起來了，有的砍柴，有的做門，七手八腳的收拾了幾眼破窯洞，把女人娃娃都安排了住處，又拼拼湊湊弄了點糧食，大家才又過開了日子。

鬼子們在西溝欠下的這筆血債要還清呵，老百姓一談起這事，牙齒都咬得崩崩响，都說非報了這筆仇不行。那時候，咱們共產黨員還不多，我們黨小組得了上級的指示，就把幾個黨員召集起來開會，順達把上級的意圖說了，大家都認為很對，民兵活動就該勞武結合，平時領導生產，戰時領導鬥爭。當然，單靠一個民兵小隊的力量是不夠的，主要的是該發動群眾，把群眾組織起來，平時要鬧生產，也要訓練，免得臨時手忙腳亂。這時村里也有了婦救會、青救會、兒童團，組織和領導群眾活動也都方便多了。開罷黨小組會的第二天，我們把民兵都召集在一塊，民兵小隊長李順達說：“同志們，今後咱們的任务可是大哩……”話還沒說完，有個年紀輕輕的民兵

楞头楞脑地说：“民兵顶个甚？要武器没武器，要技术没技术，要干就当八路军！”顺达说：“兄弟，你还能把你爹娘都带去当八路军？再说，家里的生产也得闹呵！咱们根据地的老百姓不生产粮食，八路军吃甚？咱们民兵除了打敌人，还有支前任务呵！”

大家听顺达这么一说，都不住地点头，顺达又接着说下去：

“没武器不要紧，咱们自己可以造，还能从敌人手里夺过来，没技术，咱们可以学习。只要咱们决心大，组织得好，敌人再凶，咱们也能斗过。”

经过这次会议，咱们西沟的民兵可真是闹腾开了：咱们一人做了个木手榴弹，上地的时候，就别在腰杆上，一到休息，就挨个儿扔手榴弹。开头，大家只能扔二、三十米，后来，慢慢摸住了经验，都有了很大进步，顺达那时能扔到四十二米。县里区里开比武大会，政府奖给他一带子手榴弹和一杆步枪。顺达带着手榴弹，扛着步枪回了西沟，民兵小队的同志见了，高兴得把他抬了起来。大家都争着扛这杆枪，争着把真手榴弹别在腰杆上。地头休息的时候，咱们除了扔木手榴弹，还学习瞄准，又把打山害的土枪都利用起来，既打了山鸡兔子，也练了枪法。因为，真手榴弹和子弹是留米打敌人用，练习时可不敢浪费。

那阵，咱们老根据地的民兵可不比现在，现在的民兵有真枪真子弹，咱们那时的武器就是缺。那些狗鬼子兵也欺侮咱们没武器，咱们当然也不能赤手空拳跟他们拼，没枪没炮有什么了不起？党教育我们，咱们太行山上有的是铁和石

头，可以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地雷，鬼子兵再要来，我们就请他回老家，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展了地雷战。

说起地雷战，那可真过瘾。别的地方咱不太了解，光咱们西沟一个村，不分男女老少，人人会造地雷。一到黑夜，家家户户都乒乒乓乓干开了，不管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动起手来，不会的就学，爹教娘，娘教女，一家人就是一个兵工厂。有些手艺高的就造铁雷，总之，咱们村就没有一个人不会造地雷。那地雷的种类可多着哩，有踏雷，拉火雷、开门雷、锅底雷……有的是石头造的，有的是铁造的，每种雷有每种作用，当然，总的用途是打鬼子兵。

有了武器了，就专等敌人来上钩。不是坐在家里等，我们的准备工作多哩：民兵小队早晚都练武，有月亮的晚上，就钻在玉菱地里搞演习。为了掩护群众撤退，我们在山背后，挖了许多暗山洞，里面也有炕，还能放粮食，一遇到敌人上山，让群众们全搬进这些暗山洞住。为了避免临时忙乱，还领着群众演习了几次。村里的工作进展得很好，民兵小队也扩大了。个个都精悍得很，就等着领任务。

有一次，我们接受任务了，是去配合八路军作战。民兵同志听了高兴得不行，练习了这么几个月，要露一露手了，都争着抢着去。我们留下少部分人在村里搞保卫工作，我和顺达带着其余的同志出发了，我们背着地雷，提着斧子扛着锹，沿途，我们把敌人的电线都砍断了，叫他前后失掉联系。过去，我们经常破坏公路，比方说，搬上大石头堵在路中间，要不就刨几个大坑，把桥梁给切断，使敌人的运输汽车队没法前进，然后，通知咱们八路军连汽车带人和东西都闹

了走。这一次，我們却照顧了他們一下，沒有破坏公路。我們只是在公路上、桥上，刨下了好些坑，把地雷埋下去，上面又用土盖好，为了叫敌人相信“交通安全”，还在土上面印满了人的脚印、牛馬的蹄印、車輪印，表面一点看不出下面埋了地雷。敌人上了公路，把“踏雷”踏响了，炸得哇哇乱叫，正想逃跑，八路軍在两边山上开起火来，敌人想上山是根本不行，在公路上干挨揍又不甘心，只好在公路上胡窜，只听见这里轟轟轟，那里轟轟轟，公路上埋的雷全踏响了，炸得鬼子丢盔弃甲，血肉横飞，把条公路堵了个死。这次仗打得很漂亮，很过瘾。

从这次以后，鬼子兵再不敢在公路上大搖大摆地走了，虽然公路是平展展的，鬼子兵却挤做一团，誰也不敢打前头走。鬼子軍官都怕死，逼着小兵兵在前边开路，小兵兵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战战兢兢在前头引路，后面的軍官离得老远老远。引路的小兵兵摔了一跤，后面的人以为踏响了雷，吓得拼命往回跑，喊也喊不住。鬼子兵的大小軍官都着了慌，急急忙忙开会想办法对付地雷战。好容易想出了一条办法，就是把老百姓的猪牛羊赶来了一大串，讓它們領队。鬼子兵拿着鞭子在后面啪啪地赶着，为的是叫猪牛把地雷踏响，好給他們开辟一条安全道。鬼子兵又想錯了，咱們民兵早料到有这一手，偏偏又給他来了个見风轉向。我們想：那些猪呀牛呀，都是咱們老百姓的，可不能陪鬼子兵送死，太值不得。一会儿打完仗，还要牵去还给老百姓的。我們埋伏在地里的民兵这么一合計好，順順利利讓猪牛大队通过了，等到鬼子兵队伍跟了上来，我們就拉响了“拉火雷”，只听得轟

轟轟的响声一起，黄烟滚滚，鬼子兵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鬼子兵哇哇地乱成一团，叫嚷着说：“公路大大的不安全！”后来鬼子又出了新花样，成立了个什么“扫雷队”，行军的时候，叫扫雷队在前头扫雷。他们每人拿根竹棍棍，一边走一边敲打，发现那儿有雷，就在地面上划一个白圈圈。我们民兵也给他来了个新花样：埋下许多假雷，假雷与假雷的中间，又埋上真雷。扫雷队在公路上划满了白圈圈，一个挨一个，行军队伍一小时走不上二里路不说，还经常踏响了雷。那时候，有人统计，说日本鬼子兵创造了世界上最慢的行军速度。后来，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不在公路上行军了。

不走公路也得走小路、山路，还能长上翅膀飞不成？我们民兵又是早就研究好啦！在小路和山路上也埋上了雷，还故意在没雷的地方画上白圈圈，鬼子兵刚摸上点窍门，尽挑白圈圈走，我们又专门在白圈圈下面埋上雷，鬼子兵挨了几回炸，就昏了眼了，一只脚提上来，半天不敢踏下去。后来，他们干脆不走路了，尽挑草坡坡走。那草坡坡上的草绿油油的，看来根本没有雷，谁知一脚踏下去，摔了个跤不打紧，一声响雷，连人带马飞上了半空，又跌到山沟里去了。他呼爹喊娘的，咱也不搭理，几个人蹲在山洞里又笑又唱的。原来，咱们早就估计上鬼子兵不敢走小路、山路，定要爬草坡坡了。鬼子们还精着呢，以为埋上地雷的地方，草一定会枯死。那知道我们民兵个个是诸葛亮，比他们精多哪。我们从侧面掏了好些窟窿眼，面子上看去是绿油油的草，下面埋下雷了。鬼子兵哪能斗过咱们民兵呢？他有枪有炮，又有甚么办法？根本找不见我们藏在什么地方，鬼子兵气得没

法儿，就朝着石头山开枪，你尽管开吧，把子弹全倒在咱们山沟沟里，咱们也欢迎。我们民兵这样神出鬼没地跟鬼子兵斗了好几个回合，弄得他们鼻青脸肿，吓得不敢出门啦！

不出门正好，饿死这些狗们更省事。可是，他们又经不起饿，一顿两顿还好说，饿他个三天两天，实在不行了，又三个五个的出来碰运气。好些时候没出门，瞧着外边变化大哩，墙上贴了好些红绿标语，标语上写的是：“打倒日本鬼子！”“共产党万岁！”有的还画着一些破破烂烂的膏药旗插在死人堆里。鬼子兵看了，气得哇哇乱叫，都跑去撕标语，刚走到墙根前，“轟”的一声，震天动地，几个鬼子伙吃了个大鸡蛋，又是我们民兵请的客，鬼子兵的运气实在好哩，吃饱喝足了，就美美地躺在地上睡觉。

自从地雷大显威风以后，我们就再不怕鬼子来扫荡了，不但怕，还盼他来。有一天，咱们民兵小队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恼羞成怒，又要到西沟来扫荡了。我们马上敲响了锣，把消息通知了各家各户，全村的群众立即来了个空室清野；这回组织得挺好，大家不慌不忙地往磨山洞里送牲口、粮食，不到一顿饭工夫，就全部坚壁起来了。西沟的表面看来清清静静，其实家家户户都作好了战斗准备。

我带领几个民兵同志分散躺在山沟旁和玉菱地里。年时，鬼子兵在这里杀人放火的景象，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俗话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们瞧见那黄不澄澄一队人马上了山，额上的青筋冒了老高，牙关咬得紧巴巴的，手心也直发痒。好不容易等得鬼子兵进了村，我们几个人按事先订的暗号一招呼，就轟轟轟地拉开了“拉火雷”，鬼

子兵也真笨透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么个小山沟里也摆起了地雷陣。心一慌，抱住鋼盔就往老百姓家里钻。誰知刚一推門，門頂上“咚”的一声，掉下个“開門雷”，偏偏又砸在头上，鋼盔掉了，头也开了花。沒炸死的鬼子一看情况不好，想赶紧搶上点东西离开西沟，因为肚里实在飢得不行，到鸡窝里抓只鸡吧，刚抓到一把軟糊糊的东西，沒顧上看清是个甚玩艺儿，只听得“轟”的一声，不用說再看，連眼睛鼻子和嘴巴都分了家啦！还有的伸手去揭蒸籠盖，籠里也响了一家伙，一块黄圪瘩沒到嘴里，就不能动弹了。这时候，我們的民兵在山上打响了土枪，那枪声挺清脆，鬼子兵以为是八路軍赶来了，吓得在屋里乱轉。这一轉可好啦！头顶上、地底下、前面、后面，到处都是雷，伸伸手：“轟”的一声，动动腿：“轟”的一声，鬼子兵只好一边跳一边跑，可是，雷不饒人呵，說話間又躺下好几个。我們的民兵就这样給鬼子兵布下了地雷陣，布下了天罗地网！

这次的地雷战，真正是打美了，給咱們被杀害的老百姓报了那笔血海深仇。另外，我們还繳获了长短枪、刺刀、馬刀一大堆。全西沟的老百姓都高兴得很，要求报名参加民兵的，差点挤破了順达那口窖。連八、九岁的孩子都去找他鬧。那陣，我們民兵小队的同志連口水也顧不上喝，又忙着搞开卫生工作哪，因为鬼子兵伤亡太多，鬧得滿西沟又腥又臭，可叫我們收拾了好些日子。

这一回扫蕩，总算叫鬼子兵开了眼界：山沟里的老百姓决不是好欺侮的，不要說是搶东西，連猪毛也不讓他拾一根。来的时候，大队人馬威风凛凛，回去的时候，只丢下几

个短胳膊缺腿的鬼子，連滾帶爬地下了山。讓他們回去汇报汇报也好，免得他們再敢到咱們山沟里胡鬧，也免得他們再把咱們老百姓看扁了。

我們的民兵队伍通过这些个大小战斗，就越来越活跃了，队伍扩大了好几倍，我們可是一点不敢自滿，还是搞那劳武結合：平常鬧生产，战时打仗，并且一有空閑，总是在一块儿練武，家家戶戶还是象以前那样造地雷。不过，从这次以后，日本鬼子再也不敢到西沟来打蕩了，据我們的民兵偵察員回来报告說：鬼子兵听說民兵摆起了地雷陣，就关住大門不敢出来，不管大官还是小兵，一个个都吓得渾身直哆嗦哩！

李順達互助組

陳杰 王珂

組織起來

“独輪車上坡難上難，眾人協作水推船”，這句話說得好。西溝的窮苦農民們由於擰成一股勁和地主鬥爭，“四一”減租取得了勝利，農民肩上的那副担子算是輕了一頭。盼的是遇上個風調雨順的好年成，能多收它個三斗五斗的，讓孩子們也能喝碗圪生糊糊湯。可是老天爺不按人的意願辦事，減租後的頭一年遇上個災荒年，第二年還是災荒年，打自伏天起到秋收，沒落過一場透雨，收罷秋汗水還沒干，又得餓肚子了。可是，西溝的人民再也不是愁眉苦臉的樣子，自從黨在這裡建立了根據地，成立了抗日政府，受苦的老百姓有了當家人，不怕老天爺的干旱雨澇有多厲害，老百姓也要平平安安渡過去呵！

就在一九四三年春天，西溝黨支部書記李順達同志出席了區公所召開的幹部會，會上農會主席傳達了毛主席關於組織起來、生產自救的指示。農會主席說這兩年的災情非常嚴重，怎樣才能平安渡過災荒呢？毛主席在延安發表了講話，他說除了向地主富農展開借糧鬥爭以外，重要的是把農民組織起來，生產自救；這就是今後戰勝災荒的唯一出路，也是

农民发展生产的方向……

“組織起来”，这个新名詞順达是头一次听说，经过农会主席的解释，他很快就明确了意思，是叫受苦人捧成一股劲作务庄稼：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助，遇到什么灾荒，大家都来想办法克服。人多手多主意多，力量也就大了，不用老提心吊胆过日子了。順达听了报告，心里想道：毛主席真英明咧，他把咱受苦人的苦处都揣摸透了，给咱们出的主意这么好。

順达回到西沟就忙开啦，党员們从地里一回来，就站到順达的窑洞里，听他講組織起来的好处。宋金山是个好党员，对党的政策法规，从来是积极拥护的，因为他懂得，抗日政府是为穷人們办事的政府，党和毛主席說的話，都是向着穷人的。所以，宋金山听了順达的話就第一个拥护“組織起来”。桑运河是个最穷不过的受苦人了，孩子又多，靠他一个人起早搭黑地干，还捎带挖野菜、打树叶，仍沒法把一大家子养活，經常是东家借一升，西家借半碗地过着。虽說减租斗争胜利以后，给地主的租子少了一些，穷光景还是沒轉过来。他听说組織起来互助生产，喜得咧开了大嘴，早顧不上吸他那旱烟管啦。宋金山刚說完拥护組織起来，桑运河就問道：

“順达，我也同意組織起来開互助，可是咱家苦穷呵，不知够条件不？”

順达說：“越苦穷才越要組織起来，只有生产開好了，穷日子才能变富，你們家人口多，組織起来以后，女人和孩們也都能分工参加些劳动，比方紡花織布、喂猪放羊，能增

加收入，比靠你一个人沒明沒夜地受強多了！”

經過順达一解釋，大家开始了解組織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就因为自古以来作务庄稼都是各家干各家的，不知道大家伙能能不能鬧好，所以象馬海兴他們几个還沒拿定主意，究竟是参加呢，还是不参加。順达根据区上的指示，和村里的黨員們合計了合計，决定讓李順达、宋金山、李德才、路文全、王周則、桑运河等六戶最苦穷、最坚决拥护“組織起来”的貧农組成了第一个互助組，民主选出李順达为互助組組长，称为“李順达互助組”。

互助組成立起来了，村里的几家地主富农就是瞧不慣，一提起互助組，脑袋瓜搖得象个貨郎鼓似的，滿口的冷言冷語就噴了出来：

“天生的穷骨头，巴掌大的地沒一块，驴尾巴也沒一条，倒想立个門面，做梦去吧。”

还有些好心的老实疙瘩也劝順达說：

“算了吧，順达，鬧那互助干甚哩，龙多不下雨，人多瞎翻鬧，相依相靠，倒了鍋灶。”

順达心里是有个底底的，他說：“我們相信这句老古話：

‘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只要大家团结得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下去，互助組一定能办好！”

第二天，互助組員开始往地里送肥了，六个人六副担桶，一个比一个跑得欢。桑运河平日独自家上地干活，总是沒精打采的，今天却是有說有笑，好象年輕了十来岁。休息的时候，順达对大家說：

“咱們虽說是穷兄穷弟，可是人穷志不穷，有党和抗日

政府給咱們撐腰，就准能挖掉那劣根根！”

宋金山听了不住地点头道：“办互助組是毛主席給咱穷人指出的一条光明道，咱們順着这条道走就沒錯！再說，全村人的眼睛都瞧着咱們哩，咱們只能把互助組办好，不能办坏！”

六个人說說道道，亲亲热热，就象一家人一样。干起活来都特別卖劲。原来計劃二月底把肥送完，結果沒出正月就送完了肥。順达和組員們一合計，認為要多打粮食，单靠租种的几块薄地是不成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开荒去。一提到开荒，組員們个个都是磨拳擦掌，說正好利用这两个月時間开些荒坡。路文全是个麦秸火脾气，他一听说开荒，便叫他女人赶紧捋了两块干粮装进衣兜，就要上山开荒去。順达一把抓住了文全，說：

“慢些，咱們还得想周密些。西沟的荒山坡多是多，可都是地主老財霸占了的，咱們六戶人家就这么直通通地去开荒，怕不太妥当，咱們該向区公所請示一下才对。”

順达的話倒是提醒了大家，可是路文全却冒冒失失地說：

“我看不用請示了，地主老財霸占了荒山荒坡就不合理，咱們不用搭理他，只管开去！”

宋金山說：“話不能这样說，对地主是該斗争的，但要按咱們抗日政府的政策办事。只要咱們的要求正确，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咱們。”

一場辯論完毕，都同意叫順达到区公所去一趟。事情也凑巧，順达正要往区公所去，就接到区里送来的一件公文，

正是关于开荒的指示，上面写着“……为了生产自救，政府规定，凡属荒地，谁开谁种，谁种谁收……”

这指示是一场及时雨，来得正是时候；互助组的组员们听了都高兴得了不得。几家地主听说抗日政府颁布了开荒政策，本来肚子里一百个不满意，也没敢说出来。

第二天一清早，顺达等一伙人就扛着六把镢头上山了，抬头望去，只见满山坡的乱石烂柴坨攪在一块，那柴禾长得有半人高，说了一声干，他们脱下小袄，扔了箍头手巾，六把镢头叮叮当地响，落在石头上冒出金花，落在土上砸个深坑。是呀，他们咋的不高兴呢，等到开春下了种，秋后就刨出圆格溜溜，粉格唧唧的山药蛋，一布袋一布袋往家里扛，不用老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了，这有多好！他们一边说笑一边刨柴禾，谈谈现在的计划，谈谈将来的甜日子，那干劲也不知有多大。

开荒开到第三天头上，组员李德才的镢头怎也捞不起来了，刨一下得歇好大一会。素来关心别人的顺达早把这些看在眼里了，他放下镢头走到德才的跟前，搭住德才的肩膀问道：

“你身子难受了么？也许是这几天干得太累了，快歇歇！”

德才抓住顺达的手，眼泪水扑簌簌地滴落下来。他这个受苦人没明没夜地受了半辈子苦，是顺达头一次关心他，怕他累着，叫他歇歇哩，他咋能不感动呵。顺达还是搭住他肩膀说：

“都是自己人，互助组好比自己的家，有什么困难只管

說，別憋在心里害急。”

德才哽哽噎噎地說：“家里已經三天沒吃的啦……”

順達着急地說：“怎么，你餓着肚子上地來？”

李德才点了點頭。順達急忙提起自己的干糧袋，把僅有的一塊半糠窩窩都塞到德才的手里，還怪怨他說：“你怎么不早說呵？”

德才啃着窩窩頭回答道：“咱們幾個誰家也不比我強多少，我咋能開了這口？”

順達說：“不能這麼說。就正因為咱們是窮哥窮弟，才更應該互相幫助。”

歇晌的時候，順達把大伙叫在一壘，對他們說：

“現在是青黃不接的時間，誰家里缺吃的都要說話，咱們這個互助組不能餓着肚子鬧生產，雖說咱們家里都沒有多餘的糧食，也得共同想辦法過了這一關，等到夏收接上嘴就好了。”

他們在地里澄了澄底，原來路文全和王周則家里也快斷頓了。這時，順達的娘郭玉芝也在附近地里拾柴禾，順達跑了過去，悄悄地和娘商量，他說：

“娘，咱們互助組里有几家沒吃的了，咱家還有些甚吃的？”

娘聽出了兒子的心思，就說：“咱家去年晒下的干野菜還多哩，能吃到夏收。救別人要緊，咱家還有五斗玉茭，兩石多谷糠，先拿出勻給他們吃，別叫把人餓壞了……”

娘的心有多善良呵，順達趕緊跑回來，把娘說的話給大家說了，宋金山和楊來發也都表示要省吃省喝，拿出糧食幫

助困难戶。經過一番互助救濟，李德才等三家把吃的問題解決了。開始進一步考慮互助組的生產問題。順達娘郭玉芝提出來，要把六戶人家的婦女組織起來，成立紡織喂豬小組，這小組成立起來後，順達娘當了小組長。六戶人家的娃娃也作了分工：有的管放牛，有的打豬草，有的照料弟弟妹妹，人人都有活兒干了，處得十分和睦。六戶人家的心連到了一塊，干劲也更大了，不到一個月，就開了近四十畝荒坡，還在地里刨出了樹根柴禾五萬多斤，熏下草皮荒肥九千多担；光柴堆和肥堆就象兩架大山一樣，村里人瞧見了都羨慕得不行，說組織起來就是辦了大事，互助組就是好。有幾戶貧苦農民跑來申請，要求加入李順達互助組。於是，這個互助組由六戶增加到十六戶，分成了三個互助組，聯合組成一個拔工大隊，李順達被大伙選為大隊長。

六戶人的互助組發展為十六戶人家的拔工大隊，這力量又增強了，三個互助組之間展開了生產競賽，紅旗旗插在太行山上，誰也想多干些活，把紅旗旗奪了來。本來，區上給他們分配的開荒任務是三十畝，可是他們一口氣就開了一百廿畝。他們在新荒地撒下菜種，到了五月就收回了新瓜，六月份的鮮菜一担一担地往回挑，七月份刨出山藥蛋十五萬多斤，每戶平均差不多一萬斤。十六戶人家的屋前屋後都堆滿了山藥蛋、紅白蘿卜，婦女和娃娃們忙着搽呀、洗呀、切呀、晒呀，干下的山藥蛋片和蘿卜片也不知有多少，反正是吃也吃不完。王周則家干下的山藥蛋片存了十來年，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吃完。

互助組辦得有了成績，上級表揚，群眾也夸，組員們更

是高兴。桑运河說：“这日子就算不賴了，盼到头了！”

順达摇摇头对大家說：“拔掉穷根不是件簡單事，不要說一年二年，就是十年八年也干不完，拔了穷根还得栽富根啦，不能松了劲气！”

听了順达的話，大伙的心劲更高了。地里的活都是精耕細作，肥料上得足足的，秋天光谷子和黑豆就收了一百四十多担。有了粮食，大家就商量給互助組买办些家业，他們买回五头好牲口，还有犁、耩、耨、耙等几十件，准备进一步发展生产，西沟的农民看到互助組兵强馬壯，劲头十足，日子一天比一天富了，便都想走組織起来的道路，收罢秋，全村三十戶人家就有二十八戶加入了互助組。

李順达和他的互助組員們干出这样出色的成績，因而带动了广大农民走組織起来的道路。收罢秋，县里召开了劳模大会。在会上，順达同志把互助組如何开荒、如何发展生产的情况給大家一一介紹了，談到粮食多打了，組員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过好了，会場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到会的人都表示要向李順达互助組学习，就在这次会议上，县委还表揚了順达娘郭玉芝，他們被評为母子双状元。沒过几天，順达又出席了晋冀魯豫边区政府召开的第一次群英大会，大会十分重视李順达互助組成立两年間所做出来的成績，并讓他在大会上講了話，順达走上台說：“我祖祖輩輩是受苦人，受地主老財压迫剝削的年代，沒吃过一頓飽飯，現在听了党的話，走了組織起来的路，日子才开始好过了。”順达同志的談話深深地教育了广大农民。大会选他为头等英雄，并号召边区农民走李順达互助組的路。为了鼓励这个互助組再接

再勸，做出更大的成績，大會贈給了互助組一頭大黃牛和一面紅旗，紅旗上的題字是：“邊區農民的方向”，這面旗幟高高地飄揚在太行山上，它的确成了農民們學習的榜樣和方向，於是，全太行區都掀起了互助合作的運動，老根據地的農村出現了轟轟烈烈開生產的繁榮景象。

天下農民是一家

一九四四年春天，互助組正忙着下種，離西溝一百來里地的石城發生了蝗蟲災害。那蝗蟲飛起來能遮住天，落下來能蓋住地，凡是蝗蟲到過的地方，庄稼和樹葉全吃光了。抗日民主政府為了消滅蝗災，動員全县民兵到石城去剿滅蝗蟲。順達接到這個動員令以後，就立即召集了一個群眾大會，把剿滅蝗蟲的重要意義給大家說了。順達剛說完，桑運河就發表意見了，他說：

“自古道，蟲不吃山西，凍不打河南，山西不該遭蟲災，就說嘩嘩飛來兩個大螞蚱，它自己就會飛走的，打它干甚？”

運河這麼一說，倒也博得了少數人的同意，有個叫馬海興的，平素自私心就重，這會也反對支援別區打蝗了：

“石城有蝗蟲，管咱們西溝甚么事？再說幫人家打蝗蟲，咱們自己的地種呀不種？辦起互助組剛收了兩年好秋，今年倒不種地了，喝西北風去？”

馬海興的話剛落音，群眾里面就起了哄，有的人反對這個意見，也有個別胡塗腦筋同意。順達和幾個黨員囑咕了一陣就說：

“老乡們，天下农民是一家，別处的农民有困难，咱們應該帮忙。眼睛不能光瞅着自家的飯碗，咱們西沟的生产鬧得紅火，要叫別处也鬧得紅火才行。眼瞧着別处有了蝗灾不管，这說得过去嗎？”

人群里又哄嚷开了，絕大部分人都同意了順达的意見。宋金山說：

“不打石城的蝗虫，咱們的生产也鬧不好！蝗虫这东西有翅膀，吃完一处飞到另一处，所以支援別处也是为了自己。我現在报名打蝗虫去！”

宋金山說罢，好几个人也爭着报名，一会儿工夫，一支打蝗队就組織好了。蝗虫要打，家里的地也得种，区上决定讓順达留在家领导生产。

精壯男劳力都走了，家里只留下老弱和妇女孩子。可是妇女孩子沒上过地，沒技术。順达把大伙都組織起来，亲自教他們如何掌耩，如何刨窝、点籽。掌握了技术就开始下种了，順达很会做宣传工作，他經常說：

“春忙秋忙，綉女下床。男人們打蝗去了，互助組生产的担子，咱們要担起来，来个打蝗生产双胜利！”

妇女們听了順达的話，劲头別得足足的，都是天不明起来做飯，然后带上干粮上地，中午在地头吃飯，晚上还搭黑干。先把打蝗虫队员家里的地都种了，再种別家的地，这么紧着干了二十多天，全部的土地都下了种，还种得挺好。順达說：

“妇女們有本事，地里的活做得滿漂亮，以后咱們妇女不用老呆在家里了，和男人一样上地去！”

婦女們也說：“只要有人給咱照料孩子、做飯，咱們也能見天上地來！”

一九四六年秋天，黃灿灿的莊稼正要收割的時候，閩錫山勾子軍向上黨地區進攻了，武裝委員會接到了上級指示：立即調動全村民兵開往前綫參戰。任務是非常緊迫的，不容許有片刻遲緩。武委會主任張芝槐同志立即召集民兵，交代了戰鬥任務。可是一個實際的問題擺在大家的面前：秋收剛開頭，男勞力一走，單靠婦女孩子，能不能把秋收回來？若是秋糧收不回，一年的勞動就等於白費，對鞏固和發展互助組是有影響的。為了保證把秋收回來，區里決定仍然讓順達留下來領導收秋。順達是服從組織分配的，他知道秋收工作的重要意義。

民兵就要出發了，一輩子被飢餓吓怕了的王周則也要參戰走了，他可總是放不下這顆心。黃灿灿的莊稼實在愛人哩，若是收不回來，一家人又得挨餓了。參戰的民兵隊伍出了村，他又跑了回來對順達說：

“順達，我走啦。家里收秋的事全交給你了。”

順達說：“你只管放心，靠咱們互助組的力量，就能把事办好。”

王周則參戰走了半个月，心里还不实在，瞧見別處收割莊稼，就想起自己地里的玉茭和谷子。他想：多好的玉茭、谷子呵，要是遇上几个刮風下雨的天氣，不是白白糟蹋在地里了？到明年又落个吃樹葉、啃草根，有多冤枉！这么一想，就向上級請了个假回到了村里。王周則一心惦着地里的

庄稼，一口气往自己的地里跑去，远远地就瞧见地里光光的，象剃了个光头一样，他心里一惊，再到场里一看，一坨堆一坨堆的谷和豆子、玉茭都收拾好了。他的一颗心才跌进了肚里，决定不再进自己的家，马上返回部队。他拿定了主意，便上山往前线走，谁知翻过一架山，正遇见顺达领着一大群青年妇女扛着谷子过来了。王周则心里不安然，想躲开也来不及。顺达却早了见他了，在和他打招呼：

“周则，多会回来的？有甚要紧事吗？”

王周则吱吱唔唔地说：“没甚要紧，是……是鞋破了，想回来取双鞋……”

顺达瞧着周则的鞋果然露出了脚趾头，立即把谷捆放在地下，脱下娘给他做的新鞋递给了周则：“给你，这双新鞋耐实，穿上行军正好。”王周则不好意思接过来，顺达说：

“穿上，把你的鞋换给我，我在家咋样也好办。”

王周则穿上顺达的新鞋，他激动地对顺达说：

“我回去给咱村民兵捎个信，就说家里的秋庄稼全收下了，叫大家安安心心地打敌人！”说罢，他一溜烟跑到前线，把家里收秋情况给民兵们说了，民兵战士的情绪更高了，都说一定要把长治打下来，争取前方胜利后方庆丰收。不多时，西沟村的民兵立功啦，被评为模范战斗连。立功喜报送到了西沟，顺达把消息告诉大家，妇女、孩子们高兴得很。虽然男人们走了，秋收工作比那年也做得细，孩子们组织的拾粮队，的确做到了颗粒还家。西沟的互助组就是这样生产和支援前线的，劳武结合的办法把群众的生产情绪和思想觉悟都大大提高了。

土地也翻身啦

经过四年多的互助生产，打下的粮食年年有余，家家户户不愁吃喝了，紡織小組紡的花、織的布扛到河南換回了棉花又紡織，除了賣出的一部分，還給各家制了新被、新褥、新衣服，順達娘常對他說：

“日子就是熬出來了，順達，咱窮人全靠共產黨和八路軍搭救。你要好好地給大伙辦事，把咱們的生产鬧得更興旺！”

順達每次听娘說這些話，心里就甜絲絲的，真的，自順達開始記事起，從來沒見娘象這兩年一樣高興過。是呵，娘已經是個共產黨員了，是他的革命同志，她當然懂得咋樣關懷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懂得咋樣幫助孩子把工作鬧好。互助組里的事情無論大小，她都要過問，生产上的活兒能插手的她都要領著頭干，要是誰家有了什麼困難，她總是千方百計想辦法幫助別人克服。她管過几十年的家，在辦起互助組以來，她更把互助組當成了自己的家，成天和順達、宋金山等幾個在一起研究組里的工作。

這一天，他們正研究出這麼一個問題，即是這兩年來，組員們的生活過好以後，有個別人對生产不再是那麼積極了，上地時候沒有前兩年的勁頭大，有時候還抱抱怨怨的，說窮山窮溝的，再互助下去油水不大了，不如離開西溝，搬到山下去，桑運河就是這麼一個人。還有的人認為地主打倒了，如今有了土地，搞生产人人都會，不用再鬧互助了，馬海興和張引群就是這類人。順達和同志們研究後，認

为如果不把提高产量的问题当成一回事，而只凭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办法种地，互助组就没办法办好。顺达娘认为，有些人不愿参加互助组的原因，是男劳力支前走了后，妇女们刚开始学种地，没掌握好技术，活儿做得慢，还不大规格。党支部把这些问题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给互助组的指示是把眼光看得远些，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具体办法是精耕细作与提高技术相结合。西沟的党员们得到了这个指示，又热火朝天地讨论开了，并提出了“人翻身地也翻身”的口号。

在刚开始推广新技术和优良品种时，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就在那年，顺达从外地弄来了金皇后品种的玉茭子，这种金皇后比土玉茭大得多，可是群众不相信。桑运河又是第一个反对，他说：

“咱们西沟是天生只长土玉茭的地方，金皇后种下黄不了，想吃金皇后到平川地方去吧。”

马海兴也怕新品种不如旧品种好，说见也没见过这种玉茭，不敢胡种。顺达娘听了这些话，就和顺达商量，她说：

“老农民都说眼见为真，耳听是虚，咱们就拿自家那亩地先做个试验，半亩种上土玉茭，另半亩种上金皇后，叫大家亲眼看看，究竟那好那赖。”

顺达听了娘的建议，觉得是个好办法，娘儿俩就这么种下了两样玉茭。还没到收获时节，人们就瞧出了个高低：土玉茭瘦骨棱棱的，圪肚子又细又小，金皇后呢，高高大大，壮壮实实，一个个都象个棒槌，玉茭颗粒又大又饱满，等到秋收一算，半亩土玉茭打了一石五斗，半亩金皇后打了二石三斗，活生生的事实摆在眼前，谁也相信新品种了。从此，金

皇后就在西沟安下了家。为了改良品种，順达又提出了“母壮儿肥”的建議，把顆粒飽滿壯实的籽儿挑选了出来留着种籽，还推广了溫湯浸种和葯剂拌种、谷子大垄密植、玉米刨窝点种的新技术。順达从外地参观回来以后，觉得三条腿耩苗稠不通风，影响庄稼生长；而别处用的两条腿耩是垄大通风，便于耕作，还能节省劳力。順达便自己动手仿造了两条腿耩，他扛上两条腿耩到沟前沟后給大家种谷，那年的谷子比那年都长得好，馬海兴种的四亩谷原来只打五石，那年就打了八石，路文全的谷子也多收了三分之一。

由于提高了耕种技术，改良了农具；互助組的生产是越鬧越活跃，劲头越来越高，产量越来越大，人們都說：“自古以来，西沟就沒见过这样的好收成，互助組真能办下漂亮事，連土地也翻身啦！”

順达笑咪咪地說：“千好万好都归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好、办法好，咱們农民只要听上党的話，跟上党走，这生产就会越鬧越紅火，日子也会越过越美气！”

向毛主席报喜

办起互助組已經有了八年，家家户户的小日子越过越美气啦。收罢秋，大家总要互相祝賀一番：

“好年成咧，比去年又多收了几布袋！”

“是呵，一年比一年收得多，越靠后日子就越好过啦！”

“千好万好，是多亏共产党毛主席的办法好，全因为办起了互助組，才有今天的好光景！”

你一言，我一語的，那里說得完呢？日子一天赶一天富，肚肚里的話就一天赶一天多，千言万語都是感謝党和毛主席的。你瞧瞧去，家家戶戶的窑洞里都挂上了毛主席的象，端起飯碗的时候，想起他老人家，穿件新衣裳的时候，想起他老人家，把一布袋又一布袋的金皇后玉菱往缸里倒的时候，把新制的被褥展开来休息的时候，更会想起領導受苦人翻身、領導受苦人組織起来的毛主席呵！

乡亲们們都提議过許多次了：开一个群众大会，把咱們互助組八年来由穷变富的經驗好好总结总结。

就在一九五〇年春天，中共西沟党支部書記李順达召集了群众大会。人人都穿上了新衣服，箍上了新手巾，就从这些装扮上，也看得出今天过的这热火日子：想起从前单干的时候，受尽地主老財的剝削压迫，老天爷还專門和单干戶作对，不是洪灾就是旱灾，要不就是风灾、雹灾、虫灾，受的那罪呵，就甭提啦！順达同志就說过：“众人合一心，黄土变成金。”說得对，有道理！由于人多心齐办法好，大伙平平安安渡过了灾荒不說，解决了劳畜力困难，又提高了耕种技术，粮食多打了，吃穿不愁了，三十戶人家不是三十条心了，三十条心擰成了一条条！

大会越开越熱鬧，你一言，他一語，都是感謝党和毛主席的話，大会开到半中腰，群众激动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了，有个社員提出要給毛主席写封信报喜，就說听上他的話，日子有了奔头，就說西沟的群众要一个劲跟他走！这个提議得到了大伙的同意，都說“給毛主席写信，給毛主席报喜！”群众总结会开到这里順达同志接受了大伙的意見决定先給毛主

席写信，于是，大伙围成一坨堆，由县委会的李琳同志执笔，写成了这样一封报喜信：

敬爱的毛主席：

您好！

俺們向您报喜了！

俺村是在太行山的脊梁上住着哩，山很高，沟很深，过去除了地主要租要债，没人来这山沟沟。旧社会里，俺們大多数人给地主当长工租种地，年年是吃糠咽菜，冷得过不了冬天。自从来了共产党，领导俺們打倒了封建地主，才翻了身。一九四三年，听了您的話，成立了互助組，平安无事渡过了灾荒，克服了劳畜力困难，生产战争两不误。这几年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細作，加工加肥，切垫土地，改良土壤，做到了組織起来和提高技术相結合。大家还伙改了双腿密植耩，推广了金皇后，做到了温湯浸种，药剂拌种，改变了春天不犁地的老习惯。这些都証明“种地沒巧，出力就好”的說法不对头。俺們都感到听上您的話，做事沒有差。只有提高耕作技术，才会多打粮食。解放以前一亩地只打一石三斗多粮食，去年收成不算好，一亩地还平均打二石一斗三升。全村三十戶家家有余粮，最多的余十五石，最少的也余个三两石，全村共有余粮一百三十多石。过去俺这穷人家，連根驴毛也沒有，现在有牲口二十八头，羊一百二十只，还伙造了一百多亩林、几千棵树。我們的家当大得多了！八年来，俺們在一块劳动，就好象一家人一样，誰也不想离开誰。俺們在总结八年

互助組的經驗時，總結到這里，都高興得不知道怎麼好了。都說：“好時光都是您老人家給的，要永遠跟着您走！”雖說俺們的時光好過得多了，可不能浪費，要聽您的話，仔細成人家，把余糧用在生產上，讓地多翻幾番。多打些糧食，多長幾棵樹，多養幾頭牛羊，使俺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

去年秋後，俺們的大隊長李順達到北京參觀回來，告俺們說：他見到您老人家，還和您握過手哩！他還說您問訊俺們大家啦。要俺們把南瓜種的大大的，把玉菱棒子種的長長的。一聽這話，都想一下跑到北京去見見您啦，都說：“俺們一定要聽您的話，永遠聽您的話！”

祝您身體永遠健康！

中共各位首長身體健康！

平順縣二區西溝村互助組全體

五月十五日

好男要當八路軍

張芝怀 口述
竹林 整理

……自打村里的减租斗争胜利地结束以后，咱穷人们好象从头上搬掉了块大石头，祖祖辈辈没展过的眉眼，这才有了笑容。特别是李顺达领导大家办起了互助组，开荒坡，搞副业，日子过得一年强。收罢秋，家家户户的瓦缸再不象往年那样空得当郎当响，如今装上了粮食啦！常年出不了门的姑娘媳妇们，也喜笑颜开地出来了。因为做老人的只要手里稍稍宽余了点，说什么也要给孩子们扯几尺粗布，缝件衣穿。过去，她们出不了门，那是因为连件遮身体的破衣裳也没有啊！好日子是共产党给咱们大家的，咱受苦人，那一个不懂得，党就是咱们的引路人，党就是咱们的大救星！就连六、七岁的小孩们，也成天高声唱：

共产党是亲娘，
给咱人民好时光；
毛主席是恩人，
领导咱们拔穷根；

……

打垮了吃人肉喝人血的地主恶霸，又组织起了互助组，按理说咱穷人们真该过几天安生的日月了，可是，做梦也别

想有个安生啊！別說那喪盡人性的日本鬼，不住气地來打蕩，就是國民黨軍還不是些刮民的強盜，跟日本鬼子長着一個心眼，糟蹋得咱老百姓哪還有活頭？恨得咱老百姓成天咬牙切齒地說：“白狗跟黃狗是一樣的凶惡，咱們老百姓拿上刀槍挖掉他們的心肝也不能解恨呀！”

是啊，哪個善良的百姓能不痛恨敵人！哪個有血性的青年不想扛起槍來上戰場，給咱人民報仇雪恨！

一九四五年，我已是一個結實的大后生了。別說我還年輕，才十九歲就當了村民兵中隊的指導員。可我們這裡的民兵幹部多得很，象中隊長張旺興、小隊長張買狗等，哪個不是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呢。我們從小一塊長大，是玩槍耍火的好同伴，現在一同當民兵，是齊刷刷的武裝幹部，成天帶領大伙，造地雷，埋炸藥，配合八路軍打游擊，個頂個的都是精明強悍的好小伙。平常工作閑暇也總愛湊在一起，拉兩句心頭話，這個說我的槍法准，那個夸自己的力氣大，一句話，都想扛起長槍當個八路軍，好痛痛快快地消滅敵人！

有一天，我和旺興正領着大伙在山圪梁上練習瞄準。調皮的小存達，滿頭大汗飛跑來對我和旺興說：“快，隊長、指導員，我哥回來啦！我哥打區上回來啦！”

我說：“順達回來有急事嗎？”存達咧開大嘴直笑，一把拉着我和旺興就走。旺興有點性急，搞不清是咋回事，就粗聲大氣地說存達：“大伙在工作，你來搗什麼亂！支書回來，就是天大的事吧，等一會再去還不行？”

“不，快走吧！這就是天大的事啊！”存達不管三七二十一，依然拉着我們一個勁地走。我也急着說存達：“你快

說，究竟是什麼事，等一會再去不行？”

存達放低聲音說：“不能說，現在還在保密，反正是大事情呀！”

一聽說大事，旺興很有把握地說，一定是有了戰鬥任務，我也斷定說准是，可小存達却擺擺頭說不是。我們三人正在說道，正好順達迎面走來了。沒等我們開口哩！順達就笑啦，然後，他又板起面孔來說存達：“誰叫你急着去廣播，沒紀律性！”

“哥，你可別冤枉人，你問他們倆我說了啥啦？”小存達嘟囔地撅起了嘴巴。我和旺興等不及地急問：“順達哥，你就快說吧！究竟是什麼大事呀，我們還不知呢。”

“好，咱們到家里研究吧！”當順達告訴我們上級給了我們一個最光榮的任務，就是要組織一批青年去參加八路軍的大事情時，我和旺興一把摟住了小存達，高興得跳了起來。

參軍，的確是一件大事情，也是咱青年們早有的心願。在當天晚上開動員大會的時候，我第一個向大伙表決心，要報名，我的話還未說完，“報告、報告”，幾十個拳頭伸得老高，都搶着表決心。順達說：“不要着急，區上給咱村只分配了六個名額，還有嚴格的條件規定：第一，覺悟高，工作好，家庭成份好；第二，身強力壯，年齡相當的；第三，無牽無掛，自覺自願……。”順達的話剛落音，听吧！這個說，我够條件，那個說我合標準。吵得幾乎把房子掀了翻來。尤其是小存達，他明知道自己的年齡還小些，一個勁地扯住我的胳膊說：“指導員，你和我哥他們研究人名時，可

不能忘了我。”

“嗯，忘不了。来，讓我看你够不够格？”我用力地跟他扳手劲，他豁出了吃奶的劲儿把脸憋得通紅，可死活也不肯松手，把坐在旁边的人逗得哄哄大笑。头天晚上刚开了这么个动員会，第二天，前沟后坡就被年輕人們喧騰得象办喜事一样的熱鬧。大家爭着搶着来找几个領導干部報名。說实在的，这倒真叫人做了难，滿共才六个名額，这一下報名的人有六十个还要多，那个人的条件也不含糊。就說我們几个武装干部，我說我去，旺兴說他去，就連支書順达还要爭着去哩，究竟該决定誰呢？真不好拿主意。根据这种情况，党支部只有采納群众的意見，派旺兴到区公所向上級要求多增加些名額。旺兴連夜赶到了区公所，帶着喜信回来了。大伙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都关心地問他批准了沒有，他喜孜孜地說：“批准了，上級說，在保証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名額可以由咱們自己决定。”这话真入耳，說到大家心上啦！劈劈啪啪响亮的鼓掌声，就象响雷。

按照上級的意見，当天我們就研究决定了名单。我們都認為象順达、丑孩等几个村干部必須得留下，搞地方上的工作，由我和旺兴帶队，共挑选了三十六个精悍的小伙子組成一个排參軍。这个决定喜坏了我們青年，更乐坏了我們的父老兄弟姊妹們。人常說，骨肉相連亲，那家沒亲人？大家忙着做紅花，刷标語，連夜赶着縫鞋做袜准备給我們送行，乡亲們那股热火劲就別提有多么高啦！特别是对我这个从小失去父母，在乡亲们帮助撫养下长大的孤儿，照顧得更周到，张家給我做新鞋，李家給我縫新袜，临走前的那几天，順达

娘，死拉硬拽的把我叫到了他們家。提起這老人家，真是位最開通不過的好母親。一九三七年送走了他的二兒富達，今天又在送自己的小兒存達。按說小存達的年齡還小哩，可老人家高興得一個勁地對我說：“芝懷，俺存達和你們一塊被批准了，這就叫我放了心！要不然，你們一走，他准要跟他的哥鬧呢！”

我說：“大娘，存達才十七呵，你舍得他走？”

“舍得，舍得呀！孩子。”老人家激動地緊緊抓住我和存達的手說：“听着，孩子們，八路軍是咱們的救命恩人，你們跟上走得再遠，當老人的也放心！再說，”老人家臉上忽然湧起了一層陰影：“孩子，日本鬼子不消滅，受苦的老百姓一天不解放，咱們就甭想過安寧日子，去吧，孩子，堅決些，勇敢些，不等全國解放，可別急着回家。”

“嗯。”老人家的話說得真好，我們渾身都熱呼呼的。小存達傻呼呼地說：“娘，你放心吧！有一天我總要抓幾個活的，叫你千刀萬剮他們。”老人家被兒子的話說的得意地笑了起來。做母親的心總是那麼細，一遍又一遍地還在不住嘴地囑咐我們在隊伍上要聽上級的話，事事要跑在頭里。

我們就要走了，這天晚上，順達和娘特地做了一頓好飯給我和存達送行。他們全家人千言萬語，直叮嚀了我們半晚上。順達的話我記得最牢：他說：“不管走到天南還是海北，一顆心跟黨走，要當毛主席的好部下。”

我說：“放心吧！順達哥，我們一定要向你學習。”

第二天，天剛亮，村里就響起了鑼鼓鞭炮聲。順達嫂早替我們服服貼貼地理好了行裝。我們整隊出發了。送行的親

人們都爭着搶着給我們披紅又掛花。旺興的新媳婦也羞羞答答地親手給男人掛上了一朵大紅花，人們逗得小兩口滿臉都通紅啦！夾道歡送我們的親人們不住地囑咐叮嚀，我們一個個昂首挺胸的，覺着又光榮又體面。

“回去吧！親人們！”我們向大家揮手，乡亲们誰也不肯停步。我們爬上了山頭，人群跟上了山頭，我們走在溝里，乡亲们涌在溝里。那個場面呀！真叫人興奮。我聽見順達放大喉嚨帶領乡亲们呼口號：“送親人上戰場是咱們大家的光榮！咱們在後方要加勁生產支援前綫！……”我也馬上帶領我們的隊伍高呼着：“好男兒要當八路軍！勇敢殺敵，給乡亲们報仇雪恨！”

我男人劉建興

郭玉兰 口述
长青 整理

我那男人刘建兴，人家都说他做事又稳，又准，又实在，是个有办法的人。这话说得对是对，不过还应该加上一句：是个不会说不会道的老实疙瘩，就象那茶壶里煮饺子，有东西倒不出来。我成天爱叨叨他两句：“人家学了文化，听个报告的真顶事，口才锻炼得呱呱叫，一说就是一套套，让人听了心服口服的。你呀！当上干部这么多年啦！除了埋下头来干活，那张嘴么，就象谁给上了把锁子，总是闭得严严的，你说，这还叫什么好干部？”

“当个好干部又不是光凭嘴哪。”他连第三句话都不想说，转身就走了，还是不声不响的在干他的事！我呀，就经常撅着嘴巴在生他的气。可是，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就是个火性子脾气，嘴上爱叨叨，心里实在是不能不佩服他。

我十二岁那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爹爹背上我，光着身子进了他的家。哪知道，他家比我家并不强三分，那时，他十五了，给地主赶牲口，夏天光脊梁赤脚板，冬天披着麻口袋片。十冬腊月天，他从外面回来了，两只手冻得红肿红肿的，十个指头就象十根红萝卜。想滚口热汤给他喝喝暖暖身子吧，可是缸里连一颗粮食也没有。我婆婆成天是长吁短

叹，这日子过不下去呵！

建兴不声不响地出去了。一会儿拿了两把干野菜回来，扔到锅里煮开了，这就算是一顿饭。那日子真不能再说，说起来我就心酸。熬到我十八岁那年，他二十一了，我们一家做了顿圪生糊糊饭吃，就算成了亲。我听人家说，新结婚的夫妇格外亲。我们结婚的第二天晚上，建兴就没在家过夜。一家人满山坡地找，也不见他的影影儿。怕是狼吃了吧！哭得我死去活来，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清早，他倒是笑嘻嘻地回来了，看那样子还满得意哩！我急急忙忙地上去一把拉住他，问他在哪儿睡的，人家吱吱唔唔就不肯说，气得我一整天没跟他说一句活话。你以为他以后就呆在家了吧！才不哩，十天倒有七八天不回来，你怎么问他，他总是搭不理，人要能气死，我早就气死过一百遍了。

就在一天深夜里，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对我说：

“玉兰，快起来做点饭，有亲戚来了。”

“谁？”我一边问他一边穿衣服跳下炕来。

“你就别问了，这亲戚咱们叫姨夫。”不过，他又小声地对我说：“做饭时手脚轻点，别叫左房右邻的听见。正说话时，门子‘吱呀’一声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宽肩膀，大个头，方脸浓眉毛的汉子，穿的也是咱老百姓的衣裳。建兴一把拉他坐在炕上。这人问长问短的说话总带笑，可和气哩！我把饭做成端给了他，眼巴巴地望着他，心里在想呀想的，怎么也想不起我们甚时候还有这个姨夫？大约他猜见了我的心思，就问建兴：

“你媳妇是哪个村的？娶过来几年啦？”

建兴說：“娘家是南腦的，家里穷，小时候就过来了。我俩成亲是在上月二十四。”

“哎哟！还是不到一个月的新媳妇哩！哈哈！我打扰了你们小两口了吧！”听见他跟我俩人耍笑，我羞得低下了头。这时，建兴对我說：“玉兰，到門外瞧一下人，我和姨夫有事商量。要是有人过来，赶快回来告訴。”

“嗯。”我出去了。在外面站了約有半炷香的时间，忽然看見，东山头和西山头上，有黑人影下来了，走得很快。我急忙輕輕敲門对屋里說有人来了。

“唔，不要着慌。”建兴把我叫到屋里，他又出去了。不大一会，他回来了，身后相跟七、八个人，原来其中还有和建兴在一起当长工的王起元、馬保德、刘来香几个穷哥儿們。把我家都挤滿了，他們围在一起小声地說了会話，說什么，我也弄不清，就听见我們那姨夫在說：“行，情况既然都摸好了，就馬上动手吧！”說完他一揮手，就三三两两地出去了。我男人走出去又探进头来囑咐我：

“玉兰，今夜不要睡着，听见我叫門就开，我們有要紧事，知道么？”“嗯。”我刚想問他什么要紧事，他已走了。

我瞪着两眼翻来复去在想事，虽然不知道他們出去是干什么，可是只要听见狗叫声，我的心就通通地跳。盼啊，盼啊！好容易盼得天快明了，还不見他們回来，真叫人心急。我正开門要出去看看，刚巧他就領着姨夫回来了。他俩滿身泥浆，汗水把棉袄也浸湿了。刚坐下来要喘喘气。砰！砰！砰！一陣乱枪声响了起来，把我吓怔了。可是姨夫却不慌不

忙站起来說：“狗東西，咱們干完了，他才发觉了，誰还怕他放馬后炮。”他脸上有一层得意的笑容。建兴說：“咱們得赶快隐蔽起来！”說着他拉着姨夫就走。回过头来又对我說：“玉兰，有人問我就說走亲戚三、四天了，沒回来。千万不敢胡說，懂么？”

“想！”他們走了，我心里更慌了，中央軍包围了村子我倒不怕，因为这些狗強盜十天八天的总要来糟蹋咱老百姓，已經成了慣事。我最耽心的是，他跟姨夫要是碰上了中央軍就糟了。我正在着急，砰！砰！枪子已經飞在头頂上了，眨眼間，門前已經站滿了端着明晃晃刺刀的中央軍，我来不及跑了，只好从草垛后一下子閃进了隔壁申大嫂家。申大哥和申大嫂抱着孩子挤在一起吓成了一团。申大哥小声地問我建兴在不在家，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說：“不在，他走亲戚去了。”我剛要张口問他中央軍这次来又为啥事。“砰！啪！”狗強盜一脚踢破了申大哥家的門，进来六、七个人，一陣乱翻乱搶，恶狠狠地吼叫道：“有沒有八路軍？快說！快說！”

“我們老百姓家哪来的八路軍？”申大哥理直气壯地回答。啪！啪！几个巴掌搥在他的脸上。接着門外又传来了一陣惨叫聲，原来是強盜們又在燒村里的房子了。申大哥的家也忽忽地冒起火苗来，勾子軍提上枪冲来冲去，只听见砰砰地乱响，也不知又死了多少人！

一片火光把山頭照红了，孩子大人的哭喊声震得天昏地暗。唉！想起这场灾难来，真是心酸。我望着自己的家門，喇喇地直淌眼泪。这帮狼心狗肺的活閻王在村里直烧杀了两

三个时辰才走了。

人死了不少，窑洞的門窗都烧焦了。建兴和姨夫也不知道怎样了？我坐在黑黝黝的窑洞里直发呆。半夜里，建兴回来了，他叫了声“玉兰”，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抓住他的手怔了一阵，才知道真是建兴。

“姨夫呢？”

“走了，我送他平安地走了。”他对我小声这样说，我才松了口气。这一夜，怎么能合上眼皮呢？我心疼自己那房子，不住地唉声叹气，他叫我把眼光放得远点。说呀！说呀！这时候他才告诉了我，说他干的都是革命的好事情，要我放心。还说，姨夫不是外人，是咱平顺一带领导闹革命的好同志。姓康叫康乐。说到这里，他问我懂不懂革命？我摇摇头，他说革命就是专门打敌人和地主坏人做斗争，为咱穷人翻身。昨天夜里他们一伙出去，就是完成一个掩护八路军送粮的任务。这批粮食是咱村里老百姓支援八路军的，八路军来了两个排，在他们的协助下将粮食全运走了。敌人来搜查就是发觉了这事，不过，粮食已运走了，发觉了也枉然。他说的这些，我听了又惊又喜，因为自己男人是给八路军办事，我当媳妇的也光彩呵！可是我又埋怨他说：“为啥不早告诉我，我也能帮助干点什么的。”

他嗽了一下嘴，才说：“我是怕你们女人家胆子小。”

“去，谁说胆小？什么事我不能做？”我这么一嚷，他赶紧阻止了我：“就凭你这副大嗓门，也要出事情！你既然要帮忙，就听我的，赶天明咱们就动手修补房子，以后工作多着哪！没有个房子可不行，知道么？”

“对！”我高兴了，心劲就更大了。那时候我是这么想的，自己男人干革命工作是个好样的，自己也要当个革命媳妇才算话。

自那以后，我们的破窑里经常是人来人往的，不是老康来过个夜，就是老李来打个尖，男的女的，多着哪！日子久了，我们就没分过你我，就象一家人那么亲热。我做饭，烧水，缝缝补补的，他们也插手帮忙。要是跑个腿，送个信，领路，护送伤员，都是建兴的事。别看我那建兴是个没嘴葫芦，干这些事可真叫好把式，从没出过事，人家都夸他，心又灵，腿又快，还沉得住气。只要听到一点动静，他背上文件箱，带上同志就溜了。溜到哪去了，谁也摸不着，反正他的办法很多，同志们只要跟上他，保险没问题。

有一次他护送一个负了伤的同志到安全的地方去。走了两天两夜还没有回来，我们急得要命，生怕他们出了事。那知道，第三天他回来了，浑身上下都变了个样，提着篮子拄着棍子，分明就象一个要饭的人。只是一走一跛一跛的。我以为他负了伤，其实是走路多了，脚上打起了泡。我用开水给他洗，问他：“疼么？”他说：“怕痛还能干好革命工作？”他呀！他这个人就是这么个脾气，不说话便罢，一张嘴，就叫人无法对答。

咱们的人和日本鬼子，国民党的遗残军在咱这山区，一直斗争了八、九年，我男人就悄悄密密地做了七、八年的掩护工作。直到四五年解放后，他才出头露面，一提起他的名字刘建兴，当年那伙老人们没有一个不知道。我记得，那时候，下乡干部一到了我家总要说笑一阵子：

“瘦子，別看你这个破窑洞黑黢黢的叫敌人烧成这个样子，它可不简单哪！許多首长和同志都在这里住过，它是咱当年的联络站。”

“还有，你們两口儿就更不简单了……。”同志們还要往下說。我就搶着說：“不简单，那是他，他是联络员。”

“嘿！联络员刘建兴的就不简单，可他的媳妇也是好样的呀！”

“哎呀！同志哪！可真会說話。”

这些年来，建兴的工作改了行。当村长，当乡长，当主任，兼支书的，名堂多着哪！別看他工作改了行，他那个脾气可从来不会变。不多言不多語的，只要是领导上分配給他的工作，他二话不說地就钻进去了。論起作务庄稼他是个在行的，挑担子，他那肩膀象鉄一样硬，上山下山跑起来跟飞一样；把鋤头也有两下子，一天能鋤亩数地。要說他当干部，那就別說他是多么下辛苦了。还象往年一样，每天天不明就起来了，月亮星星滿天了他还没有回家。常常有人問我，你家建兴这陣子又在忙甚哩？虽然我俩不在一个队，說不上他的工作来。可是，要猜我准能猜它个八九分对。因为他要干甚，走的坐的总在謀着甚。比如說前几天吧！他一从地里回来，就背着手鎖着眉头，串来串去，一会跑到猪圈，一会儿进了厕所。嗯！不用問，我猜他一定是考虑肥料的事：不出預料，第二天他包的那六队果然来了个突击追肥的高潮，挖厕所，瀝熏肥，把所有的地都追了百分之三十的肥，地里的苗长得又肥又綠。这事传到了我們其它几个队，也馬上来了个学习六队的追肥高潮。大家爭先恐后地你赶我追，真是热

火朝天的。同志們都贊揚建興領導生產的辦法好。要知道多上一担肥，將來就能多收一斤糧呀！

建興在任何工作中總要受領導上的表揚，得下那大大小小的獎狀，獎品不知有多少。我一有空就把那些花花綠綠的獎狀往牆上挂，建興一看見總要說我：

“看你，挂上几塊就行了，一塊一塊都要往上挂，又不是夸功哩！”說起夸功，我想起有個鄰居對我說的話：

“玉蘭，你那日子真叫怪，干了那麼多年的革命工作，是有功的人了，現在還在地里把鋤頭。這不是象唱戲說的那趙子龍打下江山不坐嗎？”

“嘻！看你這話有多落后，一個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還講甚升官發財哩！你這話要是叫我那口子聽見了呀！准要頂得你張不開嘴。”我又對她說：

“你可不知道他想的和你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常說：
“黨需要我干甚，我就要干好甚，過去工作為了咱窮人的翻身，如今工作是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干劲可不行！”

他呀！他這個人的脾氣，這些年來，我算摸透了。不愛說話可心里有數，我說他是個牛皮燈籠心里亮。說實在的，我心里真是不能不佩服他。

金 星 獎 章

李 順 達 口 述

安 唐 竹 林 整 理

一个人一生总会有許多件难忘的事情。要說我嗎，这难忘的事就多啦！不过，有两件最难忘記的；一件是見毛主席，一件是得金星奖章。說起这两件事来有着最密切的联系，現在我就一块說說吧！

金星奖章，是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召开的农业爱国丰产大会上，党中央授給我的最高荣誉，也是給我的最大鼓励。每逢我佩带它或者向同志們談叙这件事情时，我的心情总是激动得要命。我常这样向同志們說：

“这荣誉是党給我的，毛主席呀！我什么时候能不記着他，正是因为听上了他老人家的話，工作上才做出些成績，得到了这份荣誉。”

的确，說起这来，話就长啦！

那是一九五〇年的秋天，我們互助組刚收罢秋的时候，一件天大的喜事传来了：县委派人来告訴我，讓我收拾收拾，准备在三五天內起身上北京。

說实在的，当时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倒当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县委的同志紧握住我的手說：“順达，你这趟上北京去开群英会，要見咱毛主席啦！”这話說得我心

上开了花，馬上我的心就再也靜不下去了，手忙脚亂地也不知該先忙些啥！我娘和我的老婆桂兰趕着給我縫新衣服，乡亲们也都跑来送行，讓我給毛主席帶点山貨去。我一听由不得就笑啦，我对乡亲们說：“瞧瞧吧！毛主席住在北京城，什么稀罕的吃不上，讓我帶几个南瓜山药蛋那象个甚？”

“哎呀！順达，帶上吧！別看咱的东西不好，去了你就对咱毛主席說，千里送鵝毛，这是咱山海沟里人民的心意呀！”

“对，这話說得对，当然我一定得帶上，还要把大家的心意也帶上。”那几天，高兴得我走着站着都在想着見毛主席的事。一直忙碌了三四天，才起了身。当我和同志们坐上汽車火車的时候，只嫌走得慢，巴不得一步跨到北京城。到了北京，我更巴不得一下子就看見毛主席。

群英大会在怀仁堂里開幕了，我們听了刘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和許多党中央首长的报告，听得真是心明眼晴亮。那一天农业部請我們去会餐，当我们一齐进入餐厅的时候。一声宏亮的声音在我耳朵边响了：“同志们，毛主席馬上就来了，要会见大家。”說这話的是农业部的一位負責同志。他話音刚一落，嘩嘩嘩！一陣热烈的掌声。我眼睜睜地一个劲地朝門上望，啊！那不是毛主席嗎，簡直跟平常見的画像一样样。我死劲地拍巴掌。掌声越紧，毛主席离我們越近。他和藹地說：“同志们，請坐下来。”哎呀！沒想到主席正坐在我的身边，左边是少奇同志，右边是朱总司令，我高兴得不知該对領袖們說甚才好。你看急人不急人！偏偏在这节骨眼上把事先准备好对主席說的話忘得一干二尽了。

一顆心只管砰砰跳。主席向我們大家敬酒啦！我慌忙捧着酒杯站起來，我聽見主席問我：“你叫李順達嗎？”我忙說：“是啊，主席！我叫李順達。”他又說：“你在山區做出了很大的成績，來，我敬你一杯酒。”我听了這話，心簡直就要跳到外邊來，把酒杯放在嘴上，沒想到杯子還空着，主席給我換了一隻，親切地說：“別緊張，都是自家人。”我這才平靜了些，我說：“主席，我真擔當不起，要不是你老人家領導，我甚也干不了。”毛主席對我微微地笑着。

飯後，這天晚上，毛主席又專門召集我們開了個座談會。他老人家鼓勵我們大家，回去在各項工作中要起骨幹帶頭作用，要依靠群眾办好互助組。主席又特地對我說：“順達同志，回去要讓你們山溝里的南瓜山藥蛋長得大大的，玉茭棒子結得長長的，你說行不行？”

我忙說：“行啊！主席，一定能行。”也許是因為我說這話的聲音太响，把大伙全逗笑了。

說實在的，這次見主席，對我的鼓勵太大了，高興得我長時間不能平靜，晚上睡覺合不上眼睛。我這樣想：象我這麼個庄稼漢，能和毛主席在一壩壩吃酒，不是馬馬虎虎的事呀！我要永遠聽黨和毛主席的話，和西溝的鄉親們好好地建設我們的山區。

從北京回來，已是深冬末，接近春初的時候了。我把主席的心意一字字一句句親切地囑咐了大家。大家和我的心勁一個樣，要決心好好地下一場，做出些成績來回答毛主席。從這時候起，我們的山溝溝里就破天荒地向着窮山惡水的自然環境展開鬥爭了。我們除了要在光禿禿的山上大批地植樹造

林外，还要大力发展羊群馬群大搞畜牧业。更主要的是，提高粮食的产量，争取瓜菜的丰收来改变我們貧穷的生活。說来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也是一場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人們的思想不一样，就象十根指头不一般齐，甚时候也有先进落后和保守各色各样的思想。

春耕前，我召集大伙开了个献計会，讓大家好好对提高粮食产量的問題提供些意見。大家七嘴八舌地吵吵开了：有的說，要粮食增产，瓜菜丰收唯一的好办法，就是开坡修滩，扩大耕地面积。有的說，光扩大土地也不行，人少忙不过来也枉費事。有的說，劳力虽然要紧，更要紧的是要采用咱們去年試驗过的新办法，溫湯浸种和双株密植。有的还說，除了这还应该多种高产作物金皇后……。总之，大家的確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見，我对大家說：“这些意見都非常好，都要采納，尤其是技术革新的問題，更要普遍推广，因为双株密植金皇后，經过去年的試种很适合我們这里的土質，必須大大推广。”我綜合了大家的发言以后，一晚上坐在炕角里不吭声的几个人发言了。有个粗声粗气的声音說：

“順达呀！你們說了那么多的办法，我看，一样也行不通，这倒不是給大家泼冷水，你想，地是石板坡，缺土又少水的，挖断了鏗把把，还能增添多少油水，劳力少該从哪畦調配呢？凭嘴說，天上还能降下人来？再說，什么技术革新呀！采用新品种呀！只凭过去一小块試驗田还能保得了大险？过去祖宗三代沒干过的事，咱可得好好思謀……”說这话的不是別人，就是一貫爱認死理，有个人打算的馬海兴。他巧嘴利舌地說得条条有理，当时的确贏得了一些人的

同意。我心里明白，这些保守落后思想不是一句半句话就能帮助过来的，还得下去好好做点工作才行。

开罢会不久，就掀起了修滩地开荒坡的高潮。同志们搬石头，挑黄土，干劲很大，尤其是申纪兰，别看她刚从锅台边走出来，干活儿手勤腿快硬实得象个后生。有一天我和她正在沟里挑土，她撅着嘴巴对我说：“顺达哥，你看咱们劳力这么少；要是我们所有的妇女都能上地该有多好。”

“哎，就是呀！”纪兰的话忽地一下提醒了我。以前我们安排劳力时就没把妇女们全打在内，那时主要考虑，我们这里的妇女多半没有上地的习惯，可是，旧习惯能改呵。我觉得纪兰的意见很对，就鼓励她给妇女们好好做点工作，把她们从炕头上引上地头来。我问纪兰有信心没有？纪兰满口应承，她的确不含糊，就从这天起，她就东家出西家灶忙着在发动妇女们了。纪兰带动妇女们争取同工同酬的事情搞得很热闹，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一直闹腾了很久，这里我就不详细说了。反正，妇女们在她的带动下都陆续地出勤了；对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海兴他们说的劳力从天上降不下来，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荒地开了不少，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下种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以马海兴为首的一些人，他们不但不推广选种浸种的先进经验，对双株密植金皇后更采取对抗的态度。那一天，是我们下种的第七天了，我和几个小组长，满山遍野跑着去检查下种的情况，想不到刚到马海兴他们的那块坡上就发现了问题。我问马海兴种的是双株还是单株，他支支吾吾地说是双株。可是我上去一瞧，嘿，他是在撒谎。我问他

为什么不种双株，他们几个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吭声，我又问大家：“你们不用先进经验，欺哄了地，到了秋天，产量提不高欺哄谁去？”几个人仍然不吭声，正在这时，纪兰也喘着气跑着向我来了。

“顺达哥，快去看看吧！东坡和南脊上的人都不听话，全用的是老办法，我说他们，他们根本不听。”我一听这话，就觉得问题更严重了。马上在一天晚上就召集大家开了个支部紧急会议。会上首先检查并批评了个别不执行决议的党员。我说：“别以为双株单株这只是一个方法上的差别，这是关系着咱们秋天高产的大事情，咱们大家口口声声说听党的话，好好干，干出成绩来回答毛主席的关怀，可现在到好，连自己亲手做过的试验也不相信了，那还能提高甚产量，干出甚成绩？”我的话得到了同志们支持，最后，一致表示决心，要带动群众用补种的办法来纠正这次工作上的偏差。

连夜苦战突击，忙得我们几个干部，连喘气的一点空也没有，纪兰的眼睛都熬红了，还死死地守在地里，经过这么七八天的功夫，才算补上了这个漏洞。

夏天，我们提出一亩地要追一百担肥的口号，担的担，抬的抬，歇的歇，大家想尽各种办法，把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俗话说，庄稼不负勤劳人，秋天果真来了个高产大丰收，金皇后长得有尺数长，南瓜大得象个盆，山药蛋有碗大，真是应了毛主席的话啦！算了算粮食的收成，一亩谷比原来提高了一倍多，每亩金皇后比原来的老玉菱增产二百来斤。

这些明摆着的成績，教育了馬海兴他們那种人，更鼓舞了大家的干劲。第二年，大家心齐了，一个劲的要求往前走，办起了合作社。合作社人多力量更大啦，对抗灾救旱也有了保障，因此，第二年丰产，第三年更是大丰产。就是因为我們連年丰产，产量直綫地往上升。我們成了爱国丰产社啦！群众評选我当了爱国丰产模范，就因为这些小成績，中央农业部授給了一枚金星奖章。人們称我为金星奖章获得者，这自然是光荣的，但这份光荣应归功于群众的干劲，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毛主席給我們的教导。所以，我常常对別人說：金星奖章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是全西沟人民的荣誉，是党和毛主席的荣誉。

申紀蘭同工同酬

換 文

一九五二年，西沟村成立了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李順达是社长，申紀兰、馬玉兴是副社长。为了貫徹执行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方針，光有男社員的努力还不行，必須男女一齐发动。社务委员会就把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重大責任，放在紀兰肩上。李順达对她說：“咱社男女劳力四十六个，妇女就有二十四个，占一半还多，要把这部分力量發揮出来，就能够把农林牧都搞好。有困难不要怕，要想办法克服，不能向困难低头。”紀兰就在这样的鼓励下，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

可是，这个任务太重，困难也太多。特别是沙地棧的妇女过去下地，只是摘个豆角、南瓜，少数妇女在春耕播种时溜个籽，秋季收割时撇（用手掰的意思）个玉茭。至于妇女扛耩头，扛大鋤，担担子，就根本沒有。因为这里的土地少，每人平均一亩七八分，一个男劳力只耕种十来亩土地，年年都是那老一套的耕作方法，光男人还不够干，哪用妇女上地，所以妇女的劳动力，都用在日常的家务上。家境困难的，也是从紡花換布上增加些收入，沒有从扩大农业生产上打过主意。現在要发动妇女参加农业主要劳动，扛耩头、扛大鋤、担担子，那就太

困难了。妇女們不仅認為这是一件新鮮事，而且認為是一件羞丑事。男人們輕視妇女劳动，用老眼光看她們，总觉得妇女干不了活，妇女做活是給男人“添麻煩”，她們做过的，还得男人重作。紀兰开始动員的时候，从村上到村下，东家出来到西家，真是嘴都磨碎了，人家的心还說不动。好容易动員了几个积极分子，下地刨地角修边堰了，做的活不好，男人們不但不来鼓励帮助，还要諷刺打击。有一次妇女們在河灣地刨地角，男人們好奇地去看。几个小青年看了妇女做的活，拍手大笑說：“这不是做活，是給山鸡刨窝哩！”壮年人也是鼻子里出气：“哼！一个个样子倒不錯，可把活做坏了。我們少吸一袋烟，就把你們一天的活捎帶了。”宋引乔是个女共产党员，看見別人下地劳动了，她也要参加劳动，她男人馬兴海不但不鼓励，反而泼冷水：“上地！还不够败兴呢！”一句話就給頂回去了。紀兰把这些情况反映到青年团和党支部，党支部和青年团对这种封建思想提出了批評，这股邪气才暂时被压下去。

可是紀兰也感到提高妇女技术，是个很重要的問題。紀兰就和社务委員們研究，想办法提高妇女技术。社务委员会决定讓紀兰和桂兰等三人，去县里技术訓練班学技术，讓宋金山等三人，給妇女当技术老师，和妇女編到一組，用带徒弟的办法，专门教妇女学技术。接着，紀兰就召开妇女組长會議，动員妇女好好学技术。社里安排好，她們就到县上去学习去了。

紀兰学技术回来了，麦子也正該鋤了，她就发动妇女鋤麦。左說服右动員，还只是春兰、雪花、腊秀、王招根等七

个女妇参加。紀兰心里想：参加劳动生产，是妇女解放的道路。她就瞅哪个妇女受压迫厉害，就去动员。她想到李二妞很受压迫，吃得不好、穿得破烂，还挨打受气。要是动员二妞上地劳动，可能好动员。她就对这伙人说：“咱去动员二妞吧！”大家一听哈哈大笑，都说：“你要能动员二妞下了地，妇女就都能下地了。”紀兰说：“二妞吃得不好，穿得破烂，还挨打受气，她要参加了劳动，赚上工票，分上粮食，她男人就喜欢啦！还能再打骂她？”她叫别人去动员，誰也不去，紀兰就自己去了。她到了二妞家，門已經关了。紀兰说：“大娘，你睡了吗？快开门，我来跟你谈谈。”

“你快去吧！我要睡哩！”

“你开门吧！”

二妞嘴里一边咕囔，一边来开门。紀兰进来，就和二妞谈起妇女解放的事情来。二妞说：“解放不解放吧，我活了半辈子的人了，还解放甚哩！”紀兰说：“你参加劳动就能解放。我们妇女明天要锄麦，你去吧！”二妞斩钉截铁地说：“不去！”紀兰也不灰心，还是耐心地說：“你看你穿得破破烂烂，吃得也不好，还挨打受气，这是咱妇女靠男人活的过。你要是参加了劳动，赚上了工票，秋后分回粮食来，生活宽裕了，大爷也喜欢，就不挨打受气啦？”紀兰这些话說在二妞心上了。虽然她嘴里还是說不去，可是思想已經动开了。紀兰看出二妞的心事，就又左比方右比方地說了一阵。临走时二妞还是說不去。紀兰说：“你还是好好想想吧！”二妞的心已經动了，为什么一直說不去呢？因为还没有和她男人商量，不敢作主。紀兰出来了，一边走一边想：二妞上

地不上地，还不敢肯定，可是不能說二妞就不去，怕影响大家情緒。紀兰一回来，大家就問：“动員成了沒有？”紀兰說：“动員成了。明天还不去；人家說准备准备再去。”大家沒說甚，就各自回去了。晚上，紀兰总是睡不着，她想：动員了一天，才动員了七个人，又怕明天变了卦。二妞沒有动員起来，明天还得想办法。

第二天，紀兰吃了飯，早早的就去叫人。忽然看見二妞掂着鋤出来了。紀兰惊奇地問：“大娘你去哪呀？”二妞說：“你这媳妇，你还不知道叫我去哪！”这时，紀兰有說不出来的高兴。她就大声喊：“快来吧！我大娘（二妞）已經来了，咱快上地吧！”昨天动員好的人听见了，还不相信。出来一看，二妞果真拿着鋤头和紀兰在一块站着。她們就赶紧拿着家俱出来了。到了地里，紀兰叫二妞鋤上一垄，和她挨住。先教她怎样鋤，怎样换步子。“你鋤上一垄慢慢鋤，赶不上来我帮你。”在鋤的时候，紀兰要鋤自己的，又要招呼二妞，二妞鋤不上来还要帮她鋤。紀兰真是忙极了，可是也高兴极了。在紀兰的积极鼓励和帮助下，二妞很受感动，鋤的劲头也大了，二妞說：“紀兰，我賺工票，你帮助，你这媳妇太好啦！別人鋤两垄，我也鋤两垄吧！”紀兰說：“你就鋤两垄，我来帮助你。”当下就把她表揚了一番。

晚上收工的时候，她們評模范，大家要选紀兰，說紀兰动員大家上了地，又积极帮助二妞，應該当选。紀兰說：“不能，王招根老太太六十二岁了，还和咱青年人一块来鋤，鋤得也好。別人也都好。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二妞。二妞

很快学会了鋤苗，先是鋤一垄，后来鋤两垄，鋤得也不错，該选二妞。”大家都同意，就选二妞当模范。紀兰想：一定要抓住这个典型，用广播筒表揚，一面鼓励二妞好好干，一面推动别的妇女也上地。紀兰一回来，飯也沒吃，就把这情况告給广播員，要他馬上用广播筒表揚。果然，一广播出来，大家都注意。二妞說：“我活了半辈子，还没人广播过我哩！劳动就是好。”别的妇女听了很不服气，互助組的馬俊琴說：“哪一个妇女不如二妞？”紀兰說：“都比二妞强，下地再較量。”第二天，就有十二个妇女下地鋤麦。三十五亩麦地，三天就都鋤完了。

从此，李順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就动員起来了。这部分力量投到生产上，給农业生产增加了新的力量，对完成增产計劃，有很大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認識。在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不但不鼓励妇女的劳动积极性，还要打击这种积极性。如妇女鋤了麦，社里临时給記了五分，不給发工票。妇女們听說記了五分工，都很高兴，听說不給发工票，大家就冒火。紀兰感到这种办法不对头，可是扭不过社里的多数干部。只得一面不断向社务委员会提意見，一面安慰妇女。紀兰找会計說：“記了工，就該发工票，不发工票可不行。”会計說：“一齐鋤完了再发吧！还得研究研究哩。”可是，麦子鋤完了，还没发工票。妇女們对紀兰說：“你光說上地啦！上地啦！就不說发工票！上地賺不上工票，上它干甚哩！”紀兰耐心地安慰她們說：“工已記上了，工票退两天也要发。做下了工甚时也沒不了。还是把社办好要紧，可不能不上地。”紀兰又在社务委员会上

提出：“妇女做了工，不发工票，就要影响女社员的生产情绪。”社务委员会才决定妇女的底分是老五分，以后做了工，马上发工票。

妇女发动起来了，工分也高下了，工票也发了，妇女们很高兴地参加了农业生产。可是妇女们在劳动过程中，看到她们和男社员做的是一样活，记的是两样工，感到不合理。比如耙地，男人踩耙，女人拉牲口，男人站在耙上，牲口拉上走一天，并不怎么累，女人跟着牲口走一天，可就累得很，可是记工的时候，男人踩耙是十分工，女人拉牲口是五分工。比如匀粪，男人担，女人往箩头里装，记工时，男人是十分，女人是五分，要是男人往箩头里装粪时，就给记十分工。这些明显的事情，一看就知道不公平。妇女们就反映了：“做一天活记五分工，还不如在家纳鞋底啦！”纪兰当然也亲眼看到这些事情，也亲耳听到这些反映。她觉得不提高妇女的工分，就要影响妇女的积极性。纪兰就向社务委员会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她说：“妇女的技术提高了，老五分工不合理了，应该给妇女加分。”可是大多数社务委员不同意，还说：“我们劳动了几十年，也不过赚十分工，妇女刚刚参加劳动，怎么能和男人一样？”纪兰虽坚持她的意见，可是少数扭不过多数。这时，李顺达到苏联参观去了，她就去找党支部委员宋金山。宋金山说：“党是重视这个问题的，你对妇女们说，不要急，好好提高技术，做出成绩来，拿出事实来，就能扭转男社员的这种思想。纪兰听了党支部委员的话，就动员妇女们好好劳动，好好学技术，和男人比赛，做出成绩来，拿事实争取同工同酬。这样，妇女们

的劲头就更大了，处处要和男人比赛。在耙地的时候，张雪花和马玉兴在一块，玉兴踩耙，雪花拉牲口，拉牲口一天才算五分工，踩耙一天是十分工。雪花很不服气，两人就争论开了。雪花说：“踩耙比拉牲口省劲。”玉兴说：“踩耙不容易，站不住会摔下来；踩耙要有技术，不会踩的耕不好地。”雪花说她能踩耙，玉兴说她踩不了，雪花要和他调换，玉兴怕她摔下来。雪花要求试试看，玉兴就答应了。两人调换以后，一开始，雪花真有些摇摇晃晃，踩了一会儿，摸准那个劲，也就稳稳当当的踩起来，耙得也很好。雪花就踩了一后晌。纪兰就抓住这一事实，给妇女争分。晚上发工票时，雪花说：“我这工票怎么发？”男社员心里虽不大同意，但是事实在面前，不得不服气。就勉强地说：“糊里糊涂，两人一样发了吧！”纪兰很快地把这一胜利消息，告诉妇女们，鼓舞她们的情绪。并对大家说：“做出成绩才好说话，以后咱们还是多多拿事实来说话。”第二天，社务委员会就决定把耙地的活，都交给妇女去做。男人去修整土地，改良土壤。妇女们赶着六七头牲口，一天就耙了七十亩。但是男社员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是糊里糊涂的发了工票，同工同酬的原则没有肯定下来。有些男社员说：“徒弟不出师，就要加工资。”这反映了某些男社员有一种封建思想。他们认为妇女是学徒，不出师的时候，就该给师傅白效劳。给妇女记五分工都嫌多，现在要和她们同工同酬，思想实在搞不通。用事实“将住军”了，就糊里糊涂的加分，没有“将住军”，就还是照原样。比如匀粪的时候，纪兰和路秋娥往篱头里装粪，男人担上走了，她俩就用篱头往近处倒；男人休

息了，她們也不歇。晚上发工票的时候，紀兰提出要加分，组长說要討論討論再說。爭來爭去每人給加了一分工。雪花來問紀兰：“加了多少分？”紀兰說：“加了一分。”雪花說：“明天咱也挑糞。”紀兰說：“不能，這是照顧婦女身體哩！”雪花說：“照顧哩？弯腰曲背累死了，哪有担糞舒服。咱和他們分开吧！”第二天男女社員分开，各在一块地匀糞，紀兰、腊秀、雪花等三人到一块地匀，三个男人在另一块地匀。紀兰等三人，两个人担糞，一个人装糞，輪流着担，輪流着装，真正干得一股勁。紀兰怕把大家累着了，叫大家歇歇再做。雪花說：“不能歇，小心人家完了咱完不了。”紀兰說：“人家歇咱不歇，人家說咱是不歇赶出来的。這是該歇就歇，歇歇吧！”不到晌午，她們就把一块地的糞匀完了，男人們还没有匀完。紀兰說：“歇歇再回吧！”雪花說：“不歇，咱先回去，看人家先回去了。”这一下，可把男人比輸了。张女孩（男）說：“这妇女可真行，頂住男人了。”紀兰問：“今天評多少工？”张女孩說：“男人評多少女人也評多少。”并說：“你們后晌歇歇吧，小心累着了。”紀兰也怕大家累着了，想叫后晌做别的活，或是歇一歇。可是，雪花說：“不能歇，叫人家說咱不行，做半天就得歇半天。”后晌，七个妇女又都去匀糞了。

从此以后，才算把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肯定下来，不管做什么活，妇女只要和男人做一样的活，做得一样多，一样好，就和男人記一样的工。妇女的底分也給改变了，紀兰、桂兰、雪花評了十分，其它妇女也按不同情况，評了底分。这样，女社員的生产积极性更高了，二十四個女社員差不多

都上了地，劳动十分积极。有些妇女为了多做劳动日，不愿提前回家来做饭，就和男人一起回来，男烧火女做面，饭也误不了，劳动日也做下了。到春耕总结评比时，全社评了十六个劳动模范，妇女占了六个。纪兰鼓动大家说：“妇女要好好努力，提高技术，争取下一季选更多的模范。”

春季，妇女参加各种劳动生产，实行同工同酬，可是有些男社员还不服气，主要是思想上没有真正认识男女同工同酬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就找各种借口，来阻止实行同工同酬。有些男社员们议论开了：庄稼活虽说是个粗笨活，可也好坏不一样，同工同酬，好坏把式可差得远哩。纪兰听到群众这些反映，就和党支部研究，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要是提不高技术，做不好活，增产计划就完不成。纪兰就积极向妇女宣传提高技术的重要，做活不能“争工抢分”不管好坏。只有把活做好，才能多打粮食，多分粮。要是做不好活，多做了劳动日，也多分不了粮食。经过这样教育，有些妇女的争工思想，就开始克服了，也都注意学习技术了。在间苗的时候，虽然妇女们间得又快又好，和男人同样是按活评分，可见有些男社员总想挑毛病，总觉得妇女做的活不如男人好，老嫌给妇女评的分多。他们说：“同工同酬吧，还能甚也和男人一样。间苗是个细致活，妇女的技术可不行。”女社员马梅香等人听见这话，很不服气，就和纪兰商量好，到地里和男人比赛。到了地里纪兰就对大家说：“今天咱分开吧！男人在一边，女人在一边，检查时好检查。”就这样分开间起苗来。妇女们手巧，跪在地上拔，拔得很快。男社员蹲着间苗，走得慢。一开始，他们还没有发现妇

女是和他們比賽，后来看到婦女們一声不吭，只顧“沙沙沙”地拔，有的已經跑在他們前頭了。這時，男社員才看出婦女是和他們比賽，也就緊趕起來了。他們趕，婦女們也趕，有些男人老趕不過婦女，男社員就又說：“不能光圖快，要講技術哩！”婦女們說：“管查管看哩。”男社員檢查了一下，確實間得不錯，都說婦女間得好，“你們賺十分吧！”晚上評工的時候，腊秀、雪花評了十一分。社里就決定：把間苗的活，完全交給婦女做，男人去修灘地。

就在這個時候，社里又來了一次男女鋤苗技術大比賽，幹部做評判。比賽的結果，有五個男人都鋤到六分地，就評了十二分工，九個婦女都鋤到五分地，各評十分工，其餘的男女社員，鋤的數量多少不一，但質量都能達到“包工”標準，就都按鋤一分地二分工計算。這樣比賽以後，各人的技術高低都看得很明顯，鋤一分地，達到“包工”標準的，頂二分工，大家沒意見，技術上也放心了。過去男人不敢讓婦女到豐產地鋤，現在也敢讓去了。夏季總結評比時，全社選了二十一個模範，婦女占了九個。大家喜歡地說：“婦女快趕上男人啦！”

在耕作技術上，一般沒有人輕視婦女了。可是有些社員對同工同酬有誤解，他們以為同工同酬，是男人干甚，婦女也得干甚。例如六七月間社員買回來一百來只羊，一時找不到羊工，張女孩就對紀蘭說：“紀蘭，順達不在，你負責啦！咱這羊沒人放，你們婦女先放兩天吧！”紀蘭聽了這話，感到不對頭。紀蘭還沒有回答，雪花就在旁邊插嘴說：

“放吧！我們婦女放得了羊，送得了飯，剪得了毛，墊得了

圈。能放，能放。”雪花接着問紀蘭：“你去不去？”紀蘭說：“我去。”紀蘭雖然答應了，可是她一夜也沒睡着。她想：“做別的活出點力下點苦，就能做好，放羊可不行呀！百把羊一群，到山上跑散了該怎辦，這可不是耍的呀！”但她又想：“人家蘇聯婦女還開飛機，開火車，咱就連個羊也放不了？李順達說不能向困難低頭，這個困難還能不克服？”這樣一想，紀蘭的勇氣又來了，她不再盤算放羊的困難，而盤算羊該怎樣放了。“沒吃過小豬肉，可見過小豬跑。”紀蘭雖沒放過羊，可見過別人放羊。這時候，羊工怎樣放羊的情景，在紀蘭的腦子裡，就一幅一幅地翻騰起來了。

婦女放羊，這是一件新鮮事。第二天吃罷早飯，不少人來看稀罕。有些人對她們很關心，指點她們怎樣放，告訴她們不要到遠處，就在附近山上放。有些人就是來看笑話，想用放羊來逼婦女們低頭。張東孩一見紀蘭就說：“怎還不出圈？就叫在家圈着呀？”紀蘭說：“馬上就出。”說話間，雪花也來了，紀蘭就把圈門打開，把羊放出來。男社員過了數，紀蘭在頭引，雪花在后跟，順順當當地趕到山上了。

從此，再沒有人想來難住婦女了，可是還有平均主義思想要克服。紀蘭在領導婦女的實際工作中，知道有些事情，婦女做就不合適，有些事情，男人做就有些浪費勞力。比方說抬石頭，担担子，婦女做對身體不利，也發揮不了婦女的力量；要讓婦女做間苗、鋤苗、耨耖地等工作，就能發揮婦女的力量。不解決平均主義思想，還會影響男女社員的團結，紀蘭就和黨支部，社務委員會商量，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黨支部就領導在黨內、團內，社內進行了一次教育，着

重說明男女同工同酬，並不是男人做甚，婦女也做甚，而是男女做了同樣的工，就給同樣的報酬，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就能大大發揮婦女的勞動積極性，多多參加農林畜牧生產，把社办好，多打糧食，這對大家都有好處。要不是婦女參加勞動，光二十二個男勞力，還能做了這麼多活？經過這樣的教養以後，大家思想轉變了。男社員們說：“財旺還得人旺，婦女們要注意身體，不能叫累着。”社內生產按男女的特長和體力強弱，合理分工，原則是男人做重活，女人做輕活。合理分工以後，不光充分發揮了婦女的勞動力，也照顧了婦女的體。婦女們的情緒很高，什麼活也參加，西溝村的群眾說：“西溝婦女真是行，賽過宋朝穆桂英，木本不離場場到，每次戰鬥打得好。”

這一年，女社員做了八百七十四個勞動日，占全體社員勞動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使社勝利地完成了同全國農業勞動模範和全國農民競賽的計劃，獲得了全面豐產。在黨的支持下，紀蘭領導全社婦女經過一年來艱苦、頑強的鬥爭，不光發展了社里的生產，改變了西溝村婦女的地位，還給全國農村婦女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訪蘇歸來

李順達 口述
秦积善 肖青 整理

一九五二年，是我难忘的一年，一来西沟办起了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二来我参加了訪苏的中国农民代表团，到苏联学习了很多宝贵經驗。記得我起身走时，宋金山、申紀兰等許多社員干部再三嘱咐我說：“順达，这个机会可不容易呀！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一个提鏟把的咋还能到苏联去！一定要好好学习，把苏联老大哥的經驗多多取回些来，到咱西沟生根发芽，开花結果。”我心里也在这样想着。

我在苏联参观期間，心里非常激动。說实話，咱成天站在小山沟沟里，只听說机器耕田这好那好，但从来也沒有見到过机器是甚样样。这次在苏联見的机器实在多哩，工厂用的机器咱不說它吧，只說耕地作务庄稼的就有百十种，什么联合收割机、打谷机、玉米脱粒机、播种机……多得就沒法說。这些个机器实在巧哩，干起活来又利煞又細致，比咱的老黄牛不知强过几万倍。当时我心里就想多会咱西沟也使唤上机器，不用成天扛上鏟头吭吃吭吃去刨地了，只消一两个人开上机器轉来轉去就把种下到地里了，就把庄稼收回来了，那有多好！人家集体农庄主席也跟我說过，他們在十月革

命前的生活，跟西沟过去也差不多，就因为在党的领导下，苦干了几十年，才有了今天的成績。只要咱們按照党指的路子走，就不愁把咱西沟建設得和苏联的农村一个样。

我这次回去一定要把从苏联学回的好經驗、好办法給咱們社員传达传达。因为一心想回西沟，总嫌火車、汽車跑得慢。一到了县里，我就迈开步子往西沟跑。离西沟約莫有二里路的光景，我就瞧見前边路上来了黑压压一大堆人，还嚷嚷哩，这是干甚？哈！原来是紀兰領着全村男女老少敲鑼打鼓地迎接我来了，人們高兴地一边走，一边圪吵：“順达取回經来了，順达带回宝来了！”我还没到家，院里的人早滿了，三奶奶也拄着拐杖来了，大伙把我从苏联带回的东西摆了一院。留声机、小型电影机、照象机、西洋鏡、鐘表、苏联建設图片、画报……。象开展覽会一样，陈列在我家里。大家忙着观看，有的围着留声机听斯大林講話，有的看电影，有的看画报、照片，还叫我作解释。

社員們听了苏联建設經驗和成就，大家都对西沟建設社会主义更有信心了。

这次出外時間最长，連去带来，一共七个多月。从家里起身走时，正忙着整修土地准备春耕下种，訪苏回来，又正赶上秋收，初級社头一年，就得了大丰收，社員們又高兴又紧张地收割丰硕的庄稼。当时我心里想着，真是喜上加喜，收完秋就該大建設哩，秋季先开展一个植树造林运动。

就因为在苏联参观了山区建設的真情实景，我的劲气就更大了，一心要把咱們西沟建設得更好。誰知这个时候，在社員中間产生了一种下山思想，有几个社員看到互助合作几

年来家庭闹富裕了些，觉得山沟里小天小地的，安不下他们了。

树有根水有源，说起这件事也有个来由；原来在土地改革时期，西沟有家被斗争过的富农搬到潞城去以后，前些日子到西沟来过一趟。夜猫子上灶是没好事干的，他来串了两天，就挑拨西沟的社员下山，说山区怎么苦，辛辛苦苦动弹上一年不如平川干三个月打的粮食多。他这么一挑拨，有几家贪图个人发家致富的人当真就想搬下山，到平川赚大钱去了，你看气人不气人？

我心里着急，只想快些把这思想问题解决，就和宋金山等几个支委研究了，把几个想下山的，象马海兴、桑运河、郭伏水等人找来，座谈了座谈。我给他们谈山区建设、谈造林运动，又说苏联的西伯利亚过去也是个穷地方，沙皇常把政治犯流放到那里去受苦。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人民在这里建立了林业基地，现在是黑压压的森林了，我说苏联的穷地方变富了，咱西沟也一定能变富。宋金山也说，苏联农民能办到的，咱们也一定办得到。

宋金山刚说完，半晌不发言的桑运河却叹了一口气，我正奇怪哩，他就接上嘴了：“我看不一定，苏联的西伯利亚是什么地方？人家的山肥才能造林，咱这黑山沟，石厚土薄，山多地窄，连一条机器腿也插不下，还能搞社会主义！”

宋金山不同意他的看法，就反驳道：“按你说，咱山区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啦？”

桑运河说：“社会主义只能在平川搞，山地只得扁担

挑，鍘头刨，怎样也塞不了。”

宋金山說：“这么說，山区就沒前途了？”

桑运河沒精打采的說：“反正我是不钻到黑山沟里了，我要搬下山去。”

我一听运河这話有多难过呵，我想到运河大哥呀，是办起了这互助組，你才吃上一碗飽飯咧，要不是組織起来鬧生产，你一家老小哪有今天的热火日子？如今你倒是瞧不想这山沟！我正这么想，运河又說开了：“上看一溜天，下看干河滩，东西看两架山，不如下到平川，享享清闲。”

人要是往歪道上走可真是怕人咧，听运河說的这話多气人！我說：“运河大哥，过去的苦日子都熬过来了，你倒不想往社会主义奔啦？”

运河瞅了我一眼說：“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路长盘費少。”

我們两个是說不到一块啦！我又想呀想，这几年来，我們在一块开荒、积肥，在一块种瓜点豆，在一块商商議議提高耕种技术，有困难，大家克服，有快乐，大家分享。日子刚开始好过了，誰知运河就变了心，不愿跟大伙一块儿鬧生产了，思謀独自下山搞个人发家致富，享清福去。

后来我們又研究，才知道还有馬海兴、郭伏水、路文全也都有这下山思想。这种思想如不克服，对咱們山区建設是有影响的。于是，我就往县委会跑，把社員中的下山思想詳詳細細作了汇报。县委不仅要我把在苏联見到的社会主义建設和集体农庄庄員的幸福生活好好給大家传达，而且要我結合报告做一个山区建設规划，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給

群众指出方向。我回到西沟，和党支部研究了研究，决定分几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反复在广大社员群众中作访苏传达报告，介绍苏联山区建设和西伯利亚造林情况；第二步，制定建设规划，树立在山上安家落户、开发山区，建设山区的雄心壮志……

经过宣传和制定规划，进行了前途教育，真把群众的劲头鼓起来了。按规划，再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西沟就会变成花果满山沟的地方了，大家心里算了算账，明确了山区建设是大有可为。因此，原来有下山打算的人，差不多都不下山了。马海兴说：听了访苏报告，就象吃了一颗定心丸。听了规划，开了眼界，决心在山上扎下富根。路文全也说他过去的下山思想不对头，不愿在山地下苦力，想到平川搞个人发展不对头。只有桑运河还是执迷不悟，掉不过屁股，一心要下平川去。我和干部们把好话说了几布袋，他还是不听。趁着社干部到县里开会的那天，他担上担子，赶上毛驴下了山。

虽然知道桑运河变了心，忘了本，他这么一走，我们心里怪不是滋味，想去把他弄回来，可是他那思想一时半刻是扭不过来的呀！不管怎么吧，绝大部分群众，通过这次前途教育，已经有决心，有信心建设山区了，这就是我们的成绩。个别人的下山思想不能动摇我们建设山区的坚强意志。

我们开始向荒山秃岭进军了。按规划，我们在林坡上种满了果木树和油松，把牛羊都赶上了牧坡。为了做好水土保持，还修水库、拦谷坊，大战干河滩，变滩地为米粮川。

通过这一番翻锅底的战斗，西沟更象个样儿了，到第二

年春天，小树都抽了枝，发了芽，下雨的时候，雨水乖乖地流进了水库。就因为大规模造林，保住了水土，因而粮食更是一比比一年打得多。一九五一年互助组时期，一亩地打二百四十二斤，到一九五七年实现合作化时期，亩产达到了四百六十一斤，每人平均收入增加六十三元。加以果树年年增多，社员收入更是年年提高。

这时候，提到我们西沟的苹果和核桃，谁不夸它个儿大、味道香！还有那花椒、山桃、山杏，光油料植物就数也数不清。至于山上的药材，象党参、大黄、红花等等更是要多少就出产多少，谁不夸山区是个好地方呢？过去下山的人家，如今都纷纷上山来了，听说运河大哥也要回西沟来哩。老伙伴下山又上山，我们当然欢迎他。

当然，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好，成绩越大，拥护我们的人才越多，这就是条真理。

我现在回想起那次批判下山思想，向群众进行热爱山区的前途教育那阵，再看看今天的西沟的繁荣景象，我心里就要感谢党的领导和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是因为访苏那年，我从苏联学回了建设山区的经验，增长了见识，扩大了眼界；是因为党教育我，给我出了主意，群众才树立了建设山区的信心和决心，从而使我们西沟的社员们增添了干劲和力量。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建设经验，社员们提出要跟乌克兰十月胜利集体农庄写信，建立友谊，并提出了丰产指标，开展了国际友谊竞赛。虽然我们两个国家的农民有自己不同的语言，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我们的手却拉得紧紧的，向着美好的明天前进。

險些走上了獨木橋

馬 玉 興 口述
竹林 維良 整理

办起合作社的头一年，虽然遇了个不爭气的年景，旱一場，涝一場，雹子一場，大风一場，但合作社人多力量大，战胜了灾害，終久贏得了大丰收。秋天，梯田上的谷子、玉菱、山药蛋……，象几座小山，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閃放着黄橙橙的光，淨明耀眼，大伙喜笑颜开，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分得的粮食，一口袋一口袋扛回家去，我們当干部的也是跑前跑后的忙，我瞧見我哥喜得嘴也合不攏啦，我就問他：

“哥，分下多少？”

我哥喜孜孜地說：“哎，多哩，整整二十二口袋。”

“怎么样，服气了吧!?”我故意抬高嗓子說这样的話給他听。其实不說吧，我哥早就服气啦，一口袋六斗半，二十二口袋就是十四石三斗，別看年景不佳，就这样比单干时还提高了两倍多收入呢。

我哥听見我的話；总有点抹不开臉，他扛着口袋不吭不响地走远了，我望着他那硬朗朗的背影，由不得就自言自語地說：“你呀，你这个人，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就真死心了。”

不提我哥这人我不想說，一提我就想多說說，还是說說

他那段不体面的历史吧！想起来使人又气又想笑，那还是初办社的时候，事情是这样的：

我們这里从一九四三年开始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到一九五一年已經八年了，大家算了一下，在二十戶組員中就有十九戶有余粮，共余下一万八千多斤，我哥的余粮最多，大約存十二石三斗多，寬寬敞敞地足够全家四口人一年半生活。

光景过得好，不缺吃，不缺穿，可还不能滿足哇，我們互助組長李順达經常給大家說：“心里要明，眼光要远，不要以为咱們多收了几石几斗，就心滿意足了，象毛主席說过的：“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咱还得往前边奔哩！”这話說得对，当时我們想，要讓日子过得更紅火，就得进一步发展生产，就得进一步組織起来，为的是彻底改变我們山区的貧穷面貌。

到一九五一年秋末，我們就向县委提出申請，要求把互助組办成合作社，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同意办合作社，說什么組織起来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可如今咱炕上鋪的是新的，缸里裝得滿滿的就够美了，要发展生产叫自个儿发展去，还組織起来干甚？說这話的不是別人，就是財迷轉向，翻身忘了本的我那哥哥馬海兴。

那陣，他主要是覺得嫂子和他都两个强劳力，又沒有个孩孩拖累，每年只要自己稍稍动弹上一点，就吃不完，用不尽了，再經常和組員們互助变工，哪头的活也誤不下，怕跟大家走自己吃亏，他經常对人說：“粮食是进財的宝贝，再闊騰闊騰保險发个大財，富上加富，多美气！”因此，他

就思思謀謀地想单干，本来就經常嚷嚷着要退互助組，这一听說要办合作社，当然就和他的思想頂了牛，其实想不通到不要紧，最怕的是他走了歪路，我見他成天和路河山鬼鬼搗搗的在一起，就說他：

“哥，长上眼睛要認清好賴人，和人交来往要量量他的底細。路河山和咱們长的不是一个心眼儿，少和他来往。”

“走一边的吧，他是富裕中农，咱又不刮他的，成家主戶的还能不跟人打交道？”我一說，我那哥就用这些話来頂我，真叫人生气，果然，他走邪路就坏在和路河山往来上了。沒多久，就听說我哥通过路河山的說合，买了貧农路六則的亩半好地。

路六則老两口，苦了一輩子，从河南逃荒上来就給地主当长工，二十多年的长工生活，把老汉的腰都压弯了，好容易盼星星盼月亮，盼得在党领导下翻了身，只因为借了路河山的債还不起，把分下的这几亩好土地，又卖給了我哥。

我听了很气忿，一股气跑上我哥家的門，进門我就說：

“哥，路六則和咱是一样的穷人，一样的翻身戶，現在他有困难，你非但不帮助，还买他的地，发展资本主义。你想想，你变富了，他变穷了，那不是倒退到旧社会去了？”我嫂子这个人思想清楚，她听我一說，也跟我哥吵吵开了，她罵我哥是榆木脑袋，我哥也不認錯，三个人吵嚷得很厉害，邻居們都来看熱鬧。也許是我过于性急，帮助他的方法太生硬了，一直和他吵吵了半下午，我哥还說，买地卖地是双方情愿，不是强迫。听吧，只为自己打算的人，說的就是那自私自利的話，真不嫌臊。

当天我就找順达拿主意，沒等我把話說完，順达就說：“不要着急，你哥买路六则的地支部已了解这种情况了，这还不光是你哥的問題，說明了咱們的互助組再不进一步发展，就要回头走到土改前的老路上去，到那时穷的穷了，富的富了，問題就更严重了。”

我性急地說：“那該怎么办呢？順达哥？”順达笑着对我說：“当然有办法！最近县委已批准了咱办合作社。”

一听說县委批准要办合作社，我高兴得不知怎么是好，不过順达嘱咐我先別嚷出去，告訴我，今天晚上要先召开組員会。不用問，开組員会，首先就批判了我哥的資本主义思想，我哥脸紅通通的就象柿子色，最后，他还檢討了几句，大家見他有点后悔，就不再說什么了。接着，老組員牛永清提出疑問說：“毛主席号召咱們組織起来的道路，是不是光指互助組？互助鬧好了，有人就又想走单干的路，这对不对？咱們是不是再写个信，請問毛主席下一步咋走。”在一旁坐的王周則、李財发等人，对老牛的意见一致贊同，都說：“对，对，赶快問問毛主席。”

这时順达才笑着对大家說：“不要再写信問了，党和毛主席早就預見了这个大問題。咱县委遵照党的指示，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在川底村郭玉恩互助組試办了第一个土地入社，統一經營，四六分益（土地四、劳力六）的半社会主义性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家办合作社很有經驗，县委要咱們派人去訪問学习，并批准咱們馬上就办。”

办社的事搞得热火朝天，在还没有挂上牌子的时候，我們西沟、南沟、沙地栈等六个互助組，已經联合在一块搞生

产了，修了几亩滩地，积了一些公积金，买羊群，制农具从各方面做了些准备工作。

看起情况来，互助组转成合作社，不会有啥问题了。没想到临到末尾却出了岔子，一些不法地主、富农、坏分子趁机钻空子，造谣破坏，说办社是“归大公”“斗中农”，吓得富裕中农直转圈圈，刘家底张引群怕土地归大公在办社前偷卖掉二亩好地。当然我哥财迷鬼还能不动摇？我见他眉头锁着两个大疙瘩，我想：“过去兄弟俩很和睦，做事情总是商商议议，互相帮助，今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个关口，我决不能不管。”

那天晚饭后，我迎着明亮亮的月光，又进了我哥家，见我哥坐在暗屋里，就着一根艾腰子，巴巴一个劲吸烟，看了我一眼也没吭声。

看样子哥嫂扭着劲儿又不对脸，准是因为入社的事，嫂在生哥的气，我先开口问：

“哥，入社的事拿定主意没有？”

我哥还没吭出声来，嫂子就插嘴说：“不要提啦，这几天你哥把我伤透了，真是一根脖筋骨，好说歪说和一节榆木疙瘩一样，我也不费这劲啦，把那几亩地分开，我走我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以后看吧！”

“不要生气，还是商量一下”我解劝说。

这时我哥扭回头来，吐了实话，哥说：“兄弟呀！你不知道，盼了多少年，好容易全家的日子过得热火起来，吃的穿的都不愁了，收一个秋，粮食打了那么多，又叫入社，轮到谁名下不心疼啊！”

我說：“哥！你要好好回頭想想，過去咱受的什麼罪！你給地主種地，我給地主放羊，咱爹種着一畝多狼不吃，狗不啃的薄坡地，住的破土棚，穿的布袋片，吃的糠菜湯，爹去世那年，因為還不了債，逼得把做飯的鍋賣掉，地主馬得成臘月三十日，鎖了咱的門，如今聽上毛主席話，跟上共產黨走，組織起來多打了糧，日子剛剛過得好起來，又想單干開倒車，難道人吃人的苦日子還沒受夠嗎？”

我的話音剛落下，支部組織委員宋金山進來叫我開會，老宋高興地說：“入社的事，大家都報名啦，你們咋樣啊？”

嫂在一旁猛一下站起來對老宋說：“我也堅決入社，給我報上名！”

“好啊！還有你那口呢？打通了思想嗎？”老宋滿口答應，笑着看了我哥一眼走了。

這一下，我哥的思想可緊張啦，腦子里斗來斗去，長出了口氣，說：“我通了，我入社，受罪也到社里受吧！”

經過苦口婆心的勸說，看見我哥有了轉變，這是一個很大收穫，我便趁熱打鐵，說：“哥，眼睛要睜得大點，看得遠點，日子越靠後越好過，合作社要人有人，要牲口有牲口，人多力量大，遇個災年也不怕，保你分的糧食要比現在多得多。不要三心二意啦！”

我哥聽了我們一番勸說，不能說沒有動心，尤其是他一聽合作社的優越性，很快就表示了態度：“想通啦，明天去報名。”

我哥報了名，大家都替他高興，不過，說實在的我也不能不為他擔心，因為，他這個人性，我早就摸透啦！是棵墻

头草，风吹两面倒。不管怎样，他既然报了名，我还要很好地帮助他才行。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我們的农业合作社就正式宣布成立了。全社三十七戶，我們选李順达、申紀兰为正、副主任。

建社后，广大社員，尤其貧下中农的社員特别高兴，大家說：“土地合在一块啦，过去自願自的办法再也不能要了，拿出点劲儿来好好干吧！”

的确是这样，大家拿晚上当白天，一天頂两天，無論干什么活，总是你追我赶的，才叫痛快哩！

不过，不能否認，工作上还存在着一些問題，怨不得誰，是沒經驗呵！当时象土地評产呀，生产投資呀，农具作价呀，确定自留地呀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新問題，就凭大家摸索着干，确实有点忙乱，三天两日开会，特别是每天社員找主任領營生，沒有一点秩序，吵吵吵的，多啦少啦，远啦近啦，輕啦重啦，一坨吵就是半晚上。

有問題倒不怕，可以大伙来出主意，一条一条的改进。怕的是那二心不定的人又想拆摊子，这时候，我最怕我哥动搖，偏偏他又动搖了。他想着仍然还是以前那个老問題，自己有七八亩好地，一头大毛驴，两个好劳力，小日子过得挺美气，認為在社里七上八下的，还不知落个啥結果，怕秋天打不下粮，怕自己吃了亏。他想到这里又打了歪主意。成天不好好动弹，思思謀謀地想退社。

为了达到退社的目的，就接二連三地向社里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第一不摊公积金，第二自己的好地不入社，

第三多留自留地，第四牲口賺劳动日，大家一听他滿口都是个人打算，当然不能允許。我嫂知道后，气得吃不下飯去。当时我也焦急得很，只好靠党支部拿主意。

党支部觉得我哥既是一个翻身戶，又是一个老組員，思想虽然落后，也不愿丢开不管。順达再三地找他談話劝說，叫他看得远些，好好跟上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那知鬼迷了他的心窍，就是四条馬也拉不轉。他当真跑到社办公室要求：“主任，咱們可說定了啊！我今天就正式退社啦……。”

干部們被他纏得脫不开身，就商議好讓他退了社。当时我該說甚呢！气得我真說不上什么，我暗暗地想：“哥啊！你吃了資本主义的迷魂药，一条道要摸到黑，你总要后悔的！”

我哥退出社后沒多久，又和路河山，魏里兴等单千戶湊成了一个互助組。他們还推选我哥当了組长，几个人暗暗商量，要和合作社比高低。

我哥經常对他的組員洋洋得意地說：“不怕不識貨，单怕貨比貨，咱互助組地板好，畜力强，劳力多，技术高，那点不比合作社强？合作社人多手乱，秋后定要輸給咱。”

可是，事情完全出于他們意外，农业社的混乱現象，通过制定生产計划和三定管理制度，很快就扭轉过来了，一到清明节，春耕生产开始了，社員們上地成群又結队的，积肥的积肥，送肥的送肥，整修地的整修地，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再加上冲天的干劲，从沙地棧往西沟送肥，本来一天定額二十四次，我們就能做到三十四次，劳动效率提高得实在

惊人。

要問他們的挂名互助組呢？原來打的算盤不靈了，這事也并不奇怪，你想他們那几戶，都长着偏心眼，哪個不是財迷鬼，只為個人打算，開頭還互助了几天，一到下種的時候，都怕遲種地，捉不全苗，手忙腳亂，各顧各的干起來了。

我哥看到陣勢不對，也顧不上東南西北了，埋著頭在拼命地抓闖自己的几畝土地，為了個人，什麼事也能干得出來，有一次竟偷挑了我們農業社的肥料，叫社員揭發出來，狠狠地批評了他一頓。

春耕播種越緊張，農業社的優越性顯得越突出，就象一整套機器，撒肥、耕地、耨耕播種，嘩啦嘩啦的，原計二十五天下完種，結果提前十天完成了，質量還是好上加好。

互助組呢？就不要提了，就說我哥吧，一頭毛驢配不成轎，地耕不上，想和他們組里的人合轎，他去找路河山，路河山還想沾他的便宜呢。怎辦呢？我哥著急得團團轉，心里忽場一下又想起了沙地棧還有個親戚，中午沒休息，就跑去找人家，千說萬說，說了一堆好話，才算借給一頭小毛驢。好容易配了轎，恨不得一天把地耕完，沒想到毛驢體小力弱活兒重，耕了半天地，就給人家流產了小驢駒。

我哥真氣得傻了眼，直打自己的腦袋。

嫂子氣得罵道：“跟上你這個榆木腦袋，丟人敗興餓肚子，我圖了個甚哩？”

光氣也不行，節令不等人，耽誤了播種時節，不是明明白白要減收嗎？我哥唉聲嘆氣地數算了一頓，沒有什麼辦

法，回轉頭來對我懇求說：“好兄弟哩，你替我到合作社里要求一下，叫社里幫幫忙，種上這幾畝地，看行不行？”

確實那時候已過了下種節令，再加上春季沒有耨耩的土地，真有捉不住苗的危險。我說：“行吧！我先和社里商量一下再告訴你。”其實合作社早知道這個情況，決定馬上組織勞力、畜力，幫他們一把，也叫這些單干戶受點教育，我哥聽了高興，不過也不好意思。看他那樣子對退社的事，到真有點後悔了。

再說他組里的魏里興老漢吧，為了自己的二畝地，手忙腳亂的，碰上人連句話都顧不得說，趕着下種。正在這緊要三關的時候，沒小心被一根樹枝扎傷了右眼角，痛得上不了地，急得他拄着一根長棍子，坐臥不安，一天就找了我們幾次，要求合作社幫他個忙。合作社自然馬上幫助他下了種。老漢感動得一見順達的面就說：“我堅決要入社。”別的就再不說也清楚啦！

春耕播種完成了。誰優誰劣，是明擺着的事，全村開了個評比大會，黨支部把社組的成績一條一條地總結起來，在大會上作對比。

● 合作社二百四十畝土地中，有一半壞地經過加工變成了好地；

互助組的土地不但沒加工，連幾個塌岸也沒有壟起。

合作社遠地近地平均每畝施肥一百一十六担；

互助組遠地白下種，近地僅達六十担。

合作社春播提前十天完成；

互助組晚了一個節令，還多虧合作社幫助才播下種。

这么一来，他們那挂名互助組要跟合作社比高低的說法早就破产了。

說也巧，春播一結束，下了三指保墒雨，苗子該动鋤了。因为这年墒土不好，下籽多，出苗稠，再加上杂草丛生，苗草增长，成了一坨糞，这事情若不抓紧，要有荒苗的危險。合作社人多智謀多，大家一商量，办法出来了，妇女、老人、儿童間苗拔草，男劳力全力鋤头遍，这样起早搭黑突击了几天，苗鋤过了。我哥呢？一个人趴在地里，一天鋤不下屁股大一片，怎么办呀？再要求合作社帮忙吧，这話不好再开口了，要求回社吧，一张嘴还能伸出两个舌头来？他前思后想，两条道路明摆着，我哥这次真心实意地要求入社啦。

那天中午，他喘吁吁的从地里回来，沒进家，就找我說：“玉兴，我要回社，求你帮哥再說几句好話，我算輸和大家走一条路……。”我一听就說：“你好好想通再說吧！入社又不是扔耍話，想进就进，想出就出，那有这样随便的事情？如果真的想通了，到秋后再入吧！”几句话把我哥顶回去了。其实我們合作社不能看着他們的事不管，也早盼他們回心轉意了，我所以要說那話，是故意試我哥的心，瞧他这次入社的主意坚决不坚决。

合作社开始給小苗上追肥了。我哥的几亩苗儿七高八低的刚鋤完头遍，那叶子黄得圪卷透了明。好似老天故意和哥憋气，还是种地时下了三指雨，后来滴雨未落，加上山地土层很薄，刚出土的幼苗哪能顶得住火紅的太阳？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哥看到合作社只用了三、五天就挖出了很多水

泉，苦战了一场，抗旱胜利了，而自己的苗子却性命难保。合作社为了帮助他们战胜旱灾，发动社员支援，我哥的六亩半小苗才解脱了旱灾的威胁。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事实教育了我哥，也教育了所有的单干户。

两条道路，两种结果，谁也看得清楚了，我嫂这回口气更硬啦。她说：“是合作社好，还是你的互助组好，总该认输了吧？不管怎么说我再不能迁就你了，我要坚决入社。”

“你再不要叨叨我啦，你入社入吧！就怕……。”我哥的半句话刚露出嘴边，我就进了家接着说：“怕什么，难道又怕吃亏？”

“不，决不是这，我是说怕大家不愿意要我。兄弟，你再给大家伙去说说吧。对咱党支部说说，最好还是让我再回社吧！”

我哥说话那个尴尬样子，把我惹得真想笑，我说：“只要你思想坚定了，这个好说，我们大家也盼你早些回头，合作社的大门是开着的，只要你再不左右摇摆，大家一定热情欢迎你的。”

哥的思想转变，不仅嫂子心里高兴，当兄弟的也高兴，党支部考虑后决定马上召开社员大会，欢迎我哥他们二次入社。

开这样的社员大会，大家都很高兴，我哥更喜得合不住嘴啦。在会上他还讲了话，他检讨说：“我走错了路，走到独木桥上去啦，幸亏大家拉了我一把，把我从歪道上拉了回来。我现在已经认清楚啦：单干是牛车，互助组是汽车，合

作社是火車，我決定要坐火車和大家一塊兒走社會主義道路。”

魏里興老漢也經過這次兩條道路的亲身体會，認清了方向，他說：“現在吃虧是小虧，再不入社才吃大虧呢！”

社員們為他們的轉變高興，掌聲就象春雷，我哥、魏里興、路河山在台子上不住地鼓掌，從此他和大家一塊兒坐上了開往社會主義的火車。

十字路口的斗争

馬何則 口述
張 生 整理

想起轉高級社那陣，可真是費了些勁。

咱們西沟村自打互助合作，又經過初級社这么一鬧騰，有几家翻身戶的日子过得一天赶一天兴旺了，就說咱村张引群，他过去那点家底底誰不知道？他老家是河南林县，給地主扛长工，养不活一家人，才把他卖到山西来，那陣，有些人見他可怜，总要送他两把野菜半升糠。后来鬧了翻身，参加了互助組，初級社，真个是发了家哪，粮食滿囤，猪羊滿圈，赶起那牲口么，就一溜串，村里人都說，引群家的日子比过去的富农还要强三分，照这么鬧騰下去，更是了不得呵！

說起这张引群，那真是咱村的第一个精灵人，咱們說庄稼活有七十二行，他可是通了七十三行。他脑子灵，手又巧，还能受苦，看他种的那玉茭呵，綠格油油的，壮壮实实的，那一年不余下千二八百的？有了余粮，有了錢花，引群的那顆脑袋瓜子就沒有安生过。算盘珠子么，成天拨弄得辟里拍拉响。和他打过交道的人，誰又不佩服他那张鉄嘴？他把死人能說活，哭人能說笑；說的那話哟，也实在中听，男男女女，大人小孩，誰也能和引群說到一坨壘。一边說笑，人

家圈里喂的，篓里装的，手里拿的，也就慢慢跟他姓开张了。要问问这村里人，谁也吃过他的亏，上过他的当。日久天长，引群的滑头劲也出了名，大家伙送了他个好名字：

“玻璃脑筋”。就靠了这玻璃脑筋，他那家当越来越大，窑洞也越来越满啦。

可是引群那心眼就没个底，再大的家当也填不满。那一年，引群看见麻籽收得多，他就有了个新打算：村里人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蒸饅黄圪粯也是家常饭了，要是开上一个油坊，大家还不想吃上些麻叶油炸糕？家家户户都来买他的油，你一斤他八两的，那人民币还不是一个劲地往他肚兜里跑？比他死守住那几亩土坷垃要强多了。这么一想，黑夜就和老婆商量开了，他老婆也是见缝就钻的人，两人分了分工：一个收麻籽，一个就建起油坊来。他的算盘也实在灵，买卖好得很，几十里外的人家都买他的油，不几年就挣了三座石窑。张引群舍了根烟管，摇来摆去的，哪里还象个翻身的农民？他倒是当上掌柜的了。

那时候，我担任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这些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引群一家子闹得热呼呼的，真是发家啦，可是还有一部分翻身户就不同了。就比方张富则那家吧，成天在地里受，比起单干时虽然强多了，那吃的穿的也还困难，原因也简单，害了场病，把头牲口卖了不够医病，又卖了几亩地，这以后就全靠他一个人没明没夜的干，日子还是转不过来。象富则这样的人家也还不是一户两户，经常得靠社里救济些，才能勉强过下去。同样是翻身户，引群和富则的生活就差了个天地远，为了这事，我和顺达、纪兰在一起研究过很

多次，和引群个别谈话也不是一回两回的了，他当面总是这一套：“是啊，家里生活实在困难，赚上两个零花钱，就不再闹这玩艺了！”

说假话的不牙疼。一背过身，他把咱们的谈话忘得一干二净，还是干他的老买卖，说实在的，那阵真拿他没办法。

就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间，我和顺达、纪兰相跟上到长治参加地委召开的扩干会，这次会议内容是传达关于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的问题，我一听就高兴煞了：是啊，转了高级社，就把资本主义那条路给堵住了，生产资料一入社，张引群那种人就只有回过回头来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和顺达、纪兰边走边谈，谈到引群，又谈到富则，觉得过去没法解决的问题，这回一转高级社就都解决了，咱们毛主席真英明，给农民指出的这条社会主义道路，真是又平坦、又宽敞！

我们从长治回来不久，县里也召开扩干会，凡是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这个会，引群那阵也是个队长，我们相跟上开会去了。在会上，县委作了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的报告。引群一听说生产资料要入社，立刻就想起那座油坊、两头大黑驴，还有马呀，牛呀，羊呀，他脑袋上的汗水直往脖颈里钻，他听了半截报告，看看旁边没有人注意他，就悄悄离开了会场，一溜烟往回跑。回到家里气喘吁吁的，牵上了毛驴就走，他老婆赶紧追出来问他做甚，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说：“牲口要入社了，得赶紧卖！”引群牵了头牲口往西走，不料迎面遇上村里的龙纪英，龙纪英也是有名的机灵鬼，自翻身后，也闹得发了家。他见引群神色不对，就迎了上来，说：“你不是在县里开会，怎么倒赶起牲口来

了！”引群一見是紀英，知道他家有几个錢，就說：“这头驢可是头好驢，正遇上家里缺錢使，給了你吧。”紀英把引群上下打量了一番，說：“玻璃老哥，咱弟兄也是老朋友了，有什么信息不打了个招呼，倒想賺一把，可不对呵！”引群也是一时慌張，寻差了买主，便說：“你看我这眼真不頂事，沒看清是你。有話黑夜談吧，这会有点事。”說罢，赶着毛驢朝李庄走了。

引群卖掉大黑驢的那个晚上，龙紀英、张貴元都钻进了引群的窑洞。引群只好把生产資料入社的事情說了，这几个人都嚷了起来，龙紀英說：“牲口不能入，我的驢，我的馬，由我騎，由我打。”张貴元說：“果木是搖錢树，土地是刮金板，坐着吃，不流汗。”引群沒說甚，他在思謀明天起个早，卖驢子去。

轉高級社的消息很快就传出来了。第二天一早，引群赶着驢子去卖，看見順达老婆桂兰也起来了，正在場里刷洗她家几头大牲口。引群以为桂兰也卖牲口，心里想：倒看不出桂兰也精，和我打的一个算盘。就过来打听价錢，想捞上一笔。他見桂兰就笑嘻嘻地說：“这几头牲口交給我引群吧，包你卖个好价錢！”桂兰是个老实人，她說：“看你說哪里去了！听說牲口要入高級社了，咱想着跟人办喜事也差不多，就起了个早，刷洗刷洗，給披上紅，打扮打扮，送到高級社，才象个样么。快把你那头驢子牵来，咱也給它打扮打扮。”

引群听了桂兰的話，才知道自己鬧錯了，滿口連說不不不，三脚两步就走了。引群这么胡鬧一場，把人心都攪乱

了。我們从县里开完会一回来，社办公室就挤滿了人，这个問：“牲口入社是怎么个入法？”那个問：“土地入了社，沒有劳动力的怎么办？”龙紀英干脆說：“引群現在卖牲口，这算对不对？”

我們几个人把办高級社的办法給大家說清楚以后，大家酝酿了一陣就都走了。当晚决定把张引群的問題專門研究一次。我把引群叫到順达家，他一看我們几个人的脸色，心里就虛了三分。順达說：“引群，这些年来，你真是財迷了窍呵，你看你鬧騰些甚？开起了油坊，当上了掌柜的，那里还象个翻身戶？你住的那三口新窑是賺誰的？还不是咱村的农民兄弟！你看見沒？富則和你一同翻身，如今一家人吃口飯也还困难，你还能安安生生賺人家的錢，这叫甚？叫剝削呵！”

紀兰見引群耷拉下脑袋，便說：“引群哪，轉高級社是件好事，好事讓你做坏了！你是个聪明人么，可又实实不聪明。党和毛主席指引咱們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奔，摆着这阳关大道你不走，一个劲往死胡同钻，那是万万行不通！”

我想到引群翻身忘本的事，心里实在憋不住了，我說：“你爹因为甚把你卖到山西来？是地主把你一家人剝削得沒活路呵！亏了党的領導，你如今日子鬧好了，倒来剝削自己的弟兄了！这种思想真怕人得很！老兄呵，你是走在资本主义独木桥上了，轉高級社正是为了拉你一把！”

我們几个人前說后說地談了半天，引群一直沒吭声。这个时候，一群男女社員都挤到順达屋里来了，說要报名入高級社。大家一見引群坐在炕上，就說：“引群哥这回倒是积极了，是来报名的吧。”說罢就笑着鬧着去翻順达家的苏联

画报，开留声机，引群象雷公劈了一家伙似的，坐在炕上一动也不动。

有个老汉汉指着那张乌克兰集体农庄庄员生活的画片问道：“顺达，咱听你说苏联集体农庄的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咱们办起了高级社，生产资料归了公，离苏联的集体农庄也不远了吧？”顺达说：“是不远了。人家那里是机器耕田，机器下种，机器收割，甚也是机器操作，咱们的生产技术还落后，人的思想也还得撵上去，还得加把劲呵。”顺达一边说，一边望了望引群，他也下炕和大家伙看画报了。纪兰把顺达从苏联带回来的小电影机搬了出来，大家边瞧边谈：

“苏联农民的生活实在好咧，出门就是汽车摩托车，咱们有头毛驴就了不得。”顺达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说：“社员同志们，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农民生活和咱们过去一样样，也是缺吃少穿，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农民办起了集体农庄，走了集体富裕的道路，所以农业生产是直线上升，农民生活也直线上升。只要咱们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用不了多少年，咱们也能赶上苏联农民的生活。要是咱们有人只打个人算盘，要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路，好日子就难盼到了。”大家听了都不住地点头，我又瞧瞧引群，他一个人还在那里瞧苏联画报哩。

第二天，我们召开了社员大会，一开始，顺达不说别的，倒是谈起他家里从河南林县逃荒到山西来，他爹又被地主活活打死的事情。这些事情谁也听说过，可是顺达说呀说的，好些人都抽抽噎噎哭开了，我瞧见引群在一个角落里揉眼睛。顺达又谈起苏联农民的好生活，这些话大家也听过好

多遍了，今天听起来，却更带劲，大家都明白：轉了高級社，咱們才能朝着苏联农民的方向走，一步一步地赶上苏联农民的生活。哎呀，当时那会場上的情緒才叫高！順达表示把全部牲口和猪羊一齐入社。这一来，要求上台表示态度的把手臂举得老高，会場上就象一片树林子！正在鬧鬧嚷嚷，我在台上瞧見一大群羊闖进了会場，原来引群把他的几十头羊赶来报名入社了，他老婆在后面赶着两头牛，手里还捏着卖牲口的几百元錢哩！

歡歡喜喜入了高級社

馬娥子 口述

竹林 整理

一聽說咱們的初級社要轉高級社，我馬娥子是一百個贊成，打心眼里高興。因為高級社比初級社的優越性更大，頭一件讓人歡欣的就是要取消土地、牲畜的分紅啦！從今後土地連片牲畜合槽，再也不分你家的我家的，成了咱們大伙的財產了。象咱這廣大貧雇農翻身戶，那家能不贊成，那個又能不高興呢！心里高興精神爽，那渾身的干劲就說不上有多大，特別是我那孩子的爹，那幾天出來進去合不攪的樂，干活兒比往常更勤快了。我一個勁地催他去報名，他說：“你就別操那份心了，咱家是頭一個报了名的。”又說：“報名是小事，准备工作倒是件大事情！”

“對，那咱就好好準備準備吧！”

孩子爹一心一意地和我商量，我說把平日咱積下的幾十担好肥上到地里吧！他說當然要上，好土地憑的是好肥料，不光是上肥，咱還要好好墊墊地。我說除了墊地還要修堰；他說修堰要做，還要把咱那牲口喂胖；我說喂胖牲口不說，還應該將那繩套農具整修齊全，打扮體面；他又說除了整修農具還要……我忙問還要啥？他想了一下，慎重其事地說：

“別忘了，還有件大事，除了這些准备工作外，還該給大家

好好宣传宣传，你说是呀不是？”

“嗯，谁说不是哩！”我说着笑了起来，他也笑了。他一句我一句，我俩说得真够热闹，最后还是他说：“说得不少了，要的是实际行动，就看咱干劲足不足吧！”我说：“要干就干，咱马上就动手吧！”真的，我立刻就扔下了手里的针线活，和他爹东张西忙的就干起来了。清晨不等太阳露头，我俩便担着忽閃閃的担子，往地里送肥料，一趟赶一趟的，汗水把衣裳都浸透了，谁也不肯歇；中午刚放下碗筷就跑去垫地，里砌外垫的那番下劲，真比絮件棉衣还心细哩！黑夜星星满天了，他爹还不着家，不是开干部会就是去做宣传。我呢？守着一盏灯，补补拴拴收拾农具。两人成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常常是顾了工作就忘记了吃饭。其实，就是再忙再累点，心里也乐意。

这天中午，我做好了饭等他爹回来，左等右等，都快过午了还不見他的影子，我等不及了，索性拿起铁钎往地里去。哟，一出門却見他气冲冲地回来了，我一盘問，才知道他爹是为村里的几家吃瘪户不愿入高级社在生气，他说：“他们暗地里尽耍的是鬼把戏，偷偷摸摸地卖了牲口。”我一听就起了火，忙問道：“是誰叫財迷了心窍，做下这缺德的事！”他爹重重地说：“还有誰，张引群。”

一听说张引群我就更有火了。

你想，咱自小受过辛酸的人，那怕是吃一碗饭，穿一件衣服呢，都死死地記着党給的恩情，最听不得这翻身忘本、和党离心离德，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三心二意的人。急得我説：

“张引群呀！张引群，我恨你这翻身忘本，好了伤疤忘了疼

的人，我給你講講道理去。”我馬上要去找張引群講理，他爹攔住我說：“先別忙，張引群的事有我們黨支部的同志負責幫助，一定得想辦法叫他回心轉意，決不能眼睜着過去的窮朋友走上了歪路。”他爹放下碗筷，急着又去找張引群了，走到門口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對我說：“你也趕快組織你們的積極分子給婦女們好好宣傳宣傳去，聽說三奶奶老兩口被張引群賣牲口的事鬧得滿腦子思想顧慮，一定得給老人家好好解釋解釋。”

“對，我這就去。”我三步並兩步地跑到東巷子里叫上春英和張嫂，又跑到西邊叫着巧姑和秀英，一共七八個婦女，我們大家湊在一起開了個小會，便分頭到各戶去做宣傳了。我頭一個就到了三奶奶家。

三奶奶老兩口住着兩間磚瓦房，有一個很齊整的院子，這是土改時分下的；還有三畝好地和一頭大黑驢，也是分到的勝利果實。雖然老兩口一輩子無兒又無女，可從土改以後，小日子過得還不壞，只是上了年紀的人，干活不靈動了。沒個幫手，別說是種地了，就是她家這頭大黑驢，幾年來要不是眾社員對他們的幫助，也難养活。當然這回一轉高級社就再好不過了，我興致勃勃地想把老兩口成了五保戶的喜事兒首先告訴他們。一進她家，正好東坡的，南凹的，總有二、三十個婦女，正在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圪吵呢！一見我就關心地問：“娥子，轉高級社你家報了名沒？”有的說：“那还用問，娥子家一定是頭一個報名啦！”我瞧着大伙兒都歡歡喜喜談論入高級社的事，心里就樂了。大伙兒又問我高級社和初級社有什麼不同？我一口气把孩子爹平日告

訴我的那些道理比比划划地給大伙說了一通。我剛說完取消土地分紅的事，三奶奶就忙問我：“娥子，你說轉了高級社，象你三奶奶這沒兒沒女的老兩口，取消了土地分紅該怎么活呀！”我忙說：“三奶奶三爷爷，我正是給你們報喜來了呢，一轉社你老兩口就更美了，成了五保戶了，還有甚担忧的。”

提到“五保戶”當時還是個新名詞，老兩口當然弄不清，我又詳細地細細地把高級社照顧失去勞動力的人，采用保吃、保穿、保住、保用、保葬的五保條件，細細地說了一遍。一說這些他們可真高興了。平時不怎么多說道的三爷爷這下也張了嘴：“娥子，可真有這規定？”我說三爷爷呀，放心吧！共產黨什麼時候說的不是真話？這不明擺着么，從互助組到初級社，日子越來越富裕你也知道，現在轉了高級社，是又上了一層樓梯，步步高升啦！土地連片好生產，打下的糧食多了，當然就該更好地照顧你們老人家了。老兩口張開沒牙的嘴，笑得眼睛都擠在一起了。三爷爷直點頭，並且說：“毛主席呀！你真是能，出的主意全為的是咱老百姓。”

我們婦女們一坐在一塊，話就斷不了頭。後來大家七嘴八舌地又談起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是啊！咱貧雇農離家沒有受過那沒土地的苦！誰家沒吃盡了那私有制的虧。一想起那過去的事，不由得就叫人傷心落淚！

還記得那一年哩！他爷爷爬山走了段近路，就惹下了大禍，狗地主新保破口大罵他爷爷瞎了眼，說山上那有你們窮人的路，非逼着我家出買路的錢不行。咱家沒辦法出不起錢，只有讓孩子爹拼命地給人家受苦來頂替。窮哥們一條

心，那时候的张引群还经常抽空来帮个忙。一年二年没明没黑地给人家受啊！要不是党领导咱翻了身，解放了，那真是受到驴年马月也没个头啊！

土改穷人翻了身，咱们都分下了地，才算把日子过好了。可是不从根本上消灭土地私有制还不行，象人多劳力强的户常是因为土地少，勤勤恳恳劳动一年将够个吃穿，没有心劲劳动；而土地多的富裕户光凭土地分红的收入都花不完，劳动积极性也就没有了。现在一轉高級社，土地牲畜是咱们大家的了，实行按劳分配，只要好好劳动就是永远打不破的铁饭碗。谁还能不赞成呢？再说，初级社的土地合拢当然好，可是合拢还没有连成片还是个大问题。平常咱们都想着扩大耕地增加产量，可是咋能够行得通呢？左一道埂，右一道岸，脚还没有抬就叫那地界石给绊住了，想出把力气都不行。气得我孩他爹成天对银富老汉说：“什么你的地界我的地界，干脆咱打乱耕吧，既省工省时间，又能多种庄稼不好吗？”银富老汉自然同意，他说：“真的，老弟呀！这界石算是憋死人啦！要是把它全推倒了，宽宽敞敞地，叫人们心里多舒展。”一轉社，土地连片，咱这心愿就真实现了，该有多么好！……”。

我们大伙思前想后地吵吵了半天，心里都豁亮了。有的人不住地点头：“对呀！高级社就是好。”有的人站起身来就要报名去，还有的人亮着大嗓门说：“张引群卖牲口分明是思想不对，咱们应该和他讲讲理，……”三奶奶老两口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大家说得都对，娥子，你快引我们报名去吧！把土地证也带上。”

俗話說得好，燈不明只用一撥，話說到就能起作用，經過我們這一番宣傳，大家對轉社的事了解得更清楚更細致了，都爭先恐後地做準備工作：南吃梁上的老李家，只兩天時間就整墊了一亩七分地，和我家打對門的秀英娘，起早摸黑地七天就積了五十担肥，大家你追我趕，都想著為高級社的成立做些好事情。我們婦女宣傳組的干劲更大，成天不是抱著孩子坐在每家炕頭宣傳，便是在地里說道，黨支部表揚我們，說我們工作做得又深入又實在。

不到半个月，我們村前村後的轉社大事，就鬧得熱火朝天了。尤其是由於宣傳工作搞得好，一部分人的思想顧慮很快就丟得一千二淨了，就是連那幾家有嚴重富裕中農思想的圪瘩戶，也有了很大的轉變。當然順達、紀蘭和孩子他爹幫助張引群轉變的事就更熱鬧了，這裡我就不再重講了。

轉社的一切大小事情都準備得差不多了，用大家的話說那是“萬事齊備，只欠東風”了。大伙一心一意等待著開慶祝大會的一天。三奶奶老兩口見了我就問：“喜日子在哪天？”我說不遠了，就在十二月二十四日。

真的，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是我們高級社成立的喜日子，這一天我們山庄上的人起得特別早，頂著滿天星星就在收拾打扮了。我們山庄上的人，平常出門講的是梳頭洗臉穿穿戴戴，可是這天不光是打扮自己，還要打扮自家的牲口農具。等收拾妥當，太陽也露頭了，我特意替三奶奶牽上那頭大黑驢，孩們敲鑼打鼓，放著鞭炮，我們男人女人，三人一伙，兩個一對，說著笑著，他爹還是領頭的，一溜烟似的往會場走去。

楊 威 現 形 記

馬 喜 富 口述
屈維良 王 珂 整理

在地主富农当权的年代，咱們楊威村穷人常說这样一句話：“宁叫孩們餓得哭，千万不能押了地主宋福长的谷。”若是押了地主宋福长的谷么，这一輩子也别想还清了，到如今我还記得那件伤心的事：

民国九年，正是个大旱年，庄稼地里只收下几顆山药蛋，又都被地主馱上走了。宋长兴一家几口子餓得直不起腰来，三岁的孩子又鬧病，长兴明知宋福长的粮食借不得，可是眼看一家人餓得只丢下半口气，狠了狠心，押了宋福长八斗谷子。这一来，长兴家算是倒了灶砸了鍋碗，宋福长今天派人来要，明天亲自催，本加利，利又变本，一年一个驴打滚，不到几年就变成了三十石谷子。长兴哪还得起呢？大年腊月三十日，宋福长带着狗腿撵上了門，把长兴用繩子拴在茅梁石上，逼得宋长兴卖了两个亲生孩子，还沒了清这笔债，只好深更半夜逃出了楊威村。不知是在山里喂了狼，还是逃到了別处，此后就沒个音訊。咱楊威村的穷人提起这事，誰也要伤心落泪。

宋福长的威风，到土地改革那年就抖落了个一干二净。我記得在訴苦会上，穷人們把一肚肚的苦水都吐了出来，斗

爭的口号震得地动山也搖，宋福长好比那九尾狐，他一看这大好江山坐不成了，便赶紧收起了那威风，走起路来也耷拉下脑袋，說句話也是低声下气的，吩咐他干甚就干甚，不敢說半个不字。不管甚营生，都拣重的脏的干，当着群众的面，干得更卖劲。咱們受苦人都是实心眼，有的瞧着宋福长不吭气，只顧死受活受，真以为他良心长正了，向着咱穷人了。哼，誰知他一肚子全是歪主意。古人說：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自古以来，地主和农民就是死对头，宋福长自換斗爭以后，恨透了翻身农民，表面上裝得規規矩矩，骨子里还在使弄刀枪。

在高级合作化的时候，村里人都忙着轉高级社的事情。咱村有几家圪瘩戶想不通，不舍得把土地牲口入社，宋福长知道了这事，就謝天謝地，灶台上点了一炷香，又叩头又作揖，想咒得咱們高级社垮台，一心要搗了咱們的鍋。可是他表面上还裝着笑脸哩，見了干部老远就笑咪虎虎地說：

“日子越过越好啦，高级社按劳分配，这日子盼来了，我要报名入社！”

你以为他真想入社？才不哩。別瞧他露出一口黄牙笑咪咪的，那是张假面皮，青面獠牙真面貌罩在里边了。

沒过两天的一个晚上，已經是深更半夜了，群众都睡了觉，宋福长踏拉着一双破鞋滿村胡窜，他象是夜猫子，沿着墙角角走，瞧見富裕中农宋东狗的屋里还亮着灯就停了脚，原来东狗和媳妇在議論入高级社的事情。宋福长把耳朵貼住門板，听得出是东狗不舍得二亩好地入了社，宋福长听了滿高兴，正听得起劲，不料东狗媳妇开了大門，只听得“嘩、

碎”两声，把宋福长跌了个狗吃屎！东狗媳妇吓得乱叫。宋福长顾不得喊声疼，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用手按住嘴唇：

“嘘，轻声点，别吵醒了干部！”东狗见他鬼头鬼脑，就有几分火了：

“你这深更半夜，到咱家门口做甚来了？”

宋福长擤了把鼻涕往破鞋上一擦，又摸了摸碰肿的下巴骨，嘿嘿了两声才说：“东狗老弟，转什么高线肚，哎，我看是胡日鬼！瞧你家的日子刚过得热火，就要拿你的地，牵你的牛，你一家大小还活命不？我是早戴上地主帽子哩，家里甕甕缸缸早空啦。可如今轮到你头上了，我听说没收了土地和牲口，就要翻箱倒柜，什么吃的、穿的、用的统统归公……。”

宋东狗不太相信这话，他想：干部们说过，生产资料才入社呢！东狗媳妇听了这话就没了主意，一个劲拉她男人的犄角角，意思是叫男人赶紧想办法，她男人还是半信半疑。宋福长那两眼就象一对算盘珠子，早算到东狗的心里了，他往东狗身边走近两步，压低了嗓门说：

“我是特地给你送信来的，你福长哥不为你为谁哩？我今后晌从社办公室门口过，听见干部们正研究哇，话就是这么说的，东西反正是都要归公，我给你送个信，是叫你早做打算呵。”

东狗信了一半了：“你当真是听见来，靠得住么？”

宋福长两道眉挤做一团：“靠得住，靠得住，你福长哥是识文断理的人，还能说假话？说了假话，来世变猪羊！”

宋东狗两口子完全信了他这番鬼话，俩人商量来商量去

也沒商量出个好办法，底天出来进去都是唉声叹气。党支部和社委会做了許多工作，一直到高級社办起来許久以后，才把东狗一家的脑筋給扭了过来，这是后話。

再說宋福长走东家窜西家的干了些坏事后，瞧見这些人家和社里鬧别扭，心里可高兴啦！你猜宋福长怎么着：他还对党员干部說：

“轉高級社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喜事呵！有人还死着股牛劲不想入，真是死脑筋！”

我瞧那份得意勁，就起了疑心，我对他說：“宋福长，別人的事不用你管，多想想自己改造的事吧！”宋福长听这話里有骨头，連忙点头哈腰說：“是，是，支书說得对。”背地里恨得連牙巴骨也能咬断哩，就思謀找个机会点把大火，毀了咱們社。

这个机会算是盼到了，一九五七年，咱們党领导全民整风。大鳴大放开始了，宋福长听說欢迎給党提意見，以为放火时机已到，还梦想变一重天呢。人們常說蝎子最毒，我說宋福长比蝎子还毒十分。他这会借着党整风的机会出头露面了，干脆摘掉了那皮笑肉不笑的假面具，再也不弯腰低着头走路了，而是挺起胸、昂起头，走起路来格敦敦喇。在鳴放会上，他慫恿富裕中农宋东狗給党员提意見，末了还嫌意見不够分量，把东狗一把拉下来，自己說話了，他亮起嗓門吼道：“我帮助党整风啦，为什么把土地分給咱农民种了几年就收到合作社去呀？咱农民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为甚叫統購走？这明明是叫咱农民落个先喜后忧一場空呵！”

听了这派胡言乱語，我一股火冒得三丈高，他这个地主分

子怎会誠心帮助党整风呢？他还口口声声“咱农民”咋样咋样，他是一只手掩住耳朵，一只手偷铃当的贼呀，哄过了自己还哄过旁人么？果然沒出我的意料，社員們听了他的話就嘤嘤喳喳起哄了，都怪怨宋福长不該說这种顛倒是非的話，只有富农张富巧和喝了宋福长迷魂湯的宋东狗不吭不响，以为宋福长胡說八道还有点道理，你看气人不气人？不过，这事情是明摆摆地摆在哪儿，群众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农民自打走了合作化道路，哪家的日子不是一天赶一天兴旺？統購統銷实行后，农村社会主义經濟不是一天天繁荣嗎？这些事实瞎子也能摸得着的呵。咱們这好光景只有地主、反革命才瞧着不順眼，我們的生活一天赶一天好，敌人气得沒法儿，是“狗急跳墙”么！宋福长这只獏皮狗，装了几年老实，这会憋不住哪，也想格崩几下哩！他刚一格崩咱們就卡住他脖子啦！

道理很明显，咱們的农民可不是过去伺候地主老財的农民了，咱們是高級农业社的社員。誰是同志，誰是敌人，心里全都清清楚楚的。

說到宋福长自在鳴放会上点了一把火以后，瞧着黨員干部們沒有吭声，就更得意忘形了，以为他們地主分子还能上台唱两出戏呢！

这出戏真个唱了。沒几天，我們社里就开了辯論会，社員們一个个都搶着发言：有的人批判宋福长的錯誤言論，有的揭发宋福长破坏和犯罪行为，如在修水庫筑土坝时，宋福长偷偷地往土里填过石头，想讓水庫漏水，他把牲口圈的樣子偷偷拆下来，想叫房頂塌下，压死牲口……。

听了这些揭发，群众心里的怒火再也憋不住了，都要求把宋福长揪了出来，叫他在群众面前坦白他的犯罪事实。在群众的压力下，他吞吞吐吐地坦白了些。富裕中农宋东狗这回也觉悟了，不等宋福长坦白，他就把宋福长那天深更半夜到他家点火煽风，害得他好些时候与社里两条心的事情也兜了出来。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把宋福长历来破坏互助合作的事实都摆了出来，原来咱村好些圪瘩户一直在受他的害，被他拉住了腿，因而在每一个运动中都那么扭扭捏捏跑不动。

这一来可就好了，通过这次辩论，地主宋福长的假面具摘掉了，现出了狐狸原形，送交了法院。咱们社员在这次敌我斗争中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大是大非，把咱社的各项工作都使劲往前推了一把。

人民公社應運而生

屠維

早在合作社的那幾年，西溝的廣大社員就想大興山水之利。他們利用每年冬春農閑時間，在河灘上筑堤、担土墊地，為的是拦住每年夏季的山洪，更好地利用起河灘的土地。可是，在這遠近五十里的山溝里，上游不治理，下游的灘地修墊得再好也枉然。用當地流傳的那句話說：“老龍王不認親，糟害人那管你南北西東。”每年一到七八月間，准要狠狠地下几場惡雨，山洪就象發了狂的野獸，橫冲直闖而來，冲了下游必然要連累上游，冲了上游還能免了下游！因此，人們在灘地上所下的辛苦都白費了。這自然災害不徹底根除，生產上當然要受很大的損失，提起這，人們就會想起犬關三岔口的故事來。

三岔口是公社的楊威、底河、涂上三個村，三條干河灘碰頭的地方。也是原來三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伙有的地盤。涂上合作社一心想在三岔口修墊几十畝河灣地，社員們說，有了河灣地，就成了糧園子，耕作方便又省勁，一畝地至少能頂住三畝上架地。可是底河合作社，因為村后山坡陡，水草陰不适宜放牧，就一心要把三岔口地區規劃變成牧坡。楊威合作社呢，雖然也有心在三岔口上修地、放牧，只因离村較遠探不着，就決定在這里植樹造林。三個合作社按照各

自的打算，互不協商，各干各的事。沒想到鬧騰了兩三年，都落了一場空。楊威造的林剛長成小树就叫底河的羊子啃了，淤上修的灘地叫底河下來的洪水一脚蹬了，可是底河却說楊威植樹硬占了他的牧坡。就這樣引起了一場糾紛：底河的社員要刨楊威的樹，楊威的社員要趕底河的羊，兩家的社員不服氣，還鬧到鄉政府去說理。淤上的社員在一旁擦野腔說：“你們兩社互相埋怨，那我們的灘地叫洪水沖了該怨誰？”其實那時候人們早已意識到，誰也不怨，都怨三個社各干各的不掛鉤。說來還是因為高級社力量小，沒個全面規劃。以後，社員們三三兩兩，有個空兒就圪嘍。有一次楊威社員馬生連等幾個人親自找到支書門上說：

“聚法，你還沒有看透嗎？現在社員們已嘍成一坨糞啦！都說只有跟底河淤上兩個村合起來治理三岔口，才能徹底解決咱們的造林規劃問題。我看大家這意見很對，你們當干部的也該很快地商量一下，不要埋沒了群眾合理化建議。”

支書郭聚法听了這話，眼睛猛的一下亮了。他自問道：“對呀！這倒是個好辦法，我咋沒有這麼想！不，明日就和那兩個社長商量，如果大家都同意就干起來！”

晚上，廣播剛停，電話鈴就響了。郭聚法拿起耳機一听，正是淤上的社主任馬提成，高興地就想和他商量，沒想到不等他說話，提成就說開了：

“老郭啊，和你們商量個大事，咱們和底河社合伙治理三岔口，你們同意么？”

“好哇，我們也正想跟你們商量，社員們早就有這樣的
要求啦！”聚法回答。

接着，他倆又給底河支書郭景昌打了電話，並約定三個人第二天上午到三岔口作具體的研究和規劃。第二天早晨，太陽剛露頭，他們便來到了三岔口。詳細地交談了群眾要求治理三岔口的意見，大家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先治水，要不然規劃做得再好，征服不了山洪還是行不通。所以根據治水的前提，又做了規劃，決定東南坡為造林區，西北坡為牧區，平灘上為耕作區。計劃剛做好，男女社員便紛紛報名要求參加治理三岔口的任務了。三個社一共批准一百六十多個青壯勞力，很快就投入了緊張的戰鬥。

當時正處在寒冷的冬天，但是為了實現這多年的願望，那管它地凍天寒，大家頭一炮便打開了石門水庫。因為這裡是三岔口的死對頭，如果把住在這兒的老龍王擒不住，治水就沒有個頭緒。所以一開始，社員們干劲就特別大，再也不鬧你們我們的糾紛了。底河社担土缺籬筐，楊威、滄上社搶着來支援，滄上社壘谷坊壯勞力不太足，楊威、底河社抽了最強的勞力去支援，大家在一起干活相處得很親熱，後來他們爽利打亂了社的分工界綫，按小組干活。這樣工程的進度簡直是飛速的，把一些平素愛認死理的老漢們，說服改變了看法，他們說：“這可不同過去了，三個社會伙人心齊，天大的困難也不在話下。”原計劃幾個月才能修成的水庫，只經過兩個月的戰鬥就提前完了工。

石門水庫的竣工，不僅給以後的工作打開了門路：春天一開始，他們便按照規劃，大批的植樹造林，修牧坡，還墊了一百二十多畝好灘地。六月中旬下了場暴雨，整個的山溝、河灘的工程連眉眼都未皺。社員們高興地說，這叫鉄打的江

山沒个坏！并且三岔口的完工的确是打破了社界和村界，三个社很自然地組成了一个联社。这事引起了龙鎮、西沟許多合作社的注意，他們根据生产上的迫切需要，联合起来，搞了一些大型的工程。象龙鎮联络了九个社的妇女修建了“三八渠”，西沟也联络了附近的几个社修整了不少河滩地。总之，这些明摆着的事实告诉了大家，小社不能办的事只要几个社联合起来就必定能办到、办好。无形中社員們就酝酿起办联社的事来了。一提起楊威与凉上、底河的联社，大家就贊称不絕：“看人家多自在，說干甚就能干甚，造林有山，牧畜有坡，修地有灘，养魚有水库，說做活，人多力量大……再过个十年八年真了不起。什么时候咱們也跟人家联合起来就美了。”社員們三个一伙，五个一堆，整天为这个“合”字圪吵着。有一天，西沟的社員們开制定生产计划大会，社主任李順达总结了一九五八年跃进的成績，又提出农业增产的指标时，社員們再也坐不住了，大家一致提出办联社的事。生产队长王周則第一个站起来就說：“主任，将大家的意見向領導上反映反映吧！社小办法少，不如把社扩大办法多。要想提高产量指标可不难，就看联社办成办不成！如果就靠小手小脚地鬧，生产就要受限制了。”

“对！”生产副队长张芝怀也跟着說：“我同意周則的意見，現在小社的困难很多，象新城、佛堂岭山高气候冷，明知道种了谷子玉菱熟不透，产量低，可是不种这又不行。山药蛋在这儿的产量倒是高，但不能种的太多了。可咱西沟一带恰恰相反，因为气候干旱、土質粘結，偏偏又不适宜种山药蛋。所以要是把咱这五十里长的深沟，所有的合作社都联

合起来办个联社该有多好，做上一个全面的规划，叫气候暖的地方全部种粮食，叫气候冷的地方多种山药蛋和药材，发展林牧业。这是因地制宜的好办法，如果农林牧副能全面的发展，想不多打粮也不行；想不增加收入也不由你。”

经过社员们的再三要求，顺达和其它社干马上详细做了研究，把群众的愿望写了信去和其它社联系。信上一开头就谈到了办大社的好处，他们打比方说：“咱们这一道沟的三个乡就象一个圆圈身子，西沟乡是下半身，杨威、龙镇两个乡是上半身，发展生产少了哪个也不行，三个乡联成一个社，改造山河有条件……，你们有啥意见？”

其实杨威和龙镇乡也早在酝酿这个大事情，现在又接到西沟的来信，大家真高兴极了。社员们一吃劲地催他们的支书去和西沟商定成立联社的日期，不久，三个乡便联合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做了全面的规划，还成立了一个建设筹委会。虽然联社还是以高级社核算为分配原则，但是实行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就大大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这时上至白家庄、底河，下至西沟，五十里长的山沟，在一溜边的山坡上，挖了数不清的鱼鳞坑，在支沟、干沟里砸起象梯田似的谷坊，在东彰、申家坪、西沟等地修了许多大小水库，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这一带已呈现出一片新的景象。社员们称赞地说：“好呀！这是千朝万代没有过的事，要不是大家联合起来搞，做梦也想不到变化会这样大！”

合作社的发展和人走路一样，一步一步往前，不到目的地绝不会停步。现在办起了联社，的确是达到了群众的心愿。还记得，那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的下午。西沟的社

員們正在开会討論三種工作，郵遞員送來了報紙。張書記展開一看，山西日報的頭版用雞蛋大的紅字，登載了山西省第一個人民公社（中蘇友好公社）誕生的消息。在另一張報紙上登載着河南遂平縣五星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頓時轟動了會場。張書記沒來得及念下去，幹部、社員已緊緊地將張書記圍了起來。爭先恐後地問：

“什麼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和咱聯社有啥不同？”

“靜一靜，聽我念下去。”張書記按住群眾的吵聲，用响亮的嗓門念了下去……。

大家越聽心里越亮堂。認定雖然過去沒有聽說過人民公社的名稱，實際上大家已經辦了人民公社的事情。於是，大伙要求張書記代表大家向縣委申請，馬上掛起人民公社的牌子。

縣委接到他們的申請書已是十八日的晚上十點鐘了，正好書記們正在討論這個問題。根據群眾的申請，縣委又從各方面審查，認為西溝等三個鄉成立人民公社的條件已經具備，就批准他們成立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這一天，天氣特別晴朗，照在西溝的太陽比往日更燦爛。一大早，喜鵲就在樹枝上喳喳叫個不休。大家說：“喜鵲早晨叫，喜事已來到。”今天政社合一，農林牧副全面發展的新組織——金星人民公社在西溝正式成立了。大家歡天喜地的邁進了社會主義的新里程。

有些人說人民公社的成立是上級決定的，上述那些活生生的事實告訴他們，人民公社的誕生不正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嗎？俗語說水流千遭歸大海。的確是這樣啊！

從受災到豐收

肖 河

自打人民公社成立起，萬戶一家，社員們都擰成了一股勁。真個是人多力量大，無論什麼天災人禍，就別想再斗過咱們啦！

說實在的，咱這山溝溝就沒那年不遭災，山洪啦、冰雹啦、蟲害啦、干旱啦，就沒斷過頭；有時候是幾種災害一齊來，把這點莊稼糟踐得不象個樣子。只說咱公社成立後的頭一年，社員們結結實實地使了一把勁，小麥、谷子、玉菱比哪年種得還多；苗旺秆粗，厚格敦敦的，老遠望去，一坨梯連住一坨梯，喲！就象一塊塊綠毛毯連在一塊，實在愛人！

看老天爺的心眼有多壞！正當玉菱、谷子秀穗的時候，來了一場卡脖子大旱：打六月以後，沒下過一滴雨，那綠油油的玉菱葉子都黃得坨卷起來，谷子起了紅坨毛，眼瞧着這麼好的莊稼被活活旱死，誰能不心疼！

這時候，社主任李順達同志正在省里開會。他接到公社寄來的信，知道今年的旱情很重，心裡真象火燎似的難受，兩道濃眉坨擠在一塊，背着兩手在屋子裡走來走去，心裡一個勁地捉摸：這是公社化後的頭一年，莊稼受了損失，可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經濟上的問題，是一個帶有政治性的問題呵！咱是公社的領導人之一，咱要對黨、對公社的一萬

多社員負責！想到這里，他再也靜不下來了，就給副主任申紀蘭同志寫了一封信，信上說：“要發動全公社一切力量抗旱，要想盡一切辦法保苗！救活一畝算一畝，救活一棵算一棵！”

壞事情偏偏湊到了一起，正在這火燎眉毛，人心緊張的時刻，西溝管理區又出現了蟲災，是一種名叫二十八星花大姐的蟲子，成群結隊地來啃吃山藥蛋苗苗。誰都知道，凡是被花大姐啃吃過的山藥蛋苗苗，就結不下山藥蛋了。紀蘭的眉頭鎖成了一坨糝：要抗旱，要治蟲災，這兩件都是壓倒一切的緊要工作，缺一件也不行！她接到順達從太原郵來的信後，就和西溝支部書記馬何則研究，把全村勞力分成兩部分：男勞力和強勞力全部出動抗旱，弱勞力和上了年紀的婦女全部出動治蟲害。

人們都說申紀蘭干起活來風快，又利煞，實實象個男子漢，這話沒錯。你瞧，她担起担子一溜烟，那個婦女也撵不上她。

在治蟲抗旱、刻不容緩的日子里，紀蘭忙得連軸轉，白天，她帶領男人們担水澆苗，黑夜，她提着馬燈帶領婦女治花大姐。趕了太陽趕月亮，一連戰鬥了幾個晝夜，終於把花大姐撲滅了。

四十天已經過去，還沒有下一滴雨，在這火燒火燎的時刻，社主任李順達回來了。他一下車，什麼也不顧，連口水也沒喝，就一直朝地里跑去。看到那些旱倒了的苗苗，心里那股難受勁就沒法說。社員們見了順達，不象往日那樣有說有笑，大伙的心里都象梗了塊什麼東西似的，悶了上來，相

跟着他走，向他詳細汇报灾情的严重情况。順达是輕易不大激动的人，他沉住气听大家談話，心里默默思謀抗灾的事。

一群人随着順达上了坡，在地里找到了申紀兰和党支书馬何則。紀兰說：

“順达哥，庄稼作践成这样样了，真沒見過呵！”

順达点了点头。

紀兰知道順达心里难受，可是她也难受呵。这些日子来，她熬星星，熬月亮，就为了給大伙多爭得一些粮食，现在，她对着自己最信賴的人，才說出她多少天来最担心的心事：

“順达哥，咱們西沟自打組織起来到现在，还没有出过减产的事儿，今年仍然不能……”

“当然不能。”順达斬釘截鉄地接过了她的話头，“事在人为，人定胜天。”

于是，几个社員干部圪蹴在地头开起会来。大家把各生产队的受灾情况估了估，都認為今年产量会减收一半，或許还要多一些。心直口快的紀兰发言了，她說：“能不能多想些办法，叫咱們不减产？”

順达等着大家的反应，几个社干都沒有吭气，看样子是信心不足。順达想：抗旱的任务好比上陣打敌人一样紧急，容不得再躊躇什么。他是个靠苦干起家的庄稼人，現在想到的唯一办法还是：“干！”

順达說：“咱們不用說甚么大道理了，大家心里都清清楚楚，灾情的确比咱們眼見的那一年都重，可是咱們是坐在地头等减产，等着喝玉米糊糊，还是再想想办法？”

一位青年队长霍地站起来喊道：“順达哥，咱們太行山的人跟旱魔打仗，也不是一回两回的了，今年就說是場大仗，可咱們成立了人民公社，兵强馬壯，人多心齐，定能胜过它。”

紀兰說：“談得好，我就愛听这号話。”

这一来，群众的情緒在急剧变化，有个叫张补根的老汉，一把拉住順达的手說：

“好主任，听咱說几句心里話：光緒三年的大旱，村里餓死了多半人，今年的灾情实实比光緒三年那次还重。我老汉相信毛主席的好领导，能抗住这场灾，我来献一条計：咱們一边担水浇苗，另一边打洞灌園肥，再浇水，又耐旱，又頂事！”

那位青年队长也嚷道：“我献一条計，咱們人多力量大，不如把单人匹馬的担水浇苗改成运水传递法，能提高效率。”

“我也献一条計，向地質队借帆布水管去，能节省劳力！”不知誰在人堆里喊。

群众的情緒沸騰起来了。不用再作动員工作，旱象最重的西沟村馬上成立了抗旱指揮部，生产队成立了抗旱小組，农具厂、木业厂加紧制造水桶，供销社停止营业，学校停止上課，公社全部人馬开往抗旱保苗的最前綫。

千軍万馬都上陣了，男人們、女人們在两位主任的率領下，在干河滩，在山上摆下了声势浩大的陣势，远远望去，就象古代傳說的群龙，从水源一直盘旋到山頂地頭。那就是青年队、壮年队、妇女队、工人队、学生队，还有四面八方

來支援的干部隊。有的担着水桶，有的提着水罐，有的抬、有的端；家家戶戶的盛水器具全搬來了，連六、七歲的娃娃也提着水壺、水罐，參加了抗旱行列。

一盆盆、一瓢瓢的清水澆到旱苗上，一行行、一滴滴的汗珠滾到旱苗上，人們好像聽見了苗兒吮吸水分的聲音，好像看見枯黃的玉茭葉子又轉了綠色，人們愈來愈干得急了，勁頭也愈來愈大了，巴望着把地下水一古腦兒全傾倒在地頭。

問題又偏偏出在骨節眼上，水庫的水快用完了，這消息把人們愁壞了，大家小心翼翼地傳送着盛水器具，不讓一点一滴給白白洒到了路上。水，在西溝這一帶的確比金子還貴重，特別是在這苗干地裂的時刻。

李順達象戰場上的指揮員那樣沉着又果敢。他和旱澇、和荒山禿嶺交戰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了，任何困難，任何艱苦都擋不住他；他就象一名身經百戰的老戰士，有滿腹的經驗，象指揮過許多次戰鬥的將領一樣，他懂得鬥爭的藝術。這時，他站在人群中對着喇叭筒喊道：

“不要慌，同志們！我們一定能找到水！”

他放下喇叭筒，和申紀蘭等幾個社員干部商量：“我們的找水隊組織好了沒有？”

“已經出發了。”紀蘭回答。

“很好。咱們繼續干。”順達說着，脫下他那件被泥水沾滿的小袄，咕咚一聲跳進了水里。水庫已經露底了，只剩下一小灘、一小灘的泥水。他用瓢把泥水舀到一塊，讓大家再舀到桶里。現在，連最後的一瓢泥水也舀干了。就在這緊急

的时刻，找水队透着了好消息：在沙地棧、刘家底等地，找到了三眼泉水。于是水龙掉过头来，运水队在新线上奔跑着。

一連七十二天沒下一滴雨，运水浇苗干了两个月，庄稼算是缓过了气，又换了绿颜色。

这一場卡脖子大旱，庄稼多少是受了些損失。要紧的不是在算那笔損失的眼，而是找回来，补起来，受灾不减产，歉收变丰收。因为人民公社有条件、有力量斗过任何巨大的自然灾害。

在这次公社扩干会议上，李順达說：“同志们，我們把今年这个灾年变成丰收年，大家有信心沒有？”

有几个同志在議論：“只要現在能下场雨，咱們补种它大批晚秋作物，还可能望丰收。”

順达說：“在农业上补回来是重要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咱們看，”順达指着“公社出产示意图”說，“咱們山里有多少宝贝：铁矿，石膏矿、药材，这些东西要开采出来，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在农业社那时期，咱們是心有余力不足么！現在，咱們公社是人多力量大，只要咱們抓起这批副业，不但能把农业上的損失补起来，还能給社办工业打好基础。”

参加开会的同志把眼睛大了，心也亮了。“是呵，农业上的損失，从副业上补起来，咱們主任的主意真好！”沒等順达的話說完，同志们就嚷开了，有的提議馬上干起来，讓公社铁厂去领导采铁矿和石膏矿，供销社的同志負責收購药材。有的提出搞运输、发展养鸡和养猪等等。順达見大家的

情緒越來越高，就說：“要徹底改變山區貧窮落后面貌，就只有按黨的指示來發展公社經濟。這次卡脖子旱是個壞事，毛主席說過，壞事也能變成好事。因為旱災教育了我們，使我們親眼看到了人民公社的優越性。”

聽了順達的這番話，同志們個個精神抖擻，就象往日民兵出發打日本鬼子時那股勁，真是七氣飽滿，銳不可當。紀蘭同志最會做鼓動工作，她問大家：

“同志們，有信心沒有？”

“有！”是一陣雷鳴似的回答。

“好！咱們的口號是找回來、補回來，歉收不減產，受災變豐收！”

“對，歉收不減產，受災變豐收！”又是一陣雷鳴似的回答。

正在這時，一聲響雷從山頂上劈了下來，轟隆隆的聲音由這道山溝鑽進那道山溝。大家擠到門口，一陣風刮過去，嘩嘩的雨點下來了，經過七十二天卡脖子大旱以後的第一場雨來到了。順達邊開玩笑地說：“因為咱們干劲大，老天爺也不得不向咱們低頭了！”

一場雨過後，千軍萬馬又出動了。順達領着采礦、刨石膏的隊伍上了山，紀蘭帶領着婦女大軍在補種晚秋作物和蔬菜。沒有一個人擔心減產，也沒有一個人擔心歉收，人人心里都充滿信心、充滿希望。

山頂山溝都唱起了豐收新歌……

山溝里機器隆隆響

許文群 口述

長青 整理

別看咱們這個農具修造廠不大，才十個小車間，可在這偏僻的山區里，卻是頭一份。全公社幾十個生產大隊那一個不和咱們成天打交道呢？今天西溝派人來向咱們要小平車，明天楊威的社員拿着圖樣讓咱們做榨油機，人來客往的就沒斷過頭。咱們成天也是沒明沒黑的趕任務，放下這件又拿起那件，真是夠忙的。可是再忙點，心里也樂意。因為大家都知道，要大辦農業么，還能離得了工業支援？

公社辦工業是件新鮮事兒，咱山區里的好些人，從來也沒聽見過機器是個什麼響聲。那年聽說城關來了幾架鍋駝機，咱們幾個年輕人跑了三十里路去看，做夢也想不到，現在我却當起機器廠的廠長來了。

這還是公社化的那年，我打縣里開會剛回到生產大隊，公社的栗書記就把我叫去了。他見到我以後，頭一句話就是：

“老許，咱們公社里要搞工業啦！黨委會研究，決定要你去辦工廠。”

“什麼，叫我去辦工廠？”我睜大眼睛還以為自己聽錯了話。可是栗書記又重復地說：“是啊！讓你當廠長去。”

“哎呀！当厂长，这哪是咱庄稼人干的事？”我听到这件事，心慌得咚咚咚直跳。有心想对栗书记说说自己的困难，可是这是党委给自己的任务，一个共产党员咋能怕困难，说个不去呢？

栗书记见我有点为难，就说：“你也知道咱这山沟里从来没有弄过工业，既没有一点家底，更没有半点经验；全靠白手起家。现在只有三间房子，七八个工人，你先去闹腾起来再说。有困难咱们再研究。”

我鼓起勇气往栗书记说的那三间房子走去，心里那股滋味呀，就象当新兵第一次上阵一样，又兴奋，又紧张。

一进房间，只见东一块砖头，西一把柴草，炕上堆了几个铺盖卷，乱得真不象个样子。栗书记说的那些新来的工人，没想到就是张买兴、王书德、赵元斗等七八个人，全是咱们公社的社员。他们正守着那架柴油机吵吵呢。

他们看见了我就说：“咱们的厂长来了，快欢迎。”几个调皮的家伙还鼓掌呢，闹得我的脸直发烧。

原来大伙正在听张买兴讲开动机器的方法呢！我知道张买兴以前在故县铁厂当过几天徒工，我就对他说：“买兴，你快说下去吧！咱们也听听。”

“哎呀！我哪能知道多少，也是听人家说的一点。”买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大家又要他做个试验看看，他就用脚踏了一下机器，突、突、突地响了。我好奇地摸着机器说：

“这个怪东西呀！可真机灵。”这句话把大伙都逗笑了。

我们的第一件工作是收拾房子，什么砖头瓦块的都搬了出去，紧接着就开会讨论建厂的事情。大家都想让这架柴油

机馬上投入生产，先搞粮食加工。只有个别人說：“就这三間破房子，又是宿舍又是灶房又当車間，才有一架小机器，哪象个工厂的样子？”大家都不同意这意見，說：“不能光看样子，能生产就行，不鬧生产倒講起条件来了，哪还行？”我說：“說得对，沒厂房不要紧，能生产出成品就行。咱們干吧！”

就这样，柴油机开了起来，咱們头一次用机器磨面了。以后，任务越来越多，每天磨二千斤面，公社用也用不完。公社又要求咱們生产更多的成品，三間房子实在不够了，才动手盖起房子来。

这正是十冬腊月天，地冻得哪能盖房子呢？可是为了我們的厂房很快建好，就是再冷点，心里也愿意。白天我們打地基，运木料；晚上屋里冻得人睡不着，索性不睡觉，起来拉大鋸。有时木料运不回来，我就領上大伙翻几里路的大山去抬。就这样白天晚上的連軸轉，还不到一个月就盖起十七間房子，大家高兴得要命。

可是我們只有一架机器也不行啊！我正在发愁，想去找领导想想办法。凑巧主任李順达来了。他高兴地对我說：

“老許，赶快派你的人，今天就动身走吧！”

“干甚去？”

順达說：“我已經跟咱专区的几个大工厂联系好了，人家答应要支援咱們一部分机器，叫咱們现在就去运。”

“真的嗎？”工人們一下子就把順达和我围住了，我也高兴得不知說什么是好，心想领导上考虑問題可真周到，工人老大哥也真热情，对咱們山沟的这么个小工厂还这样重

視！

当时，順达和我研究，除留下一两个人做家里的活儿外，其余的人全部出动去取机器。順达說：“記住，同志們，除了取机器还要好好的学点技术，不然回来还要大眼瞪小眼呢！”

工人們全笑了：“放心吧！主任，既去了就不能白回来。”

我們的厂房扩大了，有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什么牛头刨，半自动机床，皮帶車床，发电机、小鋼磨，大大小小三十多件，故县铁厂还支援了我們八吨鋼材。工人們又学了点技术回来，这下干劲就更大了，我守在他們的身旁当起小学徒来。

要掌握机器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抡镗头只要有力气就行，可是开机器就不同了，摸不住那个窍门，有力气也是白搭。我正在发愁自己不懂技术，领导生产有困难，可偏巧迎头挨了一棒子，发生了这样一事故：

那天晌午快下工时，忽然听见車間里吵吵嚷嚷的，我走进車間，还以为大伙又在辯論什么问题，不料却看見才来厂不久的那个高小学生刘应才在嗚嗚大哭，旁边围了一圈人。这是咋回事？我問：“刘应才你哭甚哩？”刘应才不說話，可別人却說开了：

“哭甚呢？厂长你問他自己吧！不懂就别装懂！”

“誰說不是！你当是抡镗头嗎？毛手毛脚的不当回事，坏一根发条就是四百块钱哪！”

“什么？是自动机的发条断了？”我急着問大家，大家

都不說話。哎呀！當時真象一鍋滾油澆在我的心上，這可咋辦呢？我急得直跺腳，可是冷靜一想，我咋能怪一個剛來廠不久的年輕孩子呢？如果我是個懂技術的人，早點向大家說說，不是就不會出這樣的事故了？我越想越氣自己，覺得自己的責任很大。我跑到黨委會去，栗書記听了這事當然也很難過，可是他要我不要着急，還說：“要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今後領導大家好好學文化，學技術，沒有文化技術就辦不了工業，也沒辦法建設社會主義。”栗書記和我談了很久，句句話都打在我的心上，我有決心和大家一道攻克文化技術關。

我回到車間里時，電燈還亮着，原來是劉應才跑了五里多路，打煤礦機器廠請來一位安裝工人，正和張興、王德幾個人在一起共同研究、修理斷了的發條呢！劉應才見到栗書記和我，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

“咋樣？能修理好嗎？”栗書記問。

大家都說：“一定要把它修理好。”這一夜我們五六個人都沒有睡覺，直到第二天中午，才算把機器弄得能開動了。大家高興地握住那位安裝工人的手感謝他。

這事故對我們真是一次再實際也不過的教育了。組織大家討論時，每個人都表示態度要很好的學習。我提議成立業餘技術學校，利用晚上時間學習，大家都同意這意見。公社黨委給大家買了課本，請了附近工廠的工人來當教員，全廠的職工向技術進軍了。

人家都說我們這伙人的干劲大，我說咋能不大呢？都是些山溝溝里長大，和石頭土坷垃打交道的人，現在要精通機

器嘛！还能不下点工夫？白天守的是机器，夜里梦的是机器，平时一开口说的又是机器，从书本上学的还是机器，俗话说：一天生，两天熟，日久天长了外行总会变成内行的。一个月后，我们在操作上确实摸了好些门路，也懂得了不少道理，这一来，就想搞点技术革新了，这倒不是咱妄想，确实确实是形势逼人呵！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小平车出厂了。许多大队都来争着要，该先给哪一个大队呢？简直是没法儿分配，原因是我们的生产效率太低了，锯木头用手，打铁也是用手，一架小平车要折腾好几天才能出来。同志们都有改革工具的要求，我也这么想，要是来个生产自动化就好了。我对大家说：

“咱们大家都想想办法，造个锯木机和打铁机就提高生产效率了。”有的人同意我的话，说：“行啊！咱们大胆地干干看。”可有的人却反对说：“别以为咱自己有多大的本事，才学会走就想跑，还是老老实实地干吧！”

我最不爱听这话，一心想闹个工具革新，可是就想不出个道道来。有一天，木工赵元斗对我说：“厂长，咱们到绥城参观参观吧！人家厂子大，办法多，也许咱能学点门路回来。”我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当天我俩就去了。

参观时，最引我俩注意的就是那几台电磨，不用机器油，全是用电带动，把电门一按，四台电磨就轰轰转动了，多少斤粮食一眨眼就磨完了。我俩仔细地看了又看，还要求开机器的同志给我们详细地讲了操纵方法和电动的道理。一出车间，我就对元斗说：“这机器主要是电力操纵才能磨得快，电能带磨，肯定也能带别的，咱们把铁锯安在一架机器

上也用电带，不知道行不行？”

“嗯！你说的倒是个好办法，咱们赶快回去做做看。”

我俩从陈城赶回家太阳已经落了，吃了点饭，也顾不上休息就下手干开了。一直到第二天中午，七拼八凑才把铁锯安在一架小电动机上，一开电门，电锯果然动开了。可是把木头放上去一碰锯齿却又停了下来，差一点把锯子锉坏。一见这情况，我俩不由得齐声说：“哈，有门。”研究的劲头就更大了，高兴得连饭也不想吃，闭着门就找起毛病来了。找了很久也弄不清是哪里的毛病，后来元斗想了半天说：

“也许是安的距离不对，咱们再安一次看。”这一安可真安对了，电门一开，木头果然一块又一块地锯下来了，又快又好。全厂职工都喜得合不拢嘴。就在这架电锯做成后不久，另外几个人合做的一架电力磁铁锤也成功了。这下我们厂的生产就来了个全部自动化。这两件小小的革新自然是不够得很，再说咱们厂还要修建翻砂车间，黄色炸药车间和纤维制板车间，以后的事还很多，技术还更复杂呢！不过，咱们也不愁了，不懂就学，不会就钻研，有了党委的领导，再大的困难也一定能克服。

谁说不是这样呢！我经常对人说：“咱们西沟的变化有多么大呀！不单是石头山上结满了瓜果，粮食年年增产，连机器都进了山沟。过去，咱们山里只能听见狼嚎狐叫，如今山谷里机器成天隆隆响。人家说咱们山区人民的干劲大，说嘛，全是党领导得好！”

甩掉扁担

馬壽富 口述
青 標 整理

咱們西沟公社的自然条件就是差，山大坡陡，沟壑縱橫，要找块平坦地勢，实实困难。就說我在那个楊威村吧，連条正經道也沒有，社員們去上地，簡直就是去爬山。那些地疋，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象土梯似的圍着山头轉来轉去，上地的人也跟着轉来轉去。平日咱不說它，一到送粪、收秋的时候，那些个粪堆呀、庄稼呀，全靠一条扁担，担去又担回。过去会編山歌的人唱道：

住在太行山，扁担不离肩，
山高坡又陡，两眼难見天。

这首歌子說明山里人种几亩地实在不容易。我們祖祖輩輩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俗話說，“靠山吃山”，这話有道理。咱們山区的人就得成天跟山打交道。自然条件差是一点不假，咱也不能向自然低头哇。太行山的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既然能把拿着机关枪大炮的日本鬼子打倒，既然能把如狼似虎，吃人咬人的那座封建山打倒，这几架既不会拿枪打人，也不会吃人咬人的土山石头山，我就不信打不倒它。党經常教育咱們，要战胜自然，改造自然。这一二十年来，咱們都摸到了这个

道道：只要听党的話，按党的指示办事，沒錯！

現在說个今年四月間的事：我剛听說咱們社主任李順达和申紀兰同志由北京开罢人民代表大会回来了，就想：管保又带回来了好些新办法、新措施，咱得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准备到龙鎮（公社办公地点）听传达报告去。我一边往地里送圈肥，一边这么思謀着。忽然看見前面走来两个人，嘿，那不是順达和紀兰！我正想放下担子，順达說：

“忙你的吧。”

說罢，他俩也找了两付粪桶，就和我們一起送圈肥。我和順达相跟走着一間，才知道两个社主任是巡回办公来了。一路上，我把队里的生产和工作情况向他詳詳細細汇报了。当时，我們大队存在的重要問題就是下种迟，因为一部分强劳力出去治理漳河了，地里的活儿比往年多还要求精耕細作，所以全队这九十多个劳力全出动，还是忙不过来，原因也很简单：种玉菱要点圈肥，圈肥是全靠人一担一担往地里送，山高路又陡，从太阳沒露头担到月亮上山，还是赶不上。

我向順达汇报的时候，女社員們也跟着紀兰嚷开了：

“紀兰，这不是咱們妇女不顶事，担起圈肥来，实实在在是一个顶一个，就是人少担不过来，連明彻夜地干也完不成春播任务！”

两个主任把話都記在心里，在地里休息的时候，大家凑在一块儿，七嘴八舌地就开起会来了。順达說：

“都来当諸葛亮，要想尽办法在节令前把玉菱种到地里才行。”

我說：“問題全在圈肥上面，送圈肥太費工了，我看不解決這問題就辦不了事！”

我這麼一說，大家就嚷嚷開了。有的人提議干脆派人到漳河去，把強勞力都叫回來；有的人不贊成，說太缺乏全面觀點。地頭會開得可熱鬧哩。順達說：

“勞力再多，都用來担圈肥可不合算，何況咱們勞力緊張？別的办法沒有，全靠咱們自己出主意。現在黨号召咱們大鬧技術革命，大家看看，能不能在扁担上改革一家伙？”

我听了這話，心里就動了一下，暗想：早先听人家說，平川地方甩掉扁担，實現車子化；要是咱山溝里也能走車，勞力再緊張，咱也不愁他了。我想到這里，便說：

“象平川地方那樣，能甩掉扁担，實現車子化就好了。”

有個叫馬仁考的社員，听我這麼一說，把烟管從嘴里抽了出來，兩眼瞪着我：

“甩掉扁担？這不是瞎說么！人家平川鬧這樣化、那樣化，人家是什麼地勢？咱甩掉扁担能咋的？莫非拿手來提餚比担着省事？”

他這麼冷言冷語的，真把大家看扁了。我說：

“依你看，人家都鬧這樣化、那樣化，咱們山區條件差，就該死死抱住一條扁担？”

馬仁考眯起兩眼，有氣沒力地說：

“祖祖輩輩肩膀担，扔掉扁担難上難。”

我便粗聲大氣地回答他：

“扁担一天不丟，工具改革一天不休！”

順达看了看大家，說：“好，要敢想敢干才能創奇迹，就看大家舍不舍得甩掉扁担。”

有个姑娘悄悄地說：“扁担是舍得，只是山沟里沒条正經道……”

紀兰問她：“沒道能修不能修？道不是天生就的，对吧！”

紀兰說得真好，什么事也得人干才行。

這場爭論可厉害得很，在回来的路上，順达对我說：

“甩掉扁担，解放肩膀，实现运轉車子化，是咱們山区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場先进与保守的尖銳斗争，象过去的斗争一样，咱們共产党員必須走在前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就动手干开了，困难确实不少：一沒車子二沒道，三沒材料。可是順达的話老在我耳边响。我知道单靠几个人是鬧不成的，只有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把事办成。我便决定先去找十二姐妹。

要說起咱們楊威的十二姐妹小組，那确实确实是了不得。別看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輕姑娘，不管是炕上的針綫、地里的活兒，样样拿得起，干得滿漂亮。喊一声要搞个群众性的运动，十二个人总是一溜烟跑在前面。十二姐妹的組長叫申秋蓮，她可不是个馬馬虎虎的姑娘：她不大好說話，只願干活，一有空就学习，十分聰明，平日考虑个什么问题，总是又准确又全面。

我到了申秋蓮家，十二姐妹正围着灯在学那本《哲学通俗講話》。我把甩掉扁担，实现車子化的事情給她們談了談，她們都高兴得不行。我又把目前的困难說了說，秋蓮馬

上代表十二姐妹說：

“我們十二姐妹保證把道路修好，讓咱們的車子跑得又快、又省勁、又安全！”

姐妹們你一句、我一句，都表了決心。當晚，她們便扛上鑿頭鎚，提上馬燈上了山。挖的挖，鏟的鏟，抬的抬，墊的墊，就这么干了一宿。

我從秋蓮家出來，就到大隊辦公室樓上搬下了一輛鐵腳車（這是咱們去年支援修水庫時候買下的。修完水庫，社員抬回來就沒使過）。有了車子沒圓桶也白搭，我東找西找，好不容易找了個破汽油桶。我把它修了修，灌好了圓肥，裝在車上（這一桶比咱們平日担的六担還多），就套上條毛驢在院里走了一遭，吱啣啣、吱啣啣的真够勁。

第二天清早，社員們起來一看：往日上地走的那條道變寬了、平展了，真象說故事的講的那些神仙施了什麼法術一般。我知道這是十二姐妹的功勞。這時，我趕上車子去送圓肥，一路上，社員們見了都拍起手來叫好。馬仁考正担着一担圓肥，呼哧呼哧地上大山。他瞧見我趕了輛車子，就把担的糞桶往地上一擱，眼睛睜得有核桃那麼大，好象還不大相信似的，跟着我的車子前後左右打量了老半天。我沒吭聲，把糞車故意往他們队的地里趕去，他看得清清楚楚：我趕一趕車，頂他担六趟。这么干了一上午，他累得渾身是汗，張着大嘴就象一把滾水壺，呼呼地直喘氣。我呢，嘿，輕松愉快地哼起小曲兒來了。一邊瞅着他使勁搗風，一邊心里想：你瞧見了吧，这下該心服口服了。

當天黑夜，大隊召開了社員大會，我把甩掉扁担、大搞

車子化的重要意义一谈，会场就象一锅滚水，凡是看到我赶车的人，没有一个不夸好，没有一个人不拥护。这时候，马仁考从人群里挤到了台上，大家不知道他要干甚，他摸了摸脑袋，害羞地说：

“哎，咱这旧脑筋不管用了，昨天咱还不信山沟里能甩掉扁担，今天，嘿嘿，我真是心服口服了……”接着，他把原先的保守思想狠狠地批判了一番，又把今天和我一块儿送圈肥的事情对比了对比，还算了笔账：仅仅是一个上午，我一个人就干了六个人的活。

他这一番话，作用实在大哩，在会上，大家都讨论开修路、造车、做粪桶的事。还没等我开口，社员一个接一个地抢先报名献木料、献铁。还有四十来个妇女，在会上跟十二姐妹组成了妇女修路队，都是说干就干，一点不含糊。说话间就到了山腰，一边抡镢头，一边还喊口号，劲头实在足。在家的人个个都在闹车子。有个女社员叫马英巧，她找了一块八尺长二尺宽的木板送来做粪桶。队里没木工，闹不开，她二话不说，跑到农具修配厂借了个锯，自己就呼呼地锯开了。桶板做好了，没铁圈，她又跑到长钢汽车站找了些废铁条，劈劈啪啪地打了一黑夜，就箍了个大圈桶，一次能装十二担。不过，咱们村的木料还是不多，主要的办法，还是靠用废品改成圈桶，如那些旧油篓、破水馱、汽油桶、酒筐、纸烟箱、肥皂箱等等，经过大家的手一整修，就成了各种各样的圈肥桶。正在这节骨眼上，咱们公社的农具修配厂，为了支援早日实现车子化，特地给咱们安装了一批小平车送来了。这一来，我们的劲头就越发大啦。锯的锯，打的打，大

家忙得乐呵呵的。在这次甩掉扁担的革命运动中，有很多社员都学会了木工、铁工，几乎人人成了多面手。

我算了一下，自顺达和纪兰到咱们杨威村巡回办公那天起，到各生产队甩掉扁担实现车子化为止，总共才半个月时间。过去到过杨威的人，可能还不信变化得这般快，可是，事实总是事实，以往只能跑矜矜的山坡坡，如今修成了宽展展的车路。一到上地的时候，独轮车呀，铁脚车呀，小平车呀，胶皮车呀，吱吱扭扭，吱扭扭地跑来跑去，千担圈、万担肥一个劲地往地里倒。那些老人们都拄根拐杖来看热闹，还说成是看“今古奇观”哪。

如今的马仁考早甩掉扁担了，他赶胶皮车，还要唱几句上党落子。咱们那十二姐妹嘛，不管赶车、推车，总是跑在最前面，她们一边赶车一边唱：

“太行山哪，山连山，
过去扁担不离肩，
如今来往使车搬，
哎哟哟喂，使车搬！
哎哟哟喂，使车搬！”

電燈照亮了山溝

郭聚法 口述

王芝善 整理

說起點電燈這回事來，我們村子里的男男女女，差不多上千把口人，都會咧着嘴，笑咪咪地告你說，這多虧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給咱們帶來的好光景。

在過去，我們楊威村有個出名的大地主，名叫宋福祿，每年正月十五元宵節和陰曆三月十三庙会，總要明燈燭火，殺豬宰羊，院內搭起神棚，全家閨女媳婦都衣帽整齊去上香叩頭，向神靈請福。有一年，宋福祿當了偽省參議員，從太原買回來一對“紗燈”，上寫“宋首堂”三個大黑字，每逢過年過節就掛在大門上。那時，村上的人見了，那希罕勁就甭提了，都說：“老宋家當大，燻盞燈跟老百姓不一樣，咱這土巴生人家，上那兒能見上這好東西？”說起舊社會咱們窮人實在可憐，受盡惡霸地主的剝削壓迫，一天到晚埋著頭吭吃吭吃地干活，傍晚摸黑回家，朝土炕上一躺，能安安生生睡他一覺就算不錯了，還點什麼燈哩？有時候婦女們做做營生也得點盞燈，窮人們沒錢買點燈的油，就只有想窮辦法。每年七月天，野草滿山坡的時候，窮人們爬到坡上割些艾蒿，擰成一盤盤艾繩，在太陽下晒干後，放起來。或者上山砍些指頭肚粗、一簇長的松枝條。窮人們成年累月，點

的灯就是这些艾草松枝。比較好的戶，也不过是点炷香洗洗碗。冬天冷，孩子們冻得发抖，有些戶就在屋子里索性烘堆“牛粪火”，一面取暖，一面照明。

“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話从八路军抗日一到我們山区就听說过了，可是那时候都以为是說夢話，誰也不相信。还有人說：“这是瞎子摸太阳哩。千輩万輩也办不到。”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各項工作都干得更热火啦！我們一面組織群众突击秋收，一面就又开始大战鋼鉄和深翻土地运动。群众們的干劲实在大，許多人劳动一整夜还不肯回去休息。可是，夜晚沒有灯，只能摸着干活，工作进度受了很大影响，大家便都焦急起来，都說：“什么时候村里安起电灯就好啦，一到天黑亮堂堂的，咱們在电灯下干活、学习，一天能頂两天，有多方便呀！”

負責领导搞鋼鉄的党支部委員馬金水是个很爱钻研的人。不論什么活，只要經他看上一眼，就能自己动手做开来，再加他小时家貧，給地主扛长工，多年的辛酸生活，使他磨練了一副坚毅勇敢，不怕困难的頑強性格。一九五四年他曾到长治淮海机械厂当过一年合同工人，在做合同工中，他亲眼看到搞电灯照明这件事并不太困难，只要有部柴油机或鍋駝机，买个发电机再弄些电綫和电灯泡就行了。因此，打那时起，他就把安电灯这回事攔在心里，認真地学习怎样开机器和发电。如今，当他听到社員們真的要求点电灯时，心眼里该是多么高兴呵！他除向支部积极反映群众的要求外，并請求党把这一任务放到他肩上。党支部經過認真研究，認為金水和社員們的意見很正确，便决定第二天就开始行动。

一听说村上要安电灯照明，就象刚开闸口的河水，就真个那热火劲就难比拟，个个红光满面，三三两两的在街头议论开了：

“毛主席领导真有办法，说啥就能办到啥。”

“电灯这玩艺儿就是好，刮风下雨也熄不了。”

马买孩、马进昌是两个富裕中农，一贯在村上最能说怪话，见山说山，见水说水，外号叫他“琉璃鬼”。他俩最不服气，逢人就说：“哼！点电灯哩！三两生铁想架个炉哩！如果搞成了，叫日头老爷从东落下，朝西出来。”

第二天，天才麻麻亮，我和党支部书记马喜富，支委马金水等十几个人就起了床，扛着镢钁跑到炼铁厂干起来，搬砖的搬砖，挖坑的挖坑，抬石头的抬石头……。没有柴油机，我就亲自担任采购，到长治买来了机器。没有电线和电灯泡。我们就和工人老大哥商量，到淮海厂、惠丰厂和五金商店，买来了电线和电灯泡。

有了柴油机，没发电机也不行啊！最近几天来，我连续接到仁考、显富从北京和上海寄来两封信，信中都说：各地发电机都缺货，叫咱另想办法。

我正在发愁，忽然，团中央下放劳动锻炼干部苏彦同志笑咪咪地从村里跑来，拍了我一下肩膀说：

“老郭！给咱们邮来了一个五马力发电机。”

“什么，给咱们邮来了一个五马力发电机。”我两眼定神，用十分奇怪的口气问道，生怕自己听错。可是苏彦同志又重复地说：

“是啊！给咱们邮来一部五马力发电机，要咱们快去取

哩！”还没有等我分清楚是从哪里跑来时，社员就都放下镰，象捅了马蜂窝一样，从四面八方跑来，把老苏和我围了个水泄不通。只见一个小伙子，从人群中扳着老苏指说：“咱村就是风顺，果然是人有天运，马有神力，正愁机器，中央团校就给我们送了一部机器。”

有了机器就头轻了一大半，剩下的问题就是个学开机器了。开初，不用说是开吧！就连机器上的零件也认不清。有一次，刚买来机器时，因为没有人会开，也没有很好地去看护它，在院子里放了几天，小孩们就悄悄地把螺丝扭去耍了。我听说后，才又说服了孩们，一颗一颗追回来。

我们几个围住机器咕叨了两天，看看好象有点门门了，结果还是开不动。已经是第十天了，可是，机器还和个死蛤蟆一样，突、突、突跳两下就又不动了。

我和喜富、金水等几个人，在机器旁整整守了一夜，油也快糟塌完了。眼看着机器还是找不出毛病来，急得直冒汗。

这时，一些落后的社员不三不四地议论起来了。有的人指着金水的鼻尖子说：“金水，你不是在淮海工厂当过一年多合同工人，开机器这碗饭好吃呀不好吃？”富裕中农马买孩、马进昌明明知道金水正在着急，也故意装着一本正经，走到金水的面前说：“我可不是给你泼冷水，你想想，咱花上这么多钱，这不是抽了圪台登悬呢！农村里要是能开了机器，国家还开工厂，养活那工人干啥？”这些讽刺打趣没有把金水吓倒。金水从来就有这么一股劲：事情不提便罢，一提起来就不能放下，何况电灯照明是为了大家幸福！他想到这里，突然又站起来向着群众说：“有党的领导，有

群众的支持，电灯照明一定能实现。”

場里站的人越来越多，围在机器旁，只是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好久好久，誰也沒有吭声。

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亲切的教导：有困难要依靠群众去解决。

是啊，开个諸葛亮会，讓群众出主意。于是党支部特地邀請了馬相里、何安乐、楊海元等几个比較有技术的人，开了一个座談会。这些人有的是在部队上开过汽車，有的是过去在工厂当过工人，会上都表示态度要尽力干。青年馬相里、何安乐站起来拍着胸脯說：“好！把困难交給我們青年，沒有擒龙法，不敢下东海。”并提出合理化建議，要出去寻师訪友。我說：“对！就这样办。”会后，安乐拍着相里的肩膀說：

“咱們青年人說干就干。”

“对！一定要干成。”

話未落音，他二人便急急忙忙回去收拾行李，在生产队取了些粮票和盘費，到故县鋼鉄厂学习开机器去了。學習了几天，初步掌握了点技术。故县鋼鉄厂郭师傅为了帮助我們开机器便干脆和何安乐、馬相里相跟上到我們炼鉄厂。工人老大哥就是有本事，郭师傅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一面修理，一面向我們講解机器的构造原理和操作方法。我們上了这堂技术課，脑筋开了窍，便跟着郭师傅学习咋样操作机器。郭师傅带上我們这群徒弟把机器拆了安，安了又拆，經過一天半的时间，到第二天黑夜总算安成了。当机器突突、突地发起电来的时候，我們那分高兴心情，就沒法說出

来。盼望了多少年的日子就要来了，同志，你别笑话，黑山沟里点电灯，不是寻常事呵。我们等着等着，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忽然，一开电门，“嗵”的一下杨威村三百一十七户人家，家家都被电灯照亮了。

刚安起电灯那几天，村上每日就象瞧唱赶会一样，热闹极了。附近村的亲戚、朋友都来瞧希罕。烈属杨元乔老大娘，来看电灯时，笑嘻嘻地向我说：“孩子，嘿，我活了七十来岁啦，一辈子住在南凹沟，就比死人多口气。不是毛主席领导，哪里能见上这时光！”起秀娘也争着说：“过去地主宋福祿，从太原买回来一对纱灯，每逢过年过节，挂在街门楼上，那时候，大家都说他会享福。我看现在咱们这电灯比他那‘纱灯’强过一百倍。”富裕中农马买孩、马进昌在搞电灯时说过怪话，他们这时检讨说：“我俩好比面丝糊住嘴，光有大家说的，咱张不开口了。”

社员们为欢庆电灯照明，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来唱：

过去杨威村，提起真恹惶，
街上乱垃圾，房子黑圪浪。
现在杨威村，一片新气象，
人民公社化，社员喜洋洋。
村西炼铁炉，村东汽车场，
建起发电站，电灯亮堂堂。
从此黑山沟，变得明晃晃。

这是刚开始安装电灯时的一段故事，至于现在的变化就更大了，我们不仅仅用电灯照明，更主要的是用电带动机器，进行生产呢。

新出廠的機器

黃省吾

七月間，一次公社干部会上公社党委第一書記白汝霖同志說：

“党中央号召咱行行业业支援农业，咱社的工厂可得跑在头里！眼看就要收秋了，咱社里种的玉茭子，今年又大丰收，看样子亩产总有个千儿八百斤，光靠一双手来剥玉茭子哪能行！一天一个人才几百斤，算一算，光剥玉茭子就得多少劳力？要是机械化了，这些劳力就能腾出来开荒、积肥。大家想一想，能不能造出几部玉米脱粒机，支援支援农业？”这番話別說大伙沒想到，公社农具修配厂里的几个干部也没想到，素来小心謹慎的工务主任老韓，更吓了一跳。白書記接着又專門对着工厂干部說：

“你們几个人得出把劲好好地鬧騰，和大伙儿商量，我瞧赵中光还行，別看他是个土木匠，还有股牛钻劲。你們看能不能先钻出十二部机器，給咱們十二个生产大队各支援一部，你們看怎样？”

說到赵中光可真是个好样的，他心灵手巧，当年一把斧头一张锯跑遍了四乡八村，方圆几十里没人不知赵木匠。他如今是工厂里的头把师傅，是韓主任頂信服的人，至于說叫赵中光造机器，老韓可不敢实打实信服他。白書記提起中

光，老韓瞧着許支書，許支書也瞧着老韓，心里拿不定主意。白書記見幾個工廠幹部都沒吭聲，就對老韓說：

“你們工廠里幾個幹部也分分工吧，老韓你就負責搞玉米脫粒機怎麼樣？”老韓一聽說教他搞，就說：“咱修配廠才辦起來不到半年，工人全是新把式，剛學會車個螺絲帽兒什么的，要造機器，怕……”老韓話只說了一半，就沒再吭，白書記一瞧老韓這架勢就明白了。

“怕不行，是吧？還沒搞么就怕這怕那的，那還中？別怕，先去和中光拉呱拉呱，找大伙商量商量，會有辦法的。”老韓不知是着急還是覺着說錯了話，只是一個勁地搓手。臨散會，白書記還囑咐了一句：“得抓緊干羅！”

散了會，老韓回廠找趙中光商議造玉米脫粒機，中光一聽白書記叫造玉米脫粒機，滿口應承，還說在潞村見人造過。聽說一台玉米脫粒機，占用兩個勞力，輕輕巧巧地一天剝四萬斤玉米。老韓一聽兩個人一天剝四萬斤玉米，這可真頂事，心里着實喜歡。可是說得好聽不如看得清楚，老韓和許支書合計好，就派中光帶着人到潞村去參觀。中光去了兩天，帶回了張圖紙，就瞧着這個圖紙造開了玉米脫粒機啦。

老韓瞧着中光圪蹴在地上折騰來折騰去，心里又不自在了。修配廠的活兒平素就夠忙的，翻砂技術提高了，又接受了幾個生產隊不少翻砂活，寺頭公社也送來鍋駝機讓修配廠給修理，活兒多，又加上造機器的信心不足，老韓就把造玉米脫粒機的事擱下了。只有中光引着牛則等青工在造玉米脫粒機。

一天，消軍嶺生產隊郭發根到工廠來取造好的密植耬，

聽見中光瞅着圖在比量木料，就問中光：

“老趙，你這是做甚？”

“造玉米脫粒機呵！”

“咱這個綠豆大的工廠能造玉米脫粒機？一天打多少斤？”

“兩個勞力輔助能打四萬斤。”

“打多少？”發根眼睛睜得大大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中光還是平平靜靜地說：

“兩個勞力一天打四萬斤。”

“哎呀，說的比唱的還好听！依我說能打三兩千斤就算不賴啦。”

可是中光連頭也沒抬，只顧擺弄機器。韓主任雖說信心不大，瞧着中光領着一伙年輕人干得挺熱火，便也過來插手，幫個忙，但總不相信自己廠子能造出個機器來。

土專家的土辦法真也頂事，中光和牛則等年輕工人咕咕叨叨干了好幾天幾夜，當真造出了第一部玉米脫粒機，可是一試驗就出了問題。

原來玉米脫粒機就和架桌櫃差不離，不過頂上有個四方口，往里倒玉米棒子，底下一面開了張口，一張口吐玉米粒，一張口吐棒子。一根碗口粗的木軸貫穿玉米架，軸上面釘了許多鉄鉞子，軸頭安了滾珠，皮帶套在軸頭和發電機上，發電機一開動，就帶着軸轉，軸上的鉄鉞子擠得玉米和棒子分了家，說起來很簡單，做起来却不容易。安裝好一試驗，發電機一開動，軸一飛轉開，玉米機晃蕩起來，軸轉得越快，晃得越厲害，咣噠咣噠响得頂喧呼，就是剝不下玉米

来。一瞧这阵势，大伙觉着不中，就停止了試驗。

这一次試驗不成功，好多人便泄了气，牛則只叨咕，誤了工不算，还得保存废品，老韓更沒劲啦。可是中光围着玉米脫粒机还在細瞧細看，心想找出毛病来，但看来看去却不知毛病出在哪里，心里也捏着一把汗。

党委白書記一听玉米脫粒机試驗不成功，就亲自下来查看，又和大家研究如何改进，瞧見老韓、牛則不声不吭，就知他俩泄了气，便对大伙說：

“造机械嘛，不是件容易事，干甚还没个三难两难的，走出門就怕脏了鞋那还中？一次不行，咱再来个二次。”

“瞧这木头架子，摇头晃脑的，就是试成了，寿命也不长，做成了没人要，就得积压好大一笔資金，又不一定能打四万斤……。”牛則粗声粗气的叨咕，却不敢正眼瞧白書記，白書記可听得清清楚楚。

“是呀，咱要做，就得做结实，还能象紙糊的灯笼，經不起个风吹雨打。寿命不长，咱不会讓它寿命长点？做得結结实实，效率又高，就有人要，到时候就怕你怕把机器給人。没人要，找我，怎么样？”白書記笑着对牛則說，大伙也跟着白書記笑开了，情緒慢慢地轉变过来。白書記又摸軸又摸架的端詳玉米脫粒机，并告訴中光撐子米斗太細，怕頂不住劲，鉄錐子的三脚棧打得棧棧的，剝起玉米来才省劲，中光听着觉着頂对，全記下来。大伙一瞧白書記在給出点子，也都动开腦筋了，就連老韓也在围着玉米脫粒机捉摸晃搖的原因。他张开手一巴掌一巴掌橫来豎去地量把量把，就問中光：“老赵，我瞧长和寬的比例不得劲吧？”中光也量把量把，一拍巴

掌說：“对，就是寬了。原来寬一尺九，长四尺九寸五，軸短槽寬压不住陣。”这話大家听了都覺着是个理，又商議了一陣，决定把寬度改成一尺五，撐子換根粗的三脚棧加大坡度……。在白書記的誘導指点下，終于找出了办法。

赶秋收那会，两部玉米脫粒机全成了，一試驗隆隆的声音很均匀，一点也不晃蕩，轉得挺順利。成算是成了，总还担心能不能打四万斤。那时，公社党委会正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的扩大會議，白書記領着开会的人来参观工厂，要把玉米脫粒机进行現場試驗。还囑咐要牛則亲自操作。工厂里的人，心里着实高兴，也着实担心玉米脫粒机能不能行。玉茭子在院里堆成座小山，玉米脫粒机在它跟前显得又矮又小，参观的人瞅着这架和木头柜子差不离的玉米脫粒机，处理那么一大堆玉茭子，要做到米是米，棒是棒，心里总覺着不相信。

白書記在試驗前对大伙說：“別看它是木头架子，瞧着沒甚希罕，它可能办大事。工厂支援农业，就得从巧字上領路，帮助农业加速机械化，甚都机械化了，咱就到了社会主义，光吭吃吭吃地苦干可不成！今天咱就瞧瞧咱山区自己造的第一部机器，別瞧它简单，这可是走机械化的一道关，大伙說是不是？”白書記一問，大伙都齐声地回答！

“是。”

“試吧！”白書記滿有信心地一揮手，中光一合上開，发电机的皮帶帶着玉米脫粒机轉开了；牛則挑着一挑玉茭子填进了玉米脫粒机，这时候，院子里靜悄悄甚声音也沒有，只有馬达轉动噹隆隆响声，再就是玉米脫粒机发出的必必剝

剝的清脆聲音。

忽兒玉米和棒子分兩張口吐了出來，越吐越密，開初，牛則還能抽空不時地瞅瞅熱鬧，轉眼間，玉米脫粒機越轉越快，忙得他滿頭大汗，中光走過去幫忙，兩個人一來一回地填玉茭子，好容易才趕上了趟。眼看着象小山一樣的一堆玉茭子越來越小。參觀的人喜得合不攏嘴。老韓站在白書記旁邊，心里又高興又慚愧，白書記瞧出了他的心事，就說：“老韓要敢想敢干，才能創奇跡，對吧？”老韓不住地點頭。

試驗結果，三小時剝玉米一萬多斤，參觀的人連聲地說，玉米脫粒機真頂事，一台機器頂一百多個勞力，真不賴。

一位六十多歲的老生產隊長，拍着牛則的肩說：“兄弟，想不到咱社的工廠還能做這！不賴，工人老大哥就是不賴氣！”牛則被老漢夸得臉一陣紅似一陣，指着中光：

“這是他做的。”

中光指着走出廠門去的白書記的背影說：

“全凭他領導得好。”

果然，不出白書記的預料，參觀一完了，各個生產大隊都跑來要機器。就連杏城公社，李庄公社都打電話要金星公社農具修配廠出產的玉米脫粒機。

在收秋的那些日子，西溝金星公社農具修配廠生產的玉茭脫粒機坐上汽車到各生產大隊支援收秋，沿路人們都問：這機器打哪兒買的？車上的人就亮着嗓門答道：“這是咱公社新出廠的機器！”

金星業余紅專學校

申紀兰 口述

王 珂 整理

說起西沟办学校，那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娃娃們从西沟小学高小班毕了业，在老年人眼里看来，簡直就是前清时候的秀才，希罕得了不得。自从文化革命开展以来，大部分社員都摘掉了文盲帽子，拿起报纸能讀会念，拿起笔杆能写会算了，当时有些人就很滿足，可是形势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哪，自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咱們成立了人民公社，需要技术人才，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百成千呵。这么些人才，向哪儿要去？那时候，我們成天为这事发愁。总路綫真是把钥匙，当我正在学习文化技术革命一节，党提出的办群众业余学校可給我的思想开了窍，我抱住那本总路綫想：人家城里办大学，分系分科的，是为了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咱們需要专门技术人才，也可以办所学校来培养么。我想到这里，就往順达家跑。順达正在果树园和方聚生商量嫁接苹果的事咧。我把办学校的想法一說，他們俩都連声說：“好办法！”当下，我們就圪蹴在树底下研究起来。方聚生是咱們西沟有名的能人，他自小就喜欢栽弄果木树，什么桃呀、杏呀，种了滿院。他还自己瞎摸索着在楸子树上嫁接苹果。他听我說要办学校，便提出要开一个林业班，并且首先报名当学员。順

达說：“办几个班，收多少学员都好办，咱們先討論教員和教材的問題吧。”我說：“对，这是个关键問題。咱們这个学校不比城里的学校，咱們沒有專門的教員，却有土专家，我看有經驗的老农、老羊工，都可以当教員。”我对聚生說：“就比方你吧，滿可以当林业教員。”

聚生听我这么一說，倒是紅脸了：“看你說到 哪里去了，咱是斗大的字才認了两石，还能教书？”

沒等我开口，順达拍着聚生的肩膀說：“嘿，你肚子里有貨，就能当教員，要敢想敢干嘛！”

聚生还是不敢应承，他說：“我肚子里才那么一点貨，講完該怎办？再說，我文化太低呵。”

我和順达左劝右劝总算把他說服了，我鼓励他說：“聚生，你不要怕，經驗不多，可以边教边学，文化低，咱們还可以開設文化班，你在林业班当了教員，还可以到文化班当学员。咱們来他个教員、学员、社員三結合！”

办学校的风声传出去以后，群众高兴得不行，有的就踉来問长問短，还要求报名哩。也有个別人說风凉話，說什么“上小学識两个字就不賴气了，还学甚技术？”还有的說，“只有北京、上海、太原等大城市的大学、专科学校才能学技术，咱們山沟里一沒洋楼二沒洋教員，学技术不是瞎吹牛！”这些話沒有使咱們泄气，咱学过主席的矛盾論，已經完全了解到，任何新事物刚出現时，总免不了要遇到旧思想的反对。我們决定用实际行动回答这些风言冷語。

在支部会上，我們討論了办学校的具体計劃。我們学校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上需要什么，我們就学什么。我們根据

公社的生产计划制訂了教学计划：就目前农场工厂的需要，我們决定开设农业、工业、林业、畜牧业、文化、理論六个班。并且决定从各个农场工厂工作的社員中間，选收第一批學員。教員采取能者为师的办法来解决。我們聘請有經驗的老农、老羊工、老手艺人担任技术課教員，并定期請县里技术部門的同志来講課，还和太谷农学院等七所高等学校，建立了函授关系。文化課方面，我們聘請了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担任文化課教員。政治教員，一般是由我們公社的党委书记和生产大队的支部書記担任，有时候，也邀請县委书记和部长来講課。

计划研究好以后，我們又分了一下工：由李順达同志担任校长，我担任副校长，西沟党支部書記馬何則担任理論班主任，专职教員刘梅松为文化班主任，四个班主任由四个有經驗的土专家担任。

我們騰了两間房子作为学校的校舍，大家七手八脚粉的粉墙，扫的扫地，不一会工夫，就收拾得象个样子了。順达还从他家搬来了四百本图书。这些书都是別人送給他的，他如今轉送給学校开办图书馆。其他社員从自己家里搬来了桌椅板凳。看看一切都安排得差不多了，我們便挂起了金星业余紅专学校的牌子。

在举行开学典礼的那天，校門口貼上了紅紅綠綠的大幅标語，上面写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劳动人民知識化”、“貫徹勤儉办校的教育方針”等等，单从这些标語上，就能看出我們办学的目的和决心了。这一天，真是紅火得很，社員們都跑来看熱鬧，教員和學員的心里是又兴

奋，又紧张。順达上台講話了，他說：“咱們沒有办学校的經驗，条件也很差，但是，比起抗日时期，咱们的条件是好多了。可是，抗日时期还能办抗日大学，咱们现在一定能办好这所业余学校。”順达的話，給大家增添了更大的劲头。同志們一定要我講几句话，說副校长不說几句就不行。我便走上台說了，我說：“咱們金星业余紅专学校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在党的教育方針指导下办起来的。比起城里的正規学校来，咱們好象是不正規吧，咱們只要能培养出人才就行。我虽然当了副校长，也是咱校的一名普通學員，我們都沒有办学校的經驗，边教边学边改进，慢慢就有經驗了，这也叫做土办法办学校吧。”

开学典礼以后，就要准备分班上課了，我想到刚开始当教員的几个同志，一定有些紧张，就到教員办公室去看了看。我看見方聚生抱着他那筆記本儿在屋里直轉圈，头上的汗水珠有黄豆那么大。我在一旁給他打气，我說：“你不要把教书看得那样神秘，學員都是咱公社的社員，說得差了就改过来么，大家决不笑話你，別怕！”

万事起头难，教員上課也是这样。方聚生上完两堂課，胆子就大了。他真有滿肚子钻劲，就靠他那点扫盲班毕业的文化水平，再加上一本新华字典，他把造林学和米丘林学書都找来钻研。学了科学理論，天地就寬了，过去他只是瞎摸索，如今，他把多年来实践的經驗提高到理論上，并且一項一項的进行研究，然后，他开始編写教材了。他一共編出了二十三講从育苗栽培到嫁接管理的一套林业知識課本，并且，还創造了治果树钻心虫的特效药，改良了三百余棵隔年

結果的樹為連年結果，又在野生的山桃樹上接活了八百餘棵李子樹，他由一個有經驗的能人變成了有理論的“林業土專家”。還有，張丑孩學習了水利技術以後，掌握了測量、繪圖、施工等技術，創造了土水平儀，還設計了平鎮公路的一段和小東峪水庫的施工工程，據檢查，認為這些設計都完全符合標準。

通過業餘學校課程的學習，全校一百一十二名學員中，有五十五名學員達到了一般技術人員的水平。另外，我們還通過短期訓練的辦法，培養了四百七十八名學員，他們有的會開鍋駝機、發電機、拖拉機，有的掌握了果樹栽培、嫁接、防止病蟲害等林業技術，有的學會了牲畜配種和疾病治療。我們金星業餘學校的校長李順達同志經過學習以後，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開會記下的筆記更完整了。農民詩人郭聚法，也写出了不少歌頌人民公社的詩歌。

雖然我們這所學校辦起來才兩年多，一切設備都非常簡陋，但是，我們卻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技術人才。我們的社員不是那隻會耍土圪瘩的莊稼漢了，他們都有機會到業餘學校來學習。我們有幾百名社員成了既有科學理論，又有實際操作經驗的新型農民。理論和實踐一結合，的的確確是了不起呵，比方說，我們原先只會從茅房裡掏肥料，現在，我們會造化學肥料了。原先只知道那塊地好，那塊地賴，打不下糧食，現在，我們知道如何改良土壤。過去咱們這裡只有小果子樹，現在運用米丘林學說，大部分嫁接成蘋果樹了；老人們吃着大紅蘋果，總要誇我們的學員有本事，說他們比前清時候的秀才和舉人還強得多，還說過去的讀書人就會念兩

笔筒书，如今的讀書人是能文能武，夸得我們的學員優呼呼地直笑。我对老人們說，这全是咱們党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針好，是大跃进好，老人們听我說了，都不住点头。幼儿园的娃娃們也真乖，他們又从大人們那里学会了一首新歌，瞧見我就一齐唱道：

西沟办起紅专校，
社員跨上文化桥，
秀才举人真不少，
能文能武本領高，
劳动群众知識化，
全靠党的好領導！

愛社模範徐群中

白 河

徐群中，不簡單，社員選他當模範，
放羊本事數他全，能醫百病能接產，
膘肥羊壯還不算，抽空又把農活干，
開荒挖渠種菜田，玉菱南瓜繞山轉，
羊糧蔬菜齊豐產，群中美名四處傳。

以上的快板流傳在金星公社消軍嶺一帶，是社員們贊揚
羊工徐群中的一段話。在這裡，只要提起徐群中的名字，几
乎人人都翹起大拇指來夸他：

“那羊工真有几下子，還能給羊開刀做手術！”

“了不起呵，他不單單是能把瘦羊放成肥羊，還能把死
馬變成活馬！”

“哪里只是放羊喂馬？人家還是農業增產模範，瞧他年
年開下的荒地有多少！他種的那玉菱谷子和南瓜比誰的
也強，都是千斤萬斤的往社里挑。哎，真是個呱呱叫的標
兵！”

社員們夸徐群中這好那好，確實是有原因的。這年頭各
行各業的模範標兵真多，如喂雞能手啦，养猪標兵啦，造林
模範啦，數也數不完。咱們的徐群中同志，却是一個多方面
的模範。這裡就講兩個小故事听听：

羊大夫到馬大夫

徐群中一輩子跟羊打交道，羊的脾气秉性、生理特点，他都摸得一清二楚。比方說，他从来不在清晨放羊，因为山区的气候寒冷，清晨的草凉，羊吃了凉草，就害腸胃病。要等到太阳爬上山坡，把坡上的草晒热了，他才开始放羊。飲水也是这样，羊群从山坡上跑下来，群中要讓羊群歇一会，散散热，然后才讓羊群飲水。就因为他有一肚子的放羊經驗，羊很少鬧病。可是羊成天在山坡上跑来跑去，一失足，滑到山沟沟里，跌断腿，碰伤的事总是免不了的。那不要紧，徐群中給羊治跌打损伤滿有办法。羊在山沟沟跌断了腿，他便在树上撕下一块树皮，再搓上根繩子，給羊一包一扎，不到几天，跌断的腿就长得好好的了，还保証不拐不瘸。这些是小手术，一九五八年春季，他还动过一次大手术。事情是这样的：他喂的几头母羊都下羔了，有一头母羊的肚子大大的，就是不下羔。群中的媳妇說：“不是怀怪胎了吧？”群中是有經驗的，他摸了摸羊肚皮对媳妇說：“女人們怀的孩子太大也不好生，这头羊羔也太大，怕是难产。”

在那些日子，群中就沒有安生睡过觉，一到夜里他总是提着盞馬灯守着这头羊。他想：“不能因为自己一点点疏忽大意，給公社带来損失，这些羊是公社交給我放的，我要对每一头羊，每一头快生下的羊羔負責，因为这些都是公社的财产呵！”这天晚上，他瞧着母羊要生产了，躺在地上直哼哼，就是生不下来。群中心里很着急，他又想：“人家医院的大夫能給难产的妇女开肚子，就沒听說誰給羊开肚子，找个

大夫問問吧，可是这会天黑路远，找不到阿。”他决定自己动手試試，可又沒那手术刀，也沒消毒的酒精、紅葯水。开肚子不消毒，容易害破伤风。他想呀、想呀，想起用瓷碗片闖蛋的事，磁碗片比鋼刀还好使，割开皮肉不化浓。他找了块磁碗片，又叫醒了媳妇，叫她拿了些針綫，在旁边当助手。他媳妇見他拿了块磁碗片，按住羊肚子就要动手，吓得就往外跑。群中沒法子，只好一个人割开了羊肚取出了羊羔，又用絲綫把伤口縫好。那羊羔实在好哩，又大又壮，一下地咩咩直叫。母羊的伤口很快就好了。只几天的工夫，群中給羊开肚子的事情就在消軍岭一带传开了，社員們成群結队来看稀罕，特別是那些接生員扭住群中叫他談經驗，人人都夸群中是个羊大夫。

过了不久，公社运输队出了一件事情，一輛胶皮車摔到山沟里，把馬腿給压断了。社員把馬送到兽医站，兽医同志看了摇摇头：“腿断了就难治，杀肉吃算了。”群中一听就着了急：这馬是年时才买下的，沒使几个月，就这么完了，他不能同意。他三脚两步跑到主任那里提意見，建議送到长治去医，或許能医好。断腿馬送到了长治，可是，从长治回来的人說，那里也沒法子医这条馬腿。有几个社員同志在商量，想四十块钱卖了。群中听了这話，心里实在不安然，他又跑去找主任：“主任，这馬是去年花一千二百块钱买下的，如今四十块钱卖出去，不仅仅是不合算的問題，咱們公社少一头牲口使唤，这損失太大。”主任知道群中一向是爱社如家的人，社里的一草一木，他都看得很貴重。說实在話，誰也不愿讓这匹馬白白地損失了，可是人家兽医同志治不好呵。

主任征求群中的意見，群中把头一昂，斬釘截鐵地說：“主任，這匹馬包給我治，！”主任一看他那副又堅決又果敢的神情，沒打個頓，就滿口答應了。

主任剛一答應，群中拔腿就往長治跑，他一心惦記着這匹馬，他擔心去得遲了，就救不下這匹馬了。到了長治的那會兒，有一群人正圍着那匹斷腿馬，商量賣價呢。群中擠了進去，亮着嗓門說：“馬不能賣，咱們公社要使喚！”人們聽他說要使喚這匹斷腿馬，都哄哄地笑起來。群中不管別人笑不笑，把馬放到大車上，拉回到自己家裏。村里幾個愛說俏皮話的人和他開玩笑了：“群中，你是羊工哩，還是馬工？”“群中治好這匹馬，獸醫站得關門啦！”“群中，你聽過狗咬耗子的故事沒？”

群中不是那沒嘴葫蘆，他也是能說會道的。他站了起來，雙手往腰里一叉，理直氣壯地說：“放羊的不能管馬，這是誰規定的？是公社的事，我都要管！”

兩句話說得幾個耍俏皮的人灰溜溜地走了。群中吃糠下來想道：“是呀，我是個羊工，我會治斷腿的羊，羊和馬虽说不是同一回事，可都是斷腿的病，用治羊腿的辦法來治治，多養些時候，一定也能治好。”他思謀好，就到山上刨了幾塊楊樹皮，這樹皮很軟和，又涼爽，用這包紮斷腿最合式。他用水洗淨馬的斷腿，再使樹皮包住，用繩子綁扎好了，歇了幾個月，這匹馬能走動了，慢慢地，能拉碾了，再過一個多月，又能駕轅拉車了。這件事又轟動了全村，人人都驚喜得不得了，特別是過去那些贊成殺肉吃和賣四十塊錢的社員，心里非常慚愧。獸醫站的同志也紅着臉來和徐群中拉

話，說是要拜群中当老师，定要叫群中介紹經驗。徐群中很严肃地說：“别的經驗倒也不多，心里时刻想到公社是咱們大伙的家，管好这家，人人都有責任就得了。”在旁边的社員听了群中的話，心里实在感动。兽医站的同志回来对別人說：“徐群中不单单是位了不起的馬大夫，更是一位爱社模范！”

羊工抓农业

如果說羊工只关心羊，或者說，只关心畜牧业吧，那是不公平的，我們的徐群中同志向来是一手抓牧业，一手抓农业的好把式。这些年来，他放羊到哪里，开荒就开到哪里。去年一年，除了放羊，他在农活上做到了一百五十多个劳动日。放羊不是个輕松活，不能扔了羊群不管，只去开荒地。得两头都顧上才行。徐群中是个巧干家，他会找時間，挤時間。清晨起个大早，他扛上纜头去开小荒地。西沟的山，石厚土薄，虽然只有桌面大一块块地，也得費很多工夫。黑夜，他圈了羊，趁着月亮沒落坡，他又上地去了，不是上粪，就是鋤苗。他不仅在荒地上种上玉菱和谷子，还在坡坡坎坎上，种滿了南瓜、豆角、萝卜和白菜。为了保証水浇蔬菜，他一个人干了七昼夜，开了一条渠。他这么辛辛苦苦地干，为的是叫社里扩大耕地面积，多收些粮食和蔬菜。去年是个大旱年，他种的玉菱亩产达到了九百二十斤，今年的还在地里，結的棒子个大粒飽，至少也能收一千多斤。前几天下大雨，山洪冲下来，冲坏了庄稼。徐群中戴上一頂草帽，在水里干了三天，把倒了的玉菱都扶起来，把烂叶子都剪下了，雨

过天晴，他的庄稼沒受一点损失，因而受到了大队的表扬。

畜牧課教員

徐群中帶領他的徒弟喂了五百头羊，母羊下了羊羔又起羔，每年都卖给国家八、九十头羊，头头都是膘肥肉壮，最受供销社欢迎。远近的羊工都来学习他的放羊經驗，当金星业余紅专学校办起来以后，徐群中被聘请担任了畜牧課的教員。一个羊工能当上教員，这是一件新鲜事呵。群中知道，这是党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不管在山坡坡上，在地里，只要有一点点时间，他就給羊工們上起課来。为的是把經驗传授給青年羊工們，讓他們早早地掌握放羊技术，使公社的羊繁殖得快，长得好。不了解底細的人要問了，徐群中为什么心这样巧，干劲这样大呢？这还得从他的过去說起。

徐群中一家原是个赤貧戶。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里。在翻身前，一家人就从未吃过一顿飽飯。群中刚滿四岁那一年，家里欠了地主常海水一版点灯的洋油，还不起。地主上門来要洋油了，拳打脚踢的，样子实在凶。没办法，就拿群中卖给地主家，頂了这笔洋油賬。穷人虽然穷，亲生的骨肉总是亲，那舍得把亲生儿女卖给別人？他娘死去活来哭了好多遍，爹又狠了狠心，决意傾家还賬。便将家里的破席烂鍋都卖了，才贖回群中。一家人沒吃沒穿沒房住，分成两伙伙要飯过日子。才要了几天飯，日本鬼子又抓走了群中的爹，一去就再也沒回来。他娘只好給地主洗衣做飯看孩子，扔下群中弟兄仨到处流浪。不是做娘的心狠，养不起呵。俗語說，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群中九岁上就給地主放羊了，十岁上

就領上三百來頭羊滿山放，一月半月不回家是常事，風吹雨打太陽晒，人的身子究竟不是鐵鑄的，何況他还是个孩子，他累死過兩回，凍死過一回，全虧好心的老羊工們把他背回來，救活了他。

群中十二歲那年，真不是個平常年。共產黨領導窮人翻了身，分了土地和窯洞，群中的娘從地主家回來，群中也不給地主放羊啦，母子幾個有了自己的窯洞，有了自己的土地，這才過開了人的生活。他娘叫他買了張毛主席象，端端正正地貼在窯洞里，一上地時候，就念叨着毛主席，一端上飯碗時候，也念叨着毛主席。他娘常對他說：“孩孩哩，你可要記住，救咱們性命的是毛主席和共產黨呵！你快些長吧，長大去當毛主席的好部下，那怕走南闖北的，娘也放心，可千萬要把東洋鬼子趕跑，給你爹報這筆仇，要把反動派打垮，才能保住共產黨的江山！”群中雖然年紀小，受過的苦卻不少，他牢牢地記住了娘的話。他知道共產黨和八路軍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他們把挨飢受凍的小群中從苦水水里撈了出來，叫他也能吃口飽飯，穿件好衣。他小是小，心里亮堂着哪，甚也知道。凡是有八路軍的幹部到村里來，他總要跑到跟前聽他們說話，拉他們到自己家里吃飯，那怕自己喝口野菜湯，也要叫幹部們吃上頓稠飯，就從那些時候起，他下定決心要跟着共產黨走。他親自送哥哥參軍，又送他兄弟參軍，他自己卻被留在家里鬧生產，他完全懂得黨的意圖：生產也得要人鬧呵！他想：不管是當兵打反動派，還是作務庄稼，他都要盡量地去干。隨着年歲的增加，群中對黨的愛戴感情也一天天深厚了，他知道自己的一切，甚至于

生命都是党給的。日本鬼子和地主把他一家拆得四分五散，不讓他們活命，党却叫他母子团圆，不仅分了土地和窑洞，还領導他們鬧生产，領導大伙儿一步步朝富裕道上走。由互助組到初級社，由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这日子越过越甜，越过越幸福。群中娘經常对他說：“孩孩哩，如今这日子哟，真是盖土十床大被子也沒梦想到！不单单是吃得飽，穿得好，你看生产鬧得多紅火！孩孩呀，你听着：这全是毛主席共产党領導得好！你可要卖劲地干，人家干劲是十分么，你可得廿分，人家当一个模范么，你可得当几个模范！是为咱們自己办事哩，要办得漂亮！”

群中听了娘的話，总是点点头。是呵，娘的話句句都落在他心坎坎上，他完全知道娘的那番心意，是在督促他前进么。徐群中是个共产党员，他站得高，看得远，他知道咱們国家正在往共产主义道路上奔，人人都在跃进，都爭上游，为的是向更好的日子奔，为的是过更幸福的生活，所以，他的干劲是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紅。

紅勤巧媳婦馬春果

王承文 口述

徐漢力 整理

不是我好夸我那儿媳婦馬春果，自她过門，家里炕上、地下的活就沒叫我操过心。这还不說，她成天风里来雨里去，担粪呀，刨地呀，从来沒个停手脚的时候。

从五八年那年起，她变得和以前更不一样啦，整天忙着不进家，垫地，修水庫……那一样她也不落后，修“三八”渠的时候，妇女們还选她当模范哩。自她当了模范，心劲就更大啦。这年冬天“三八”渠修完了，我說：“修‘三八’渠走了几个月沒回家，你回来啦，就在家給孩做做鞋，縫补縫补衣服吧！”她笑着应下了，可是她哪里能在家呆得住呢？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学习、开会。我看她实在够累了，劝她歇歇。她說：“娘，現在可不能和过去比啦，大跃进哩！为了咱以后能过更好的日子，人人都应该多干些活儿。”还是她說得在理。见她越忙，我越是心疼她，家里的事情縫縫补补，涮鍋洗碗，只要我能办了的事情，都想替她办办。

她越见我帮她的忙，劳动劲头就越大。一九五九年春节刚过罢，初二晚上，孙女們都和邻居們相跟着看紅火去了。春果准备了一担罗头，一把粪叉放在她的門口，回家来对我說：“娘，古人常說‘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我打算

● 从明天早上开始，每天起个大早去拾些粪。”媳妇說的話是对，可这是刚过罢年呀！古人好說：“吃正月，坐二月”，現在不講究这一套了罢，还能刚过罢年就拾粪，就不走走亲戚么？我就对她說：“出了正月再說吧，刚过罢年就拾粪，就不怕人家笑話！”她說：“劳动是光荣事，哪还有人笑話。”

初三早上，天刚麻麻亮，我刚起来不大一会，就見她滿滿地担着一担粪回来了。楊相付老汉走过我跟前，伸出大拇指来对我說：“老嫂，看你多好，有这么个好儿媳，你真有福气呀。”人家夸我媳妇，我忍不住高兴，笑着对他說：“她相付叔，現在人家这新脑筋和咱老脑筋不一样啦，时时刻刻想的都是大家的事，当老的还有个不喜欢嗎！”我再也不怪她正月天拾粪了。她呀，干脆和几个社員起早比赛拾粪啦。

到了三月，一天，春果从队里开罢妇女会回来，兴冲冲地对我說：“娘，沁县有个名叫王东果的妇女，才十九岁，一年就做了五百多个劳动日，咱村的妇女都訂出赶王东果的計劃啦。我也訂出一年做七百个劳动日的計劃。”我一听說做七百个劳动日，就担心了：“我的天哪！一年才三百六十天，你怎么就能做上七百个劳动日？”她低着头不吭声，我忍不住又說：“你快找找干部，就說做不到这么多劳动日。”听我說到找干部，她就嘻嘻地笑开了，見我被她笑得怔住了才說：“还没赶人家呢，倒先吓跑啦！娘呀，我做七百个劳动日有条件：一是时不空过，路不空行；二是做活巧干，提高工效；三是做活拣重的，拣困难的……”說到这里她又想

了想，扭过头来看了看我說：“不过有件事还得和娘商量，我要給队里喂两头猪，十只兔子，这作为附带劳动。菜、草都由我从地里回来时捎，只是我白天上地后还得娘在家里喂，不知娘愿意不？”我听她講的这些话，虽說是公共的事，可都是受苦人家办的事，我从来就爱媳妇勤劳节俭会过日子，这会我还有个不愿意的嗎？我說：“就按你說的去办吧，你們往人前走，我当老的还有个不愿意的嗎？”

从这以后，她可真是时不空过，路不空行啦，上地时捎上一担粪，在地休息了就趴到地头岸边剜菜呀，割草呀，回来时总是满满地挑上一担。有一天，她送肥回来后就高兴地对我說：“娘，我們一伙妇女想出个好办法，做了几个独輪車，試驗了試驗，不管什么路也能走，原来一个人担一担，現在变成一个人推三担。”我想儿媳妇不单是个实干家，还是个巧干家哩！

这些事要說起来就没个完啊，再說一件我媳妇养瘦馬的事吧！

一九五九年年初的一个晚上，我刚刚睡醒一觉，听见院子里蹬蹬蹬的脚步声，春果拍着門闩子叫：

“娘，快开門！有要紧事。”

“半夜三更，有什么要紧事，連明天也等不得啦！”我一边下地开門，一边嘟囔着。

春果进了家，对我說：“娘，今晚队里开了干部会，大家研究要加强畜牧管理工作。第四生产队楊和胜不操心喂养，把他喂的那匹馬瘦得皮子包骨头，站也站不起来。叫誰喂，誰也不想喂，有的主张把馬作五十块钱卖掉，有的主张干脆

杀了卖皮，我都不同意。因为这匹马喂好，能值两千多元，再说咱生产队的牲口也不够宽余……我想把马牵回来咱喂上。娘：你说咱能不能揽下这件事？”

我想：媳妇是颗好心，可是马已经瘦成那样，喂好了大家都好，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可不好交待呀！我很作难，好大一陣也没回答。

春果一见我作难，她就换了换口气说：“娘，我记得你那几年喂咱家的牛就很耐心，哪头不是喂得滚瓜流油！你多教给我些喂养办法，咱婆媳俩操个心，就一定能喂胖。”

我左右想了半天，虽说是答应了，可总有些不放心，我想这不是件小事呀！马要当真出了毛病，怎么办呢？春果说：“娘，只要诚心喂，没个喂不好，兴许明年还能给咱下个小驷驹呢！”

媳妇是个急性人，说喂马天明就要去牵，可是还没有个闲房子做圈呢，牵回到哪喂呢？春果和我商量，要把她的房子腾出来做马圈，既然她诚心办这事，就让她腾出来吧。

一间屋子箱箱柜柜摆得满满的，都得收拾干净才行。媳妇等不得天明，就把我那孩叫起来，两口子把东西全搬到西房，打掉炕，又把我过去喂牛的大木槽抬进圈里安起来……人常说：“儿女有事母担忧”，听他们闹腾的那股劲，我也一翻身起来，帮他们砌土，拣石头，鸡还没叫头遍，一个新马圈收拾好了。

早晨听得门外乱嚷嚷，我想准是春果牵马回来啦，走出门外一看，春果前边扶着马头，王支书等好几个人抬着马后身走来。我一看，老天呀！那是什么马，简直是付马骨架，

后边还跟着一伙人看稀罕。我听见徐青山老汉对别人说：

“春果三十多的人啦，真是发傻呢！眼看马快断气啦，还往家牵哩。”翠英她妈也尖声尖气地说：“春果要能喂胖这匹马，我封她当仙家。”

听了这些话，不说媳妇不痛快，我心里也怪难受。我抬起头来看看春果，她头上热气腾腾的冒着汗水，对别人那些风凉话，好似没听见。正手忙脚乱地一股劲和大伙往圈里抬马。

好容易把马抬进马圈里，她又对王支书说：“王支书，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也要设法把它喂好，我喂马没经验，可是我娘喂了半辈子牲口，她能帮我的忙。”她边说边盯着我，还没等我开口，王支书插嘴说：“春果说得很对，这是咱队的公共财产，要想尽办法把马喂好。”

开初，那头马草不吃，水不喝，我们全家都发了愁，往日，春果常是在家里吃饭。那天她端起一碗饭来就走了，锅里的饭快冷啦，她还不回来。我叫孙女书兰去找她。书兰回来对我说：“奶奶，我娘喂马吃饭哩，叫再送上一碗哩。”

马吃了饭，春果就高兴啦，她过来告诉我：“娘，不怕，马能吃饭，以后一顿喂它两碗饭，再把饲料煮得软软的，马吃上好消化。”

春果喂马真有耐心，开初那十来天，她连一个囫圇觉也没睡过，一夜起来看四、五次。十几天以后，马就自己站起来了。春果每天上地带个簸头，休息下就趴到岸头上给马刈草。一天中午，春果给马添上草回来告诉我：“这几天我可是摸着马的脾性了，马爱吃苜蓿草，土豆草，以后咱要给它

多剗些这类草。从此，不管天阴下雨，春果总要爬山越岭给马去剗苜蓿草。就这样，经过一月零十天，马吃胖了，毛根也顺了，变成一头活蹦活跳的好马了。

后来马配上种，今年五月生了一头胖胖的小驷驹。

马刚下驹子那几天，正忙着夏锄夏收。春果锄地回来就守在马跟前，一夜一夜不合眼，白天我抽出些时间来替她看看。我说：“看你累成啥啦，叫你歇两天，你总是不肯。”她又笑笑宽心的说：“娘，不累。这两天正是夏收、夏锄紧张的时候，哪能歇歇？”叫她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有些老糊涂了，我想：“她做得对，由她吧。”

正说间，大队下来紧急通知，说下午四点有暴雨、冰雹，各队要全力动员抢收小麦。春果来家说了声：“娘，看好马和小驷驹，我去割麦子去。”等我给她舀起一碗饭来，连她的影子也不见了。

雨越下越大，地里的人们一伙一伙地跑回来了。我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割麦子的人全都回来啦，也不见春果的影子。

雨停了。满村里都吵吵嚷嚷，有的拔水渠，有的救地，就是不见我儿媳妇。我正在纳闷她跑哪里去了，春果满身泥浆一拐一拐地走了回来。我问她：“怎么啦？”她笑着说：“上地去啦。”

我顾不得给她找件衣服换上，就先看她那条瘸腿，左腿擦破了那么大的一片，还流血。她告诉我：“下大雨的时候，好几条洪水渠都决口了，那大水一股股地都流进地里。我想大家辛辛苦苦闹了半年，黄灿灿的麦粒还没从地里收

起，眼前就要被水冲淹了，这是多大的损失呀。我和大家商議了一下，十几个人就都去堵口子去了。有个口子太大，堵也堵不住，我就使劲搬了块大石头去堵，誰知水浪很猛，沒等走过去就把我连人带石头冲走了。腿上的伤就是这样擦破的。”

听着媳妇的这番訴說，我的心不知是高兴，还是心疼，难怪乎社員都推举她当模范，县里省里評她为紅勤巧标兵。真是，有这么一个好儿媳妇，我老婆子脸上也觉着光荣。

英雄張有成

三 音

很久前，聽說這山出產了位騎狼英雄。凡是聽到這事的人，都要惊奇地贊揚几句：“真不簡單哪！打狼的人有的是，騎狼的人還是頭一次聽說哩！”

雖然我還不知道這位騎狼人的姓名，可是今年我一來到這里，就到处向老鄉打聽。希望看見這位騎狼英雄。

一天，一位年輕人對我說：

“不知道你說的是不是張有成老漢？他騎狼的事我說不上來，我就知道他是咱山里打山害的專家。不管是天上飛的還是地里跑的，那怕是象雞蛋那麼大點山雀呢，不飛在他的眼前便罷，一飛在他的眼前就別想再逃脫。什麼山鴉、野兔、狐狸的一打就是一大串一大串的，聽說去年秋上，光山挖獐還打了二萬多只呢！因為他除山害出了名，站槍、坐槍、飛槍、睡槍樣樣打得准，我們這里人都叫他神槍手。”

“唔，這麼有辦法的人，他在哪？”

年輕人指着我面前一座座的大山說：“說不准，他今天在這座山上，明天又在那座山上。你想找他，就上這座打虎嶺上試試看，他是個高高大大的老頭子，也許你一見就會認識他。”

六月天的打虎嶺上，山風颯颯地吹着，好象平川三四月

的季节，当我走上山顶的时候，披着的一件棉衣已经不觉得是件累赘了。

砰！砰！两声清晰的枪声在我耳旁响了。我向四处望了一下，没见一个人影，心想，打枪的人一定在附近。我放慢了脚步又走了一小会，果然不出预料，在一堆浓密的草丛里，一个人面朝天躺着正在吸烟，他身旁堆着山鸡、兔子什么的一大堆。也许这人就是张有成吧；我一边想一边走近他的身边。唔，果真是一条高高大大的汉子，不过可不是老头子，看样子最多也超不过四十岁，脸红红的象那秋天地里的高粱色，腰板硬朗朗的真结实啊！不管他多大年岁，我还是称呼他老大爷吧！

“老大爷，刚才枪响是你打的吗？”

“对！打的就是这个。”他坐起来用手提起山鸡让我看：

“同志，你瞧这两只山鸡有多么肥，足有它四斤重。”

“哈，就是不小，老大爷，一天你能打几只？”

“嗯，你要问这个，这可没有个准，只要有就能打住，这山上打完了，再上那山上打。白天山鸡不爱落树，咱晚上再打。不过，咱可不能光打它，还要打别的，象山狍子、山雀、狐狸、兔子等都是些害虫。是害虫我都得打，打别的也要打山鸡，不过我不是专门打山鸡的……”我发现这个烈性子老汉是个很能说的人，他生怕我没听懂他的话，边说边指手划脚地做解释。

我又问他：“你打下这些山鸡山兔的是……。”看我的话还没有完呢，他又抢着说啦？

“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我那个生产队的，是全公社的。”

“唔，你是住在公社里？”

“你看你，又没听懂我的话，我不是公社的，是申家坪生产大队的。我是说我打下的这些东西既不交我那个生产大队，也不给公社，更不归我个人。”

“那交给谁呢？”我没有听清楚，忍不住地又问。

“是给全公社的社员们！我们公社十几个生产大队，社员都爱吃山鸡山兔。我在那个山头上打，就把打下的东西交给那个山附近的生产大队，让社员们改善改善生活。我不要什么报酬，只要他们在我的这个（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上記上个数字，我再把这些犴狍山雀的尾巴爪子都剪下来，一齐交给我們生产大队記上工分。听懂了吗？同志，这就是我的劳动日。”

“原来是这样啊！老大爷，你是公社里专门打猎的？不简单呀！干这行多少年了？有个叫张有成的猎手也和你在一起吗？”

这老汉听见我的问话，嘿嘿地笑了起来。他脸上涌起一层得意的表情，象在故意捉弄我似的说：

“张有成吗？他不在别处，不是就在这山上！”说着他又嘿嘿地笑了，重新给我做解释：

“同志，我就叫张有成呀！干这行已经三十多年了。”

“哈，真凑巧，原来你就是张有成。”我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要他给我讲他那段骑狼的故事。

“好啊！同志，”他的眼睛闪着亮光，眉头动了一下，

對我說：“從哪先說起呢？我看還是打頭向你說說吧。”

你以為我就叫張有成？這可不對，我的原名叫張雲德。有成是老人們隨便叫的，說隨便可也不隨便，還是有原因的。我小的時候最調皮，成天爬山上嶺的不停閑，除了愛耍還愛幫助爹爹做活。村里的人經常愛當着我爹娘的面夸贊我。說什麼這娃娃可真是個有出息的，干甚象甚，一春天三下兩下子就把地里的糞給他爹送完了，還要出去給人家打短工。別看人不大，將來長大了准是個“有成”的人。就這樣，左鄰右舍的，這個說我有成，那個說我有成，日久天長了有成就成了我的名字。

說有成，我說也真是有成！我十五歲的時候已經長成條大漢了。敦敦實實的足有扇門那樣高。那時候，我們全家七口人只種了七分地，根本就不夠我和爹爹折騰，可是勞力再強，沒錢置地也枉然。

本來地就少得連全家人的嘴都糊不往，再加上那些討厭的山害又多，犴狴鬼子成天竄到地里，把庄稼糟蹋得不成樣子。我一見到這些，肺都氣炸了，碰到我手里准要拿起石頭把它砸得稀巴爛。爹見我趕早摸黑，一有空就在山上打犴狴，就生氣地罵我：

“那麼大的人了，有空不做個正經營生，倒和山犴狴有起緣分來了，三歲啦還是兩歲啦？”

“哎呀爹，看你說的，這些禍害把咱的庄稼都咬壞了還不叫打？你要把它們當神仙供起來？”

“誰說要供它？我是說滿山那麼多，累斷筋也打不盡！”

嘿！我不管爹說甚，要打，反正就要打。从那时候起，我就打起山害来了。成天不是鼓捣个弹弓就是做支土枪，两条腿不停地在山沟沟里乱窜，打下的那些岔羚、山雀一大串一大串的，村里的娃娃们最爱来看热闹。

长到十八岁那年，我就想着法弄起“大家伙”来了。嘿！你知道大家伙是甚？就是狼。那时候，我们山里的狼多得很哪！时常成群结队地出来吃人吃牲口。尤其是一到太阳落山，就没人敢出门，家家户户紧闭着门子。就这样，狼吃人的事还是不断。

我开始跟狼打交道时，用的是我自己做的那地枪，晚上人静的时候把它支在狼肯走的地方。我守在暗地方听枪声，只要听见枪声一响，我跑去一看，哈，准不会白跑，不是一只大狼便是一只獾子。

就这样，越打越有准头，我的兴趣也就越大，一有空，我到处找狼窝，查狼的足印，日子久了，有了点经验，不管是狼还是狐，只要是它们走过的地方，我都能看出个八九分来。那时，我已经不单支地枪了，一心想要掏狼窝。我老婆知道了我的心事，不住地在我耳旁叨叨：

“娃子爹，可不能胡来呀！支地枪就够险了，你还要掏狼窝，想找死吗？”

“嘿！看你胆小的，你以为狼那么可怕？不是吹，它一见我保险胆就酥了，狼和我向来就是冤家对头……。”不管我怎么說，老婆总不愿意我干这冒险事。可是，我才不听她的话呢！打山害是为大伙办好事么，好事就一定要干。

那天，我发现一个狼窝，天刚麻麻亮，我头上套了一个

銅臉盆，蹣手蹣腳地鑽進了狼窩。哎呀！好大一股腥臭味！我剛想仔細地看看里面，“撲”的一聲，我打了個噴嚏。這一來不要緊，那幾只狼慌慌張張地亂闖開了，我握着雪亮的刀子一下子先插進了大狼的喉嚨，它慘叫了一聲躺下了，一羣小狼着了慌，吱吱呀呀地亂嚷起來。我再也不管它腥臭不腥臭，揮着雪亮的刀子，格嘰格嘰几下子就捅得沒有一只活的。天大亮了，把它們一只一只拖出了洞，這時，才清楚地看見，只有一只母狼，其餘的五只全是些半大不小的狼。

我掏狼窩的事，很快就傳出去了，方圓几十里的鄉親們都提着禮物來看我。大家的心意我全明白，因為平素受狼的害太大了，有幾個婦女向我一說起他們的孩子被狼吃了的情景時，一個個哭得象個淚人兒，我也難過呵！我對她們說：“不要難過了，我張有成一定要把山上的這些禍害都除掉。”同志，那幾年我一共打死了六十六只狼，為這事，我的名字還上了山西日報呢！

要說我騎狼的事，這是後來的了。一九五四年的時候，我們山里的狼已經不多了，干我們這行的人多半是打狐子和山兔，很少再碰上狼。可是，狼跟我是有緣分的，這一夜又叫我遇上了。

天黑洞洞的，沒有一顆星星，山風颼颼地吹打着樹葉，這時候，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行走着。

噫！我的鼻子皺了一下，又聞見了狼臭味。我就放慢了腳步想停下來等等。可是，心想天這麼黑，就是狼來了也看不見。好在離家不遠了，我就三步並兩步地跑了回去。

老婆見我就說：“外面風那麼大，你咋才回來？快吃完

飯歇歇吧！”

“不！还歇？你快給我点着馬灯。”

“这么晚了，你还要干甚去？”老婆不解地問我。

我說：“你別管了，反正是好事，今晚上我又不想睡覺了。”

我老婆一听这話就惊奇地說：“什么，难道又有了狼了？”

“是呵，你快給我馬灯。”我急促地催着她，她了解我的脾气，就提着灯和我一齐出来了。

我选了个地方把枪支上。老婆又說：“你先回去吃上点东西，等枪响了再来也不晚。”于是我就和老婆又回了家。

嗨！刚端起碗来，嘣的一声枪就响了。老婆扯了我一把沒扯住，我拔腿已經跑到了支枪的地方。

哎呀！不好，枪沒有打中这鬼东西，我見一只足有丈把长的大狼窜在一旁，嘴一动一动地正在吃我放的那只鸡。这时，我心里真有点着慌，因为赤手空拳的除了一个馬灯什么也沒有拿。我刚想閃开，不想这个凶家伙一下子就向我扑来了，我来不及躲閃，情急智生，将身子一縱，跳得几尺高，落下来刚好就騎在了它身上，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了它的耳朵。

狼急了，屁股一摆，飞跑起来，一窜一丈多远，你知道我是个高个儿，騎在狼身上可不是味道，两条腿在地下直拖，被乱石給擦得皮开肉烂，我咬了咬牙。十多分鐘跑了足有二三里地，这个狡猾的东西一下子就臥倒了，头不住左右搖摆想咬我的腿，我拿定主意，把它的两只耳朵并在一只手

里，然后，一只手握住它的前腿伸到它的嘴里，只听得“卡啞”一声，这个家伙就这样咬下了自己的一只腿，它也急糊涂了呵。我又再握住它的另一只腿时，它已无力地瘫在地上了。嘘！这时我才算松了一口气，渾身的劲又大了起来，我大喊：“有狼，有狼，快来捉！快来捉！”

我老婆领着村里的人赶来了。乡亲们见我骑在狼背上，有的人还不敢走近我的身边，有的人从我身后递了一把刀子过来，我举起来，三下两下的就结束了这个家伙。

同志，这就是我骑狼的那回事！

张有成向我津津有味地说了这么半天，现在他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土，马上要走。可是，我的思想还沉在他那骑狼的事情里呢！由不得又问他：

“老大爷，你真有胆量，那阵子你一定很年轻吧？”

“嘿！年轻什么，你想我今年五十岁了，六七年前的事，还不是四十多岁的人啦！”

“怎么，你已经五十岁了，看样子才象四十岁呵！”

“哈哈！这么说，我老汉是越活越年轻了？”他一面笑着对我说，一面迈步要走。

我说：“急什么，再歇一会吧！”

“不，可不能再歇了，我还有工作。”说着，他头也不回的通通地走去了。我望着他那高壮的背影，向他投出钦佩的目光。

山风颯颯地吹着树叶。老汉绕了几个弯，我就看不见他了。

当我下山的时候，又听见砰！砰！的枪声响了，我不由

得抬头向山上了望。

噢！这老人正站在山头上向下面看呢，我隐隐约约地听见他在喊：“同志，回来尝尝咱的山鸡！”

“谢谢你，骑狼英雄。”我也放开喉咙向他喊。

可能是他没有听清我的话吧！只见他正在向我摆手微笑呢！

山藥蛋逼上梁山記

· 黃省吾 自 書 ·

打虎嶺是咱們公社有名的山峰，被稱為太行九嶺八峰之一，東鄰鳳凰山，西靠五龍溝，地勢險峻。傳說唐朝李存孝夜投沙陀，在這裡打過老虎，所以後來的人就叫這裡為打虎嶺。也不知從哪朝哪代開始，打虎嶺被公認為不長庄稼，不養人的苦勞地方，古來有一首歌謠這樣唱的：

西溝打虎嶺，山高霧騰騰，
豺狼虎豹多，五穀全不生；
白日陰森森，風火草不青，
六月三伏天，棉襖不離身。

說起打虎嶺的冷來，也是怕人，就象歌謠里唱的一樣，三伏天中午也得穿上棉襖。打虎嶺的太陽，從來就是沒精打采的，冷還不說，更怕人的還有山害。據老一輩人說，好多年前，河南洪水淹了庄稼，樹葉草根都啃完了，地主老財還逼着要租子。實在活不下去了，一伙災民，才離鄉背井挑着兒女逃荒到平順。逃來逃去，總沒個落脚處，就逃到打虎嶺，見這兒嶺上嶺下的荒地有的是，便滿心高興打定主意在這兒安下家來。打了几間山洞，立下了鍋灶，真打算過日子呢！忙了整整一個春，辛辛苦苦種下了谷、玉茭、豆、菜，誰知一顆也收不下。白白地扔了借來的種子，這且不說，山

害伤人的事经常有，半夜里，狼嚎虎啸，真是提着胆子过日子。慢慢地人们又担着锅碗离开了打虎岭，只剩下一家人还守住山洞想刨点药材活命。一天，夫妻俩上山刨药材去了，家里只留下个不能动弹的老妈妈，带着刚刚满月的孩子。刨药材的人一回家，家门口只剩下一滩血迹和孩子的——只烂鞋，两口子哭得死去活来，痛了只好担上锅碗，哭哭啼啼离开了打虎岭。

这虽然是好多年的事了，可是，流传下来一句话：“打虎岭是天生不养人的地方。”

从此，再没有人打算到打虎岭种地安家。

老古话咱不去说它，就说咱们搞起互助合作以来，打虎岭上也植过树，造过林，打山害的能手打过虎狼，也有成群结伙的人采集药材，但打虎岭总还是个荒山僻岭。

可是在党提出大办农业以来，打虎岭完全变样啦，咋样变的，让咱来说说：

一九五九年初春，打虎岭的雾铺天盖地。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白汝霖同志披着大氅，扛着一支猎枪，象鹰似地站在山岭上，他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巡视着远近山头上野兽的踪迹。一只猫脚獾，箭似地钻进了山洞，两个跟随白书记打山害的猎手，死死地堵住洞口，一面大喊：

“白书记，獾在这里！”

白书记扔下了大氅，和两个猎手刨开獾洞，经过一阵紧张的战斗，一只又肥又大的猫脚獾被擒住了。白书记提着獾笑着说：“打虎岭的獾比别的山沟的獾长得壮，这是什么原因，你们知道吗？”

两个猎人嘿嘿地笑了：“想必是人们嫌这里冷不愿到这里打山害，所以獾才长得又肥又大……。”

白书记点了点头，又补充了一句：“也许这里的自然条件就适宜獾的生长。”他环顾了四周白皑皑的群山，长长地出了口气才说：“打虎岭是个好地方呵！”

两个猎人在一旁接了话：“不对，白书记，是个最赖的地方！”

白书记猛的掉过了头：“为什么？”

“这里五谷不生，种下收不上，山害又多，经常出来伤人，所以老乡们都說打虎岭是绝命岭。”

白书记想了想说：“话不能这样说，山害多是实在的，五谷不生倒不一定吧？”

“一定的。白书记到公社来的时间不长，还不知道底细呢，若是打虎岭能长五谷，人们早就在这里安下家了。”

白书记听两个猎人说，心里却在琢磨别的，原来他在观察山顶上的油松林。

“你们看，打虎岭过去是不长树木的，可是五八年公社在这里造了油松林，长得挺不错么。”猎手们还想说什么，白书记已经领会了他们的意思：“油松是针叶树，耐寒；可是五谷也各有各的脾性，一定有适宜栽种在打虎岭的庄稼，一定有的。”

在一次生产会议上，正在讨论山药蛋的问题，因为近两年来，耕地里种的山药蛋全都减产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都在一个劲地争吵。话题慢慢转到杨威生产队的山药蛋上，谁都知道一九五七年杨威生产队遭到旱灾以后又遭到涝

灾，别的庄稼都受了损失，唯独山药蛋获得了大丰收。

白书记说：“这里面就有文章，是不是山坡上的山药蛋经得起旱和涝哇？”这根线头一提，大伙的兴头就来啦，在会上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山坡上的山药蛋不怕旱不怕涝。适应于高山气候。

白书记高兴地说：

“好经验！咱把耕地全种上五谷，山坡地全种上山药蛋。打虎岭受了一辈子冤枉气，这下可以出头露面了，咱们现在大办粮食么，就得向荒山要耕地。打虎岭几千亩土地呢，叫它听咱们分配任务。”

大伙一听说上打虎岭种地，都觉着稀罕，一个个拿不定主意。白书记一瞧这阵势，知道传统的看法威胁着大伙：

“不要被旧看法吓着了，同志们，打虎岭有什么可怕呢，不过是冷一些，有两只野兽，咱们有猎枪，打下山猪、山羊好改善生活么，有什么可怕的？”大伙也觉着是个理，可是究竟行不行，谁的心里也没底，白书记接着又说：“党中央号召咱大家支援农业，咱公社干部就在打虎岭打响头一仗，咋样？”大伙被白书记的热火劲鼓舞起来，都一致赞成到打虎岭去开荒。

三月间，正是播种季节，白书记亲自率领公社里各行各业的干部共一百多人上了打虎岭，在荒地上种上了山药蛋，谷子、玉茭、红萝卜、茼蒿，大规模进行试验。种是种了，收不收确实实还是问题。有些社干部们这么想，就是扔种籽也就让它扔这一回；万一收下几十几百斤，也不枉跑了这一遭。

收秋的时候，白书记又领着大伙上了打虎岭。到了打虎岭一瞧，玉米还是青青的，黄不了，苗子白是蓬散叶，包不住心，谷子更是秃子头上的头发稀拉拉的。大伙一瞧这光景就凉了半截，一个个瞧着这黄不黄，青不青的庄稼，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

“瞧，这是啥？”李顺达的本家，农具修配厂那位六十多岁的李老汉，举起手里的山药蛋高兴地大喊。大伙走拢一瞧，这山药蛋长得奇怪，圆格敦敦的比得上一个西葫芦。这一下，打虎岭可红火啦，你一锄，我一镢地刨开了山药蛋。

“哎哟，真多呀！”有个妇女一锄刨出一窝山药蛋总有二十来个，喜得她活蹦乱跳。只听得这边：“呀！”那边：

“哟，大个儿。”粮站站长郭禄增把皮帽子摘了，小大衣脱了，就只剩下一件贴身衬衣，还是满头大汗，口里一个劲儿嚷：“好家伙！”李老汉更是浑身有劲，他边刨边说：

“打虎岭，真不赖，一镢一斤山药蛋！”说得大伙笑得直不起腰来，大伙刨得正起劲，山腰上跑来一个人，嘴里直嚷：

“山药蛋咋样？”走近身，才见是公社医院的段医生，到桑彰沟去给人瞧病去了，走了十几里地，翻过一架大山，现在他特地赶来参加收秋的。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山药蛋地里，猛瞧见大个儿山药蛋，就嚷叫：“打虎岭出了宝贝呵！”说罢，把棉袄扔到地上刨开了，打虎岭到处是嘻嘻哈哈的笑声，赶得野兽无影无踪了。

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打虎岭从没这般红火过。收工回来算了算，二十五亩共收了山药蛋三万多斤。当晚给大伙煮了一大锅，你一个，他一块，吃到嘴里沙敷敷的，人人部夸

好味道，一边吃一边細細品味，說打虎岭山藥蛋这好那好，还說，明年再上打虎岭种它几百亩山藥蛋。

打虎岭改模換样了，再不是絕命岭，荒山坡了。公社在这里办了个林場，已經有四戶人家，二十三口人在这里长年落了戶，山岭上升起了縷縷炊烟。一个新办的畜牧場在这里很快就要动工，成千成百头羊、馬，还有荷兰奶牛，一批一批送到了这里，再也看不到那荒涼景象了。为了充分利用打虎岭的財富，公社还准备在这里建設一个葯材加工厂，大量种植党参、大黃等名貴葯材。

如今說起打虎岭，誰也夸它是个宝地方，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會議上，干部們把目标都朝着打虎岭，向打虎岭要耕地，向打虎岭要几百万斤粮食。騰出平川好地种五谷，成了大家新的战斗口号。干部、社員个个是雄心壮志，喜笑颜开，决心把山藥蛋送上梁山。我們那多謀善断的白書記笑着說：“山藥蛋邁上梁山了。”

工農携手齊躍進

方中谷 肖 河

在金星公社境內，有一條新修的公路，這條公路雖然只有百十來里長，它卻把長治鋼鐵廠和金星公社兩萬多工人農民的心緊緊連結在一起了。你瞧瞧，每天總有一、二百輛大卡車、六百餘輛膠輪大車、小平車和鐵輪車，滿載着礦石，嗚嗚唧唧、吱吱扭扭，從西溝公社的十多個礦點上往常家池火車站運送礦石，然後由火車直接送往長治鋼鐵廠。長鋼的工人老大哥們總是最歡迎西溝公社的礦石的。他們說：

“西溝公社的礦石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含鐵量達到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有這樣的好礦石，不愁出不了優質鋼！”

這話傳到西溝農民兄弟的耳邊，誰也打心眼里高興，你想想，西溝的礦石過去埋藏在高高的太行山頂上，山高坡陡，人上不去，礦石下不來，如今卻讓礦石美美地坐上汽車火車到長治去，直接為祖國工業化、農業機械化服務，這是件了不起的大喜事呵！

說起來，這些都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功勞。那是全民大鬧鋼鐵的一年，土法洋法都上了馬。西溝也要煉鐵煉鋼啦，可是沒技術，不知咋的煉法。長治鋼鐵廠知道了這件事，就急急忙忙派來了幾位師傅，幫助公社建起了土方爐、土高爐，還幫助社員煉了幾爐，師傅們都說西溝的礦石質量

高，炼出来的铁好。大伙听了劲头就更大，决心再办一个农具修配厂，自己动手制造农具。师傅们又帮公社建了工厂，长钢党委特地送给公社一架刨床，还帮助公社培养了几名工人。山沟里办起了工业，铁水钢花映红了太行山。

全民动手炼钢铁，到处都建炉，需要大量的矿石。西沟的矿石都在又高又陡的山上，山路崎岖难行，运输矿石的交通工具就只有毛驴，毛驴驮下的几块矿石连土炉都不够用。正在这个时候，公社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长冶钢铁厂钢产量大大提高，可是矿石供不应求，要求各方大力支援。

社员们从社主任李顺达同志那里听到了这一消息，便三三两两议论起来，有的特地跑来提建议，西沟的党支部书记马何则说：

“顺达哥，支援炼钢铁就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何况长钢的工人老大哥前些日子支援咱们炼钢铁、建工厂！现在长钢缺矿石，咱们西沟有的是好矿石，应该想办法支援！”

生产队长马玉兴接着说：

“我同意老马的建议，要支援就马上支援，毛驴驮赶不过来，咱们社员们都担矿石去！”

副主任申纪兰在一旁听了大家的意见，知道大伙儿的焦急心情，都是盼早日支援长钢，支援钢铁元帅升帐，可是她认为人牲牲畜都赶不上趟。因为她和顺达都到长钢参观过，那里的炼铁洋高炉都是大肚子，一次就得装好几吨矿石，靠几条毛驴和几条扁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顺达也正是想的这个，他们研究了一下，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开一条公路，把公社十几个矿点都连接起来，让长钢的运输卡车和公社组织

的牲畜大車来来往往运送矿石。可是这得和县委及长鋼方面研究才行……。他們正思謀給县委汇报，忽然，桌上的电话鈴叮叮地响了，是县委来的电话，原来县委已和长鋼研究好，并且作出了决定：馬上动工开一条公路，通过西沟公社的各个矿点，直达常家池火車站。

大跃进的日子就得分秒必爭，公社党委把修公路的通知刚刚传达下去，各个生产队的社員便都搶着来报名当民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人干脆把鑿头鑿头都扛了来。公社干部們个个都是好样的，不管办个甚事，从来就沒有扭扭捏捏那一套作风，說声干，就挽起了袖子，迈开了脚步。于是，从西沟、井泉、西安里、消軍岭、桑彰沟等处到常家池的綫路上，摆好了陣势，一个空前未有过的修路运动展开了，紅旗就插在悬崖絕壁之上，修路大队掄起了祖祖輩輩用耒开荒的鑿头叮哩当啷地干了起来。逢山开山，逢沟填沟，在百里河滩上游，更是挖渠筑坝，逼水修路，巨幅的大标語写在石崖上，写的是：

“为鋼鉄元帅升帳开路！”

“讓运矿大軍暢行无阻！”

.....

这样苦战了一个冬春，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大道终于在太行山的脊背上修成了。在正式通車的那一天，长冶鋼鉄厂的采矿場在金星公社的龙鎮村正式宣布开工，也就在这一天，金星公社的社員們和长鋼的工人們举行了友誼送欢，鑼鼓鞭炮声和矿山的开山炮遙相响应，从此，沉靜的山沟沟被載矿汽車的鳴叫和开山炮的吼声吵醒了，变成了一个熱鬧的

矿区了。

修成公路还只是支援长钢的开始，为了保证给长钢以足够的原料，公社组织了一支采矿队和车马大队，专门给长钢采运矿石。由于四面八方的支援，在大战钢铁的日子，长冶钢铁厂速放几次钢铁卫星，并且还创造过长钢日产超太钢的奇迹。各地的贺信贺电象雪片一样飞到长钢。长钢工人老大哥的光荣也是金星公社社员们的光荣，社员们听到这喜讯，采矿运矿的工作更是搞得热火朝天了。

可是，天公不作美，正在这热火劲头上给浇凉水了。先下了两天小雨，然后又下了两天大雨，最后是一场暴雨，一个小时就达到了七十公厘，历史上少见的汹涌洪水横冲直撞，把几条新修的公路全部冲断了，所有的运矿车辆不得不停止运输。采矿场采下的矿石下不了山，在常家池等待装矿的火车呜呜地呼叫，最后只得空车回厂。

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对钢铁厂来说，没有比缺矿石更叫人发急的事情了：运不来矿石，出不了钢铁，生产就有停顿的可能。长钢党委办公室的空气异常紧张，党委们研究了这一问题，给驻在金星公社龙镇采矿场的高厂长拍来了一份加急电报，电报上写着：“两昼夜矿石停运，全部高炉即将停产，接电立即动员全体干部职工，想尽一切办法抢修公路，运回矿石，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高厂长读着电报，额上的汗水擦了一把又一把。高炉需要原料，矿石却运不下来，是啊，要抢修公路，越快越好……他赶紧披上衣服出去，谁知与刚从外边进来的公社主任李顺达撞了个对面。这一天，李顺达正带领社员引洪水浇

地，整整忙了一天，很是疲乏。当他听到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白汝霖同志谈到公路冲断，长钢矿石发生恐慌的问题，他连水也没喝一口，就和党委们研究好，决定全力支援长钢，保证最短期间把公路修好。

现在，李顺达同志正是为这事来通知高厂长的：

“老高，不用担心，抢修公路的事交给咱们公社。白书记已带领三百名社员出发修路去了……”

高厂长被李顺达同志的到来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他紧紧握着李顺达的手，过了半晌才说：

“顺达同志，我代表长钢党委感谢你……！”

李顺达说：“快别说谢不谢的话了，修路要紧！”

高厂长答道：“对，说得对，我发动采矿场职工干部统统参加抢修公路去！”

本来，按平日的速度，整修这段公路至少也得一个星期，可是在大跃进的现在，在保证钢铁元帅升帐的现在，男女老少都自动来了，都扛上铁镢铁锹支援来了。小石头一个人搬，大石头两人抬，每个人心里都想着这个问题：尽量提前把公路修好。

已经是深夜了，公路两旁的灯笼火把如同繁星。老天爷好象故意和人们斗法，偏偏又刮起风，下起毛毛雨，社员们冒着风雨挖通渠道，抬石垒路基，经过三明三夜的战斗，终于把公路修好了。于是，数百辆运矿车辆才又呜呜嘟嘟、吱吱扭扭地开动了。这时候，高厂长代表长钢给公社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

“感谢农民兄弟的大力支援，使我们出色地完成了钢铁

任务！”

李順达代表公社的社員接受錦旗的时候，一边說道：

“同志們，不要客气，咱們工人农民本来就是一家人；工人老大哥生产鋼鉄，咱农民兄弟生产粮食，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么，互相支援，理所应当阿！”

順达同志說得很对，旁边的人都拍起手来。

这件事情过去了沒多久，就是农忙的秋收时节。社員們正忙着从地里收谷子和玉菱。这年的秋粮特別好，社員們的情緒很高。十九号晚上，社員們还在电灯下打場，忽然从广播筒里传来了县广播站的气象預告，說从二十三日开始一連三天有大雨，县委通知各公社爭取在雨前把成熟的谷子玉菱搶收回来，以免受雨后霉烂。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使全公社騷动了，秋收时节，怕的就是这連阴雨，一年的劳动果实能不能收回来，就看这几天呵。各个生产队长听了广播，連夜帶領社員往地里跑去，有的割、有的捆、有的搬，从公社党委书记、主任到各大队的支书和队长，都是一馬当先，投入了搶收运动。

到了二十日早上，天色已經起了变化，陣陣冷风从山谷里吹来。割下的谷子都在地里，掰下的玉菱子堆成了座座小山，公社所有的运输車馬都出动了，車拉的、駱馱的、人担的，川流不息。就是这样，也仍然来不及把收割下的庄稼运回去，大伙的心情都异常紧张，正在这紧张的时刻，从远处的公路上响起了汽車喇叭声，只見一輛接着一輛的大卡車，风馳电掣般朝地边开来。社員們心里好生奇怪，忽見大卡車煞住了，車上的职工干部和工人家属一窝蜂跳了下来，原来

是长鋼采矿場的同志們来支援搶收了。高厂长和地头的李順达同志說了兩句話，表明了來意；然后，他一揮手，支援大軍就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抱上一捆捆的谷子往卡車上裝，一部分立即揮動鐮刀割起谷子來。收割的庄稼堆成座座金山，大卡車載走了座座金山，工人們和社員們肩并肩地投入了熱烈的、緊張的搶收斗爭。

由于长鋼采矿場同志們的全力支援，终于在暴雨之前把成熟了的庄稼收了回来。当解放牌大卡車載着最后一車谷子回到生产队，大雨就嘩嘩地下起来了。公社主任李順达和长鋼的高厂长并排站在公社党委会門口，他們擦着額上的汗和雨水，兴致勃勃地談着話。

李順达說：“老高，头一次修公路是农民支援工人，这一次是工人老大哥支援农民兄弟呵！”

高厂长笑着說：“这就叫工农携手齐跃进，只要咱們工人农民团結紧，就連老天爷也拿咱們没办法。”他問旁边的工人和社員道：“你們說是呀不是？”

“是。”

旁边的工人和社員也正在擦着头上的雨水和汗水，听見了两位领导同志的談話，都异口同声回答了。然后你瞧着我，我瞧着你，高兴地笑了起来。这时，欢乐的笑声和嘩嘩的雨声混合在一块儿了。

勤儉是个傳家寶

曾小唐

在金星公社里，年年有很多人來參觀訪問。沒有見過李順達的人，都以為他經常到太原，上北京，出過國，見過大世面，經見的大場合多，眼界寬了，可能有點洋味了吧！家里一定收拾得很闊氣很排場的。那知道這猜想都不對，只要見過李順達的人就都知道，他身上那套洗得褪了色的藍布衣裳，不知穿了多少年，一條羊肚子手巾扎扎實實地箍在頭上和普通社員一樣樣。家里的陳設也簡簡單單，院子裡的東房，原來是一個爛草棚，後來因為往來的客人沒處住，才改修成三間客房。屋子的正牆上掛着領袖象，周圍有幾張地圖、照片和國外友人送給他的一些紀念品，此外就是炕上有幾套新鋪蓋，這就算是西溝頭等漂亮房子；是專門接待客人的。至于他自己一家大小呢？却仍然住在西邊的一間小窯洞里。他娘從河南逃難來的時候，帶的一輛紡花車，直使到前年才送到北京歷史博物館做展覽。從爷爷手里留下來的一把菜刀，磨得剩下半截了，還当好刀用。其實，順達並不是天生就喜歡穿破的用舊的，不知道講個排場，更不是土氣對生活不會安排，而正是由于他最善于生活，最懂得勤儉持家的道理。他經常肯對社員們這樣說：“過日子當仔細，就是富日子也要會過，細水長流才能富上加富。咱們國家正在建設

时期，事事都得精打細算，勤儉節約才行。勤儉是咱的傳家寶啊！”

是的，就凭这傳家寶，把个穷日子过富了。每逢來訪的客人要他們介紹自己勤儉办社的經驗时，毫無疑問，大家第一个要談起的，当然是他們这位勤儉持家的好主任李順达。要問他是怎样領導大家勤儉办社的，这里，就隨便談几段小故事吧：

小錢能办大事情

那还是刚办初級社的那陣，为进一步发展生产，社干部們算了又算，七湊八湊，从互助組滿共才积奎下一百廿元公積金，就要打起鑼鼓來唱戏了。这事情在当时不能說不是个最大的困难。因为，合作社不同于互助組，人多、摊子大了，就靠这点家底，別說是要大搞农业基本建設，就是添农具、購籽种肥料的話，連个零数也达不到。怎么办呢？巧媳妇难做无米的飯，大家伙在制定生产計劃的會議上圪吵得很厉害，有人說，办初級社是件大事，沒有錢可成不了事，干脆叫社員們筹筹款吧；有人又說，要社員們筹款，还不如干脆向国家貸款，国家有办法，只要稍稍动一下就解决了咱們的大問題……。可是順达呢，却說：“这事不行，办社为的是讓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可咱來不來就叫社員們筹款，而社員們眼下手里沒有錢，这能說是为社員切身的利益打算嗎？再說张口閉口要向国家貸款，国家又不是只有咱西沟一个合作社。如果全国数不清的合作社都伸起手來叫国家想办法，那咱們国家还进行不进行工业建設了？”順达的几个反問，問

得大家心服口服，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啊主任，那就想个最得当的办法吧！”

顺达说：“得当的办法没有窍门可找，只有一条老经验，就是凭苦干实干起家。过去，咱既能靠六把镢头闹腾起来互助组，不管多少，咱互助组还积下一百二十元公积金，现在就更该有信心再靠这一百二十元来扩大生产发家致富。”

“对，”大家又齐声地说：“那就苦干实干起来吧。”不过，怎样苦干实干？干些什么？还一时想不出很好的办法来。这天，天晚了，会议开到这，虽说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计划来，但却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伙思想统一，信心足了，都表示决心，下去要想些积垒资金的好办法。

夜里，顺达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瞪着两只眼睛又睡不着了。他老婆桂兰责怪他：“你呀！就和别人不一样，这不才办起合作社，家业还没有建立起来呢，什么事又把你烧得睡不着了？”桂兰说这话本是跟男人在开玩笑，那知，她说了“烧的”这话，竟把顺达提醒了。他想，烧的柴火是打山上砍来的，山上不光有烧的，还有一些珍贵的野生药材，难道这不能利用起来吗？是啊！他想到这，禁不住笑出了声音，引得桂兰莫名其妙，没等她弄清是怎么回事呢，一見顺达早翻身起来，扛着镢头出去了。他踏着皎洁的月光，上了最高的山。第二天中午饭熟的时候，他才背着一捆黄花、绿朵、柴秆、红根爪等药材回来了，人们一見惊奇地问：“主任，弄这些干啥，难道要开药材铺吗？”

“对啦，”顺达笑着故意这么答应。然后他向大家招手。要大家凑过来看看。大家说笑着端着碗凑过来了，这时

順达才慎重其事地說：“別瞧不上这点野东西，也別說这是小錢，想想看，咱們大家一人一天刨一捆，合起来就是一大垛，卖給国家，既有利于人民，又利于咱自己。日久天长了，准是一大笔好收入。那时咱买农具添肥料就再不发愁了……。”

順达的話还未說完，申紀兰在人群里也亮着嗓門說：

“这真是好办法，照这么說，利用的东西还多哩：砍柳条編筐子，用麦秆編草帽，养猪喂鸡，打山害都能增加收入呀！”紀兰的話音刚落下去，生产队长赵相奇又接着說：“不光那些，还可以收集破銅、烂鉄、碎布、乱麻等，这些东西是国家收購的废品，只要咱們組織起来动动手，也是一笔好收入！”大家就这样你說一条，他湊一句，合計起来就有几十样可做的事。喜得順达直說好。他还說：“这就是咱們最好的生产計劃，从今往后，咱大家就抓紧时间，干起来吧，男人們上山刨药材，割柳条干些重活；妇女們留在家里能編織的編織，不能編織的就收集废品，大家說行不行？”群众听了非常贊成。他們就利用中午吃飯的功夫，开了个精彩的会。从此就按照这个計劃行动起来。

从头年的九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在仅仅七个月的时間里，由于大家齐心协力，积极投入了这个群众性的活动，就地取材，把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将一点一滴的废品收集在一块，就这样一分辛苦，一滴汗水，果真解决了資金的大困难。秋后，算了一下，沒想到只刨药材一項收入就有二千元，加上其它的收入将近一万元。人們滿意地說：“这下可有家底了，可是这家底来得不容易，全靠一文錢一文錢地

积攢起来的！”順达却笑着說：“对了，要不說甚时候都不要輕看一文錢，要知道小錢能办大事情！”

好鋼使在刀刃上

西沟的社員們，每当提起順达說过的“小錢能办大事情”这話时，就会非常自然地联想起“好鋼使在刀刃上”这另一段故事来：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是西沟办起合作社的第三年。几年来，由于大家那种苦干实干的精神，把个穷光景改变了。的确是这样，社里的公积金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元增加到五万元，这五万元除了用于农业基本建設和社員們的福利事业等一切应有的开支方面，还結余下一万多元現款，有一万多元現金的人家在当时算得上个富裕社了。人們兴高采烈地，就不知該怎样处理这点結余才好，順达也一次又一次地征求大家的意見。赵相奇滿面春风得意地說：“那还用問嗎？有了錢生产問題解决了，生活又过好了，咱堂堂有名的金星社，就該講講門面了，把錢拿出来修建大礼堂，再盖个招待所，要不然整天人来客往的，叫人家笑咱土气呀！”

順达說：“咱种庄稼的人，成天跟泥土打交道，还怕什么土气？来，咱就利用些土办法吧！”說着他扛起纜头，噔噔地往东山坡上去了。他叫相奇去召集社員。相奇摸不清是咋回事，当相奇叫着大伙也走上东山坡时，見順达正在破庙門前扔石头，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主任的意思是要改造这个破庙，建新礼堂了。社員們当然同意这样办，大伙一拥而来，当泥工的当泥工，烧砖瓦石灰的烧砖瓦石灰，就这样七手八脚的，只利用几十天的农闲時間，修建起一所又雅致又

适用的招待所和办公室，誰見了誰高兴，誰談起誰稱贊。至于大家关心的那一万多元公積金呢？順達早派人从四处买回来几十头肥壮的牛馬猪羊，他們当即建立起牲畜配种站，利用自繁自养的办法，小馬养成大馬，大馬又下小駒，一变十，十成百，几年来不仅发展成羊群、馬群、猪厂，还从中挑选了百十头好驢子，拴起几十輛胶輪車。你看，有这么会打算会安排的好管家，他們的日子怎么不越过越兴旺呢！有人夸順達說：“他看問題有远見。”其实倒不如說他把好鋼使在刀刃上啦！

点滴好經驗

順達非常注意推广群众的先进經驗，你看吧！平时他只要在家，两条腿就閑不住，今天跑到这个生产队，明天又跑到那个生产队，他总是走到哪看到哪，說到哪。有些年輕人好跟順達开玩笑，叫他碎嘴老婆。他听見不仅不在意，反而教育年輕人，說做工作就得嘴碎脚勤才行，不做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就不会总结出好的生产經驗来！这話的确实，今年春天，順達巡回办公，来到了井泉村生产大队，他一进村，就見山坡上有一伙人正在大修猪圈，起先，他还弄不清是咋回事，心想猪圈搭在山下好好的，为什么要往山上搬？后来他一打听，才知道社員們为了节约往地里送肥的往返時間，想出这就地积肥，猪圈上山的好办法。順達一想，覺得果然不錯，他不住嘴地叨念着：“哦，一个猪圈搬上山能省十个强劳力，那么全公社十几个生产队，百十个猪圈就能节约千把个强劳力；一个猪圈能多积一担肥，百十个猪圈就能

多积百十担肥，对，是条好经验。”他越想心里越高兴，高兴得连水也没顾得喝上一口，就又匆匆忙忙赶路，往公社走了。在路上，他又碰上了肖军岭生产大队的羊工徐群中，正赶着羊群往大山上走。噢，他想，徐群中放羊为甚不在他岭子上放，跑到这来了？于是他高声地喊：“老徐啊，眼下你们岭子上青草不够么？”

“哎，多着哪！主任，我到这来是查看查看非耕地，打算给羊种些饲料哩！”顺达听了徐群中的话，喜得早合不拢嘴了，他连连向群中挥手表示称赞，顾不上多说，当即回到公社，就召集各生产队的干部来公社开会来了。他向干部们开门见山地介绍了井泉生产队就地积肥和徐群中遍地开荒种饲料的事情。他说：“同志们，别看事情不大，意义可不小，我看把这点滴好经验马上推广开来，就能保证粮食的增产！来，坐下来，咱们做一番细致的安排吧！”

其实不用再细研究，大家一听顺达的介绍，早就坐不住了。当天他们便分工负责回到各生产队去推广这先进经验了。

经过一春的努力，全公社所有的生产队，都将猪圈搬上了山，所有的羊工、饲养员们都大批地开了非耕地，种了大批的饲料。所以，秋收的时候，亩产量和总产量比往年都提高了，想不到全公社非耕地产量竟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这是历年来从没有过的新收获。因此，顺达又一再组织大家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当然群众非常满意，大家下决心要将这点滴好经验进一步推广。大家说：“今天的成绩只能说是开了头，看明年的吧，一个人只要多种一亩非耕地，一亩非耕

地只要多打几斗粮，粮食定能增产再增产。”

撒下勤俭的种子

是啊，同志们说得对，多少年来，金星公社的干部和社员之所以养成了努力生产，勤俭过日子的好习惯，应该说从他们主任顺达那里，学来了不少宝贵的东西。

前些时，顺达亲自带领一伙年轻人，又去老西沟开荒了。年轻人干劲真大，动弹了一上午也不肯休息，后来顺达直嚷大家要劳逸结合，大伙才休息了。一休息下，小伙子、姑娘们没事干，就向主任要求上山摘桃子吃，主任同意了。可是当这伙年轻人笑着跳着正往山上去的时候，顺达却慎重其事地说：

“孩子们，上山吃桃子行，回来不带桃核可不行。”年轻人应着跑远了。

他们摘下桃子边吃边嘻笑地说：“瞧这老主任吧！怪不怪，要这桃核干甚用？”

当他们把吃完的桃核带给主任时，只见他们的老主任挥动镢头，在挖坑种核了。这时，他们不再嘻笑，也不再奇怪，因为觉得主任给自己上了最好的一课。只听见顺达在说：“孩子们，你们今天吃桃还要往山上去摘，再过三四年到这干活时，就在近处伸手摘吧！别看一颗小桃核，将来要长成大树，难道你们没想到？”

顺达这话说得年轻人你瞧我，我瞧你，谁也不吭声，勤俭的种子深深撒在他们心中了。

是的，这虽然是他们生活中一件微小的事，却有着多深

厚的道理。

我們的劳动模范李順达和广大社員們，这些年来一直是这样克勤克俭地过日子，那怕是一分錢一个桃核，他都要和广大群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也許有人說这是老农民小手小脚的习惯，没有什么值得深思的。我們說决不是这样，順达身为公社主任，一万多人的管家，因为他处处考虑群众的长远利益，明白群众交給自己的重責，他才处处抱着对人民事业負責的态度。他永远把“勤俭”当做传家宝！

他这种劳动人民純朴勤劳的性格，是党培养教育的，他充滿了美好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西溝漫步

卫廷瑾 郭建中

盛夏的一天，我們拜訪了全國著名的農業勞動模範，平順縣西溝金星人民公社主任李順達的故居——老西溝。

我們到西溝生產大隊時，李順達同志剛從公社開會回來，要到老西溝安排生產，順便陪同我們參觀了他的故居。

步出西溝村，向西進入谷口，走上了一條不太寬的河灘公路。沿着這條林蔭公路，繞過四、五個彎，就到了“三岔口”。“三岔口”的北岸上有一座山莊，莊院雖然不大，風景卻異常幽美，四周群山環抱，果樹蔽日，鳥語花香，一片清新。這就是李順達同志的故居。莊院東面的三間瓦房和街門，都是新修的，灰瓦白牆很顯眼。正中間有兩孔土窯洞，一九二九年李順達同志的一家，從河南林縣逃荒來到老西溝，就住在這兩孔原來是圈羊、踩肥的土窯洞里。抗日戰爭時期，許多革命工作人員，在這裡領導農民鬥爭地主，實行土地改革。後來，李順達同志又在這裡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領導群眾組織起來，發展生產。李順達同志說，他第一次聽到毛主席的名字是在這裡；他舉手宣誓入黨是在這裡；西溝村的黨支部召開第一次會議是在這裡；老西溝的六戶貧農開始組織互助組也是在這裡。

老西溝的人民，為了回顧過去，教育後代，已把這裡作

为他们的历史展览馆。窑洞内陈列着西沟人民从解放以来，反奸清算、土地改革、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等模范事迹；张贴着党和人民政府奖给他们的各种奖状。……展览馆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西沟人民斗争的忠实的纪录。

登上庄北的高山岗，眺望四周：山头上青松翠柏，山腰里果林繁茂，沟洼里的核桃树，枝大、叶阔，遮天蔽日，整个老西沟构成了一片茫茫无际的绿色海洋。被傍晚的晚霞点缀得五颜六色，真是美丽极了，看着这幅美丽的盛景，有谁能想到它过去的景况呢！过去，这里因为没树没草，水土流失很严重。群众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西沟东西七里长，南北山上放红光，

三天无雨旱个死，雨下片刻地遭殃。

那时真是光山秃岭和尚头，十人看见九人愁，牛羊无处放，柴草没处凑，山干地瘠薄，穷人没熬头。李顺达同志说：“我家逃荒来在这里的时候，四面都是光山秃岭，不用说长树，就是草也很少。那时，我才十五岁，有一天，俺娘叫我上山打些柴做饭，南山北山跑了个遍，鞋磨破了，脚也磨起了泡，到天黑只割了一大把草。”

解放后，党指出靠山吃山，吃山养山，封山育林，建设山区的方向。英雄的西沟人民豪迈地喊出了：“誓把光山变林园”的战斗口号。一九五二年李顺达访问苏联回来，介绍了苏联西伯利亚山区的建设经验，给西沟人民以极大的启示。于是，他们组织了几个有经验的老农，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做了规划：远山高山种松柏树，山腰半坡种花果树，深沟深洼种核桃树，还留出几个山头让专门放牧。英雄的西沟

人民，大干了近二十年時間，就使这里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变。南山上的松柏树，約有一千多亩，很快就要长成茂密的森林。半山腰一片片白茫茫的洋槐树，总有十万多株，大的已可做椽。深沟深洼里的核桃树，也有近十万株，現在大部分已經結果。北山和阳坡上的山桃、山杏树，滿山遍野，到底有多少，很难一下数清。李順达同志告訴我們，去年仅有一少部分結果，就收获了杏核二十多担。这样美好的生活，紧紧吸引着西沟人民，过去想下山居住的念头早就打消了，已經迁移走了的人家現在又回来了。

除了漫山遍野的树木之外，从山根到山顶，一迭迭的梯田修整得十分整齐美观。那苹果园的清香气氛扑鼻而来。李順达同志陪同我們欣賞了他們的苹果园：那苹果树，长得葱葱郁茂盛，一部分大树已結了又稠又大的果实。在一大片的苹果园中，有两株苹果树，枝叶格外繁茂，生长得十分茁壮。主人还特意用砖砌成有花紋的围墙围着，我們感到很奇怪。順达同志看出了我們的心情，就給講了这两株苹果树的来历。他意味深长的說：“这两株苹果树，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給西沟人民建設山区的方向。”那还是一九五七年的一天，中共中央書記处書記李雪峰同志、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笏同志来西沟視察工作时，正是植苹果树的良好季节。两位書記看了当地的土壤、气候，認為这里很适宜栽植苹果树。于是，他們就亲手刨坑，挖土，栽了两株，用此来鼓舞人民栽植苹果树的积极性。一貫听党的話，跟着党走的西沟人民，把这两株苹果树，当作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給他們建設山区的方向，是对西沟工作的重要指示。因此，他們

对这两株苹果树，倍加爱护，好讓后代子孙都知道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給他們建設山区的方向。現在，老西沟里共有一百五十多亩苹果园，加上沟外，总共是七百多亩，去年就产了七千多斤苹果。李順达同志很有风趣地說：“苹果老家住在东北，在党的领导下，千里迢迢来咱們西沟安家落户了。”过去見都沒有見過苹果的山区人民，現在可以吃到自己栽培的苹果，你想誰能不高兴，誰能不感謝党呢！

現在，老西沟的苹果树，长得更大了，結的果子更稠了，看来，今年的苹果也一定会产得更多，再过三、五年，这里的苹果收入将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我們在苹果园中游览时，亲眼看到劳模李順达和老西沟人民，望着滿园鮮嫩的大苹果，显露出一種抑制不住的喜悅。

後 記

这个小册子是由我們金星公社史編写小組編写的。

金星人民公社所在地——平順西沟，是一个素称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穷山区，山高石厚，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古人有句話是这样說的：“旱涝风雹年年有，庄稼十年九不收。”

自从党在平順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自从党领导农民在这里开展了减租、土改等斗争，把这一伙赤貧的庄稼人組織起来開生产，西沟人民的生活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农民們不仅摆脱了剝削与压迫，而且向恶劣的大自然宣战了。这十篇文章正是記述了西沟地区人民所经历的重要斗争和人們在思想上、生活上的巨大变化。

凡是过去到过平順的人都知道，●那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赤手空拳来創業不是件容易事，而所有現在到平順西沟参观的客人，无不被那奇迹般的变化所感动；人們在石头山上造林，在干河滩上种庄稼，狐狼成群的黑山沟安上了发电机，自古以来缺水的村子有了泉水。西沟的人民忠心耿耿地听党的話建設着山区，他們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冲天干劲，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战果。

我們有必要把这里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告訴別处的人們，讓人們知道，●于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最苦穷、最偏僻

的山区是怎样一步步改变面貌的，是怎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立家业的。完全是由于党的教育与培养，李顺达同志才由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庄稼汉成了全国农民的一杆红旗。

勤俭办社、艰苦奋斗就是西沟人民的特色，就是金星人民公社的传家宝。这些，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有着极大的教育意义。

所有这些就是我们编写这个小册子的目的。

编写这个小册子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群众集体学习写作的过程，其中有大部分同志是第一次拿起笔来写作，虽然是短短三两千字的文章，都经过十遍八遍的反复修改，尽管如此，文章的质量离读者们所要求的还有相当距离。也由于编写时间较仓促，这些短文很难准确、概括地反映西沟人民今昔的生活面貌和变化，我们殷切地盼望所有了解和关心金星公社的同志和广大读者多提指导性意见，以便有机会时再作修改与补充，谨此致谢。

金星公社史编写小组

